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LUO TING
罗 亭
LUO TING
［俄国］屠格涅夫
LUO TING



罗　　亭

〔俄〕屠格涅夫　著

倪玉毫　译

前　言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俄国奥勒尔省的一个贵族世家,早年丧父。一八二七年全家移居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十五岁的屠格涅夫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八三四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于一八三六年毕业。大学期间接受民主思想,并从事诗歌创作。一八三八年留学柏林大学,并先后到荷兰、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旅行。五十年代被逮捕和流放,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病逝于巴黎。

长篇小说是屠格涅夫的主要成就,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先后完成六部长篇:《罗亭》(一八五六)、《贵族之家》(一八五九)、《前夜》(一八六〇)、《父与子》(一八六二》、《烟》、《处女地》(一八七七),其中以《父与子》成就最高。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着力塑造了罗亭这个"多余人"的形象。所谓"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当代文学中相当奇特的文学现象,他们由于社会的黑暗、政府的压迫、农民的麻木以及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弱点不能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成为社会中的"多余人";这些"多余人"非常聪明,而且学识渊博,大都受过良好的欧洲教育。

故事的情节是从罗亭到了富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之后展开的。由于罗亭天资聪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且热情洋溢地宣传真理和理想,他征服了许多人的心: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把他尊为上宾;她的十七岁的女儿娜塔利娅和她的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在他的启蒙下觉醒;贵妇人巴甫洛夫娜·李比娜对他渐生爱慕之意……在罗亭

和娜塔利娅的交往中，他们相爱了。他们在花园里第一次约会时就被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食客潘达列夫斯基发现，并报告给了女主人。由于罗亭既无钱财又无地位，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不许女儿与他来往。这时，娜塔利娅告诉罗亭，她宁可抛弃亲人和家庭也要跟他远走高飞，然而意志软弱的罗亭竟然作出了对她的母亲屈服的选择，并且离她而去。两年之后，娜塔利娅嫁给了一直爱她的沃伦采夫。

《罗亭》反映了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探索。作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是很惋惜的，所以在一八六〇年版本里，作者又加进了罗亭在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巴黎街垒上英勇战死的场面，以强调贵族知识分子同解放运动的关系。

一九九九年三月

一

寂静的夏天早晨。一轮红日已经高高升起在晴朗的天空，然而田野里亮晶晶的露珠还闪烁着，阵阵清香从苏醒不久的山谷里飘出来，早起的鸟儿在露水犹存、寂静无声的树林里欢快地歌唱。坡势平缓的小山自上而下长满了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望见一个小小的村子坐落在山顶上。一位身穿白色薄纱长裙、头戴圆形草帽的年轻女人正撑着一把阳伞、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这个小村走去。在她身后远远的地方，若隐若现地跟着一名小僮。

她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陶醉在散步的乐趣中。四周高高的黑麦随风摇摆，发出柔和的沙沙声；起伏的麦浪一会儿泛起银绿色，一会儿现出浅红色的波光。高空中，云雀宛转地啼鸣着。年轻女人是从自己的村子出来，这个村子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只有一里[①]地的路程。她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李比娜，是个有钱人家的遗孀，膝下无儿无女。她跟弟弟谢尔盖·巴甫雷奇·沃伦采夫一起生活。他是个退役的骑兵上尉，尚未结婚，帮助姐姐管理产业。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来到村口，在一间低矮破旧的小屋前站住了。她把小僮招呼到近前，让他进去探问女主人的身体状况如何。过了片刻，他和一位年老体衰、胡子雪白的农夫走了出来。

“情况如何？”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

“还活着……”老头答道。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

---

① 是指俄里。1俄里约合1.06公里。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走了进去。屋里空间狭小之极，而且烟雾缭绕，使人闷得难受……有人在火炕上扭来扭去，发出呻吟。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四下里瞧了瞧，在昏暗中看到了一个老妇人皱巴巴的、没有血色的脸。她的头上包着一条方格头巾，一件又笨又重的粗呢外衣一直盖到了她的胸膛，她呼吸困难，两只瘦如枯枝的手软软地摊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走到老妇人身边，伸出手去触摸她的额头……额头很烫。

"马特廖娜，"她弯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哎——哟！"老妇人望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轻轻地说，"不行啦，不行啦，亲爱的！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亲爱的！"

"上帝是心怀慈悲的，马特廖娜，你也许会康复的。你吃了我派人送给你的药吗？"

老妇人悲伤地叹着气，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她的问话。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头替她答道。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转过身来，向他问道：

"除你之外，难道没有别人陪着她吗？"

"有，她有个孙女，不过这丫头坐不安稳，老往外跑；而且手脚很懒，连口水也不给奶奶倒。至于我嘛，老不中用啰。"

"是不是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你看如何？"

"算啦！ 反正要死，何必多此一举！ 她已经活够了；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她连炕都离不开，更不用说去医院了！ 如果稍一动弹，她就会死的。"

"哎——哟，"病人呻吟着说，"漂亮的夫人，请你不要丢下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我们的老爷离这儿远，而你……"

老妇人无法再往下说了。她说起话来十分吃力。

"你不要牵挂这些，"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一切都会为你妥善安排的。你瞧，我给你带来了一点茶叶和白糖。如果想喝，就喝一点……你们有没有茶炊？"她瞥了老头一眼，又说。

“茶炊？我们没有茶炊，但是可以弄到。”

“那么，你就去弄一个来吧；实在不行，我把我家的茶炊派人送来。对了，嘱咐她的孙女，叫她不要走开；你对她说，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老头没有吱声，双手把包着茶叶和白糖的纸包接了过来。

“就这样吧，再见，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我会抽空再来看你，千万不要悲伤沮丧，记着按时吃药……”

老妇人把头微微抬了起来，将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

“夫人，把你的手递过来。”她说，话语含混难辨。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没有递手给她，弯下身子在她的额头上轻柔地吻了吻。

“记着，”她临出门时对老头说，“一定要照药方给她吃药……还要给她喝茶……”

老头仍然默不作声，只是向她鞠了一躬。

出来之后，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她把阳伞打开，正要回家，一辆低矮的双轮轻便马车突然从屋角后面驶了出来，车上坐着一个身穿灰色麻布大衣、头戴同样布料便帽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他一看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立即将马勒住，向她转过脸来。他那宽阔而无血色的脸庞，以及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两撇微白的小胡子，都跟他的衣服颜色非常相配。

“您好，”他脸上露出懒散的笑容，说，“请问，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来探望一个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那个叫做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探望病人，”他说，“这是一件好事；不过，您为什么不把她

送进医院呢？这样做难道不更好吗？”

“她病得非常厉害，根本经不住折腾。”

“那么，您的医院是不是打算停办？”

“停办？为什么？”

“没什么，随便说说而已。”

“多么奇异的想法啊！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您同拉松斯卡娅过从甚密，可能受了她的影响。她认为，什么医院啦，学校啦，纯属多余，毫无实处。慈善事业应当是私人的事，教育也不例外——这些事情都和人的灵魂有关……似乎她就这么说的。我倒很想知道，她的这番高论[1]从何而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很喜欢和尊敬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人；当然，她的看法并非完全正确，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也不是全都相信。”

“您这样做，的确很好，”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依然坐在马车上面，“因为就连她自己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话。不过，遇到您我非常高兴。”

“为什么？”

“问得绝妙！”他说，“似乎并不是每一次遇到您都会令人高兴！今天您鲜润动人，一如今天的早晨。”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又笑了起来。

“您究竟笑什么？”

“笑什么？您说这番恭维话时神情懒散、语气冰冷，假如您自己能看到这副模样那该多好！您说最后一句话时竟然没打哈欠，我觉得十分奇怪。”

“神情懒散、语气冰冷……您总是需要火一般的热情；但是

---

[1] 作者在此意有所指。拉松斯卡娅是附合果戈理的论调，果戈理在《与友人书信选集》中反对农村学校，反对“慈善机关、养老院及孤儿院”，号召私人帮助“贫苦的人，从事私人慈善事业”。

火根本派不上用场——先是猛烈燃烧，接着冒一阵烟，最后归于熄灭。”

“它会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补充说。

“没错……还能把人灼伤。”

“灼伤就灼伤，那又有何妨！至少要比……”

“当哪一天您真的被火狠狠灼伤了，我倒要看看这样的话您是不是还能说得出口。”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悻悻地打断她的话头，用缰绳抽了一下马背。“再见！”

“喂，请稍等，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高声叫道，“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

“明天；代我问候您的弟弟。”

马车碾尘而去。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目送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逐渐远去。

“活像一只口袋！”她想。他弓着背，尘土满身都是，几绺乱如蓬草的黄头发从戴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露了出来，恰似一只硕大的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低垂着双眼缓缓地朝家里走去。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她停下脚步并且抬起头来……她的弟弟骑着马前来接她；他的旁边走着一位年轻人，那人身材不高，穿着薄薄的常礼服，前襟敞着，系着薄薄的领带，戴着轻便的灰色凉帽，手里拿着手杖，虽然他看到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边走边想心事，什么都没有留意，但是仍然早早地冲她微笑；她刚一停下脚步，他立即迎了上去，带着无限喜悦温柔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您好！”

“啊！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答道，“您从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那儿来的，是不是？”

“没错，夫人，没错，”年轻人容光焕发地答道，“我正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那儿来的。她派我到这儿来找您，夫人；早

晨如此清爽，而且仅有四里路，所以我乐得步行。我去过您家，可您不在，夫人。您弟弟告诉我，您去谢苗诺夫卡了，而他也正打算到地里去，于是我就随他一道前来迎接您了，夫人。就是这样，夫人，我好高兴啊！”

年轻人说一口地道的俄语，而且十分规范；不过带点外国口音，尽管难以判定带的是哪一国口音。他长得有点儿像亚洲人：长长的鼻子高高隆起，大而鼓突的眼睛十分呆滞，两片嘴唇又红又厚，头发漆黑，额头倾斜，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有东方人的面貌特征；然而，他自己却说他姓潘达列夫斯基，他的故乡是敖得萨，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由一位好心的富孀养育成人。另外一位孀妇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总之，由于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好献殷勤，善于拍马，所以常常博得中年太太们的欢心，她们大都乐意给他帮助。譬如现在，他就住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拉松斯卡娅——一位富有的女地主的家里，其身份是食客或养子。表面看来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实则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他的声音宛转动听，弹得一手好钢琴，与人交谈时喜欢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他的衣着一向十分整洁，衣服虽然久穿但是仍然能够保持洁净，宽阔的下巴刮得也很干净，头发梳得非常整齐。

听完他的话，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把脸转向她弟弟，说：

“今天老是遇到熟人，刚才我还和列日涅夫说话呢。”

“啊，你遇到他了！他是不是驾着车朝什么地方去了？”

“是啊，”她答道，“你想像一下，坐着一辆双轮马车，穿着麻袋似的衣服，尘土满身都是……这人真怪！”

“怪？也许是吧；不过，他可是一位好人。”

“谁是好人？你们是说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带着似乎十分惊讶的神情问道。

“没错，正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答道。“啊，姐姐，再见，我得到地里去看看那些给你种荞麦的人。

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

说完，沃伦采夫策马而去。

“乐意送您回家！”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大声说，并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挽住他的胳臂。

她挽住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胳臂，于是两人沿着乡间小道朝她的庄园走去。

毫无疑问，挽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的胳臂走路，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兴得心花怒放。他春风得意地迈着细碎的步履，甚至于晶莹的泪花在他那双东方式的眼睛里都打着转儿，当然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因为对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而言，如果装出一副深受感动并且泪流满面的模样可谓易如反掌。何况，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挽臂同行，有谁不会感到惬意呢？只要提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全省的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位貌可倾城的大美人，而这并非夸饰之辞。单凭她那挺拔的、略微翘起的鼻子就可以使任何一个凡夫俗子心旌摇荡，更不必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眼睛，金褐色的秀发，嵌在圆圆的脸颊上的酒窝，以及其他令人心醉神迷的美丽之处了。然而，她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温润如美玉的容颜上的熠熠生辉的表情：信任、善良、柔顺，它既令人感动，又使人产生幻想。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流转的美目和含笑的酒窝不禁让人想到孩子的天真和纯洁，然而太太们认为她显得有些幼稚……难道还有什么缺憾吗？

“您刚才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打发您来找我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夫人，是她打发我来的。”他答道，把俄语的清辅音 С 的音发成了英语的摩擦音 th 的音。“她老人家希望并且再三叮嘱我一定请您今天到她那儿吃顿午餐……她（当说到第三人称，特别是女士时，潘达列夫斯基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复数[①]，以示

① 俄语中对第三人称使用复数表示尊敬。

敬意）正在等待一位新的客人到家里去，她一定要让您和他见见面。”

“这位新的客人是谁？”

“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穆菲利男爵。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是不久前在加林公爵家里结识他的，对他极为赞许，说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十分招人喜欢。这位先生非常热爱文学，或者，具体地说……哟，这只蝴蝶好漂亮啊！您仔细瞧……具体地说，他对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他写了一篇论文用以阐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他把论文拿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看，请她指正。”

“请她指正政治经济学论文？”

“啊，就其文字而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就其文字而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在这方面研究颇深，我想这一点您应当清楚。茹科夫斯基[1]有时还求教于她呢！就连我的恩人，现在住在敖德萨的很有声望的罗克索朗·梅奇阿罗维·克桑特雷卡……此人名震遐迩，您或许早有耳闻吧？”

“没有，我压根儿没有听说过。”

“此人大名鼎鼎，您没有听说过？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的意思是说，就连罗克索朗·梅奇阿罗维·克桑特雷卡对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在俄语文字方面的造诣都十分钦佩。”

“这位男爵不会是个书呆子吧？”

“绝对不会，夫人，据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讲，初次见面即可看出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只要谈到贝多芬，他准会讲得天花乱坠，连老公爵听了也极为满意……说老实话，我倒很想听他讲呢，因为这是我的本行。啊，请允许我把这朵美丽的野花献给您。”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接了野花，没有走出几步就将它

---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丢在路边…从这里到她家至多剩二百步了。她的宅邸是不久前建的，墙由白色涂料刷成，透过浓密的老椴树和槭树的绿荫，一扇扇亲切、宽敞、明亮的窗户一览无余。

“请问，回去之后我该怎么向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答复呢，夫人？”潘达列夫斯基问道，由于他的那朵鲜花被她丢弃，他有点儿不高兴。“您能赏光与我们共进午餐吗？对了，您的弟弟也在邀请之列。”

“当然可以，我们一定会去。娜塔萨[1]好吗？”

“多谢上帝庇佑，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很好，夫人……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庄园的路口我们已经走过来了。请允许我说告辞。”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停住脚步。

“到我家去坐一会儿，怎么样？”她问道，语气显得有点儿牵强。

“我真想进去坐坐，夫人，但是我怕回去晚了不好。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塔里别格[2]新作的一首练习曲，因为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要听；另外，说心里话，我的谈话能否使您得到愉快也还值得怀疑。”

“啊，请别这么说……”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假装垂下了眼睛。

“再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接着鞠了个躬，朝后退了一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转过身，径自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往回走。他脸上那温柔、甜蜜的表情立刻被自信、几乎是严峻的表情所代替。甚至连步调也变了——现在，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他很有风度地挥动手杖，头也

---

① 娜塔萨：娜塔利娅的小名。
② 塔里别格（1812—1871）：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

不回地走了约四里路。突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见路旁有一位面容姣丽的农家少女，正把几头小牛犊从燕麦地里赶走。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悄无声息地走到少女身边，跟她说起话来。少女先是不搭理他，双颊涨得通红，微微笑着，后来用衣袖掩住嘴，背过脸去低声地说：

“你走吧，老爷，不要……”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伸出一只手指威胁少女，叫她给他摘些矢车菊。

“你要矢车菊干什么？”少女问道，“是不是要编花环？你走吧，老爷，不要……”

“听着，可爱的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嬉皮笑脸地说。

“你走吧，”少女打断他的话，“瞧，少爷们来啦。”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没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两个儿子瓦尼亚和彼佳正朝这个方向跑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是他们的教师，名叫巴西斯托夫，刚从大学毕业。巴西斯托夫高大的身材，憨实的脸相，大大的鼻子，厚厚的嘴唇，一双小眼睛好像猪眼似的，既不俊朗，也不灵巧，不过宅心仁厚，秉性正直。他不事打扮，穿着随便——并非为了追赶时尚，主要原因是他过于懒散；他能吃能睡，但是也很喜欢好书，喜欢与人热情交谈，他内心里非常憎恶潘达列夫斯基。

瓦尼亚和彼佳非常崇拜巴西斯托夫，然而并不怕他；他跟这个家里的其他人相处得都很融洽，但是女主人不大欣赏他这一点，虽然她总是说自己并无任何成见。

“你们好，亲爱的孩子们！”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今天你们出来散步这么早啊！”接着，他转过身对巴西斯托夫说：“我也一样，老早就出来了，大自然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喜欢置身于其中。”

“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巴西斯托夫低声揶揄道。

跟巴西斯托夫甚至和他一类的人说话时，潘达列夫斯基非常容易发火，C 的音发得十分纯正，甚至带着轻微的咝音。

“您刚才在向那位姑娘问路，是吧？”巴西斯托夫问道，两只眼睛左顾右盼。

他感到潘达列夫斯基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脸，这使他浑身都不舒服。

“我再强调一下，您不过是个唯物论者而已。任何事情您都只看到了俗不可耐的一面……”

“孩子们！”巴西斯托夫突然用命令的口吻高声喊道，“草地上的那棵柳树你们看见了吗？来，我们比试一下，看谁最先跑到那儿……一！二！三！”

瓦尼亚和彼佳拔腿就向柳树跑去，巴西斯托夫跟在他们后面……

“乡巴佬！”潘达列夫斯基想，“这两个小家伙迟早会被他带坏……地地道道的乡巴佬！”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得意地欣赏着自己洁雅的衣着，伸出白净如削葱根的手指在礼服上轻轻掸了几下，整整衣领，继续向前走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马上把一件旧睡衣换上，神情专注地在钢琴前坐下。

二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宅邸在全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是一座按照拉斯特列里[1]的图纸建造的石头房屋，规模非常宏大，而且带有上个世纪的风格。它高高地耸立在小山顶上，气

① 拉斯特列里（1700—1771）：俄国著名建筑师。

势十分雄伟,俄罗斯中部的一条主要河流从山脚下流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本人是贵族出身,相当富有,她是三级文官的遗孀。谈到她时,潘达列夫斯基常常说她了解整个欧洲,整个欧洲也了解她!——然而,欧洲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即使在彼得堡,她也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她在莫斯科名气颇大,人们常常去拜访她。她属于上流社会,性情有些怪异,这点大家一致同意;她虽然心地不太仁厚,但是极其聪明。年轻时她美艳绝伦,诗人们为她写诗,年轻人对她情有独钟,名流权贵追求她。可是,这已经是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前的事了,她那沉鱼落雁之貌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真是不可思议",凡是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会忍不住问自己,"眼前这位算不上衰老、黄瘦干枯、鼻子尖细的妇人曾是名动一时的绝色女子?难道她就是昔日那个颠倒众生的女人?……"于是,谁都会对变化如沧海桑田的人世感慨万千。不过,潘达列夫斯基认为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眼睛依然十分迷人;当然,"整个欧洲都了解她"这句话毕竟出自潘达列夫斯基之口。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共有三个孩子:女儿娜塔利娅,十七岁,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每年夏天她都带着他们到自己的乡村避暑,常常大宴宾客。毫无疑问,男人尤其是单身汉自然成为她的高朋;而外省的太太们,她却难以接受。但是,这些太太们对她也没有好感。她们散布谣言,说她傲慢无礼,放荡不贞,蛮横刁钻;主要的是,说起话来她太放肆,真是不能让人容忍!的确,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在乡村很开放,从她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待人接物中,看得出来这位来自首都的贵妇人对她周围这些愚昧平庸的小人物怀着一种鄙夷之情……即使与城里的熟人交往她也不拘小节,甚至有一点儿嘲讽,不过没有轻蔑的意味。

顺便问问读者,不知您有没有留意:一个不太重视下属的人对于上级却不这样?原因何在呢?当然,这类问题是得不到答复的。

当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终于把塔里别格的练习曲弹熟后，便离开他那洁净舒服的房间来到客厅，他看到全家人都集中在一块了。沙龙已经进行了。女主人蜷缩着腿坐在宽大的卧榻式沙发床上，手里翻弄着一本近期出版的法文小册子；窗口的绣架两侧分别坐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女儿和家庭女教师mlle·Boncourt[1]，她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姑娘，黑色的假发上戴着彩色的包发帽，耳朵里塞着棉纸；巴西斯托夫坐在门旁角落里正在看报，在他身边，瓦尼亚和彼佳玩着跳棋；一位身材不高的先生背负着双手依炉而立，他是阿夫里坎·谢苗内奇·皮加索夫，他头发灰白而且乱如蓬草，脸色微黑，小而乌黑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这位皮加索夫先生性情十分怪异。他对任何事和任何人（特别是女人）都非常不满，整天地骂个不停，时而骂得中肯，时而骂得怪诞，不过无论如何，骂得都很尽兴。他易于发怒，好像个毛孩子似的；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甚至浑身上下，无处不含愠怒。不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愿意款待皮加索夫，因为他的这个特点能够给她带来乐趣。当然，这些古怪的行为确挺逗人的。对于一切他都喜欢夸大。譬如，如果有人告诉他什么不幸的事——一个村子被雷电烧毁啦，一座磨坊被大水冲塌啦，一位农夫用斧头剁了自己的一只手啦等等，他准会侧耳倾听，并且恨声恨气地问道："她叫什么名字？"——即惹下灾难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只要仔细查究，所有灾祸都由女人惹起。有一次，一位跟他关系平常的老太太软磨硬泡地要请他吃饭，他立刻给她下跪，泪流满面地、不过看得出来是出于愤怒地求她，请她高抬贵手，说他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今后再也不会到她家去了。有一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洗衣女仆骑着马下山办事，谁知马失前蹄，将她掀在沟里，险些把她摔死。从

[1] 法文，邦库尔小姐。

那时起，他就对这匹马赞不绝口，给它冠以“千里驹”的美名，并且觉得那座山和那条沟理应成为风景胜地。皮加索夫一生时运不济，于是他就干脆装出一副寒酸样。他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从事过各种不起眼的工作，认不了几个字，很少关心儿子的事，仅仅给他提供吃穿而已。他的母亲非常爱他，不过去世较早。皮加索夫只好自己关心自己，他先进了县立小学，然后进了文科中学，不仅学会了法语、德语以及拉丁语，而且以优异的成绩从文科中学毕业，又进了杰尔普特大学，在那里尽管条件艰苦，生活贫困，但是仍然修完所有课程，历时三年之久。皮加索夫才华平平，然而爱慕虚荣；他的忍耐和坚韧都非一般人可比，为了挤入上流社会，他努力与命运抗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刻苦学习，并上了杰尔普特大学。贫穷时常困扰着他，使他大为光火；不过，这也养成他揣摩人心见机行事和奸滑矫饰玩弄手腕的性格。他说起话来与众不同；从年轻时起，他就容易激动、发火，并且具有机辩能力。他的思想流于平庸，不过出言不凡，给人一种异常聪明的感觉。在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皮加索夫决定为获得学术职称继续努力，因为他很清楚，在任何别的领域，他怎么也赶不上他的有些同伴（他们是他费尽心思从上层圈子里挑选出来的，虽然他动辄骂人，但是知道如何去讨好他们，甚至巴结他们。）然而，毫不隐讳地说，他做学问没有多大前途。由于皮加索夫自学并非出于热爱科学，所以他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学术辩论会上，他败得灰头土脸，但是与他共居一室、经常被他嘲笑的另一位同学取得了胜利。这位同学尽管生性驽钝，然而受过正规教育，基础非常扎实。这次惨败使皮加索夫恼羞成怒，于是他把自己的书籍和笔记全都烧了个精光，然后开始谋职。起初事情还算顺利：他倒懂得一些为官之道，尽管办事能力不强，然而非常自信，也很干练。遗憾的是他想一步登天，急于求成，岂料作茧自缚，不慎犯了错误，最后引咎辞职。他在自己购置的一座村庄度过了三年，突然娶了一个文化素养不高但很有钱的女地主，他是

靠着他那无拘无束和尖酸刻薄的行为把她骗到手的。然而皮加索夫脾气糟糕到动辄发火了,他开始感到家庭成了累赘……他的妻子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之后,独自跑到莫斯科,将自己的田产卖给了一个老奸巨猾的商人,而皮加索夫此前不久在那里建了宅园。这次变故使他遭受了空前的打击。他跟妻子打官司,然而输得一败涂地……从此,他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隔三间五地去邻居们那儿坐坐。由于他曾经在人前背后辱骂、挖苦过他们,所以他们接待起他来并不热情,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惧怕过他。他从来不看书,连书的边也不沾。他有一百多个农奴,他们过得并不惨淡。

"啊! Constantin[①]!"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看见潘达列夫斯基走了进来,于是问道,"Alexandrine[②] 会不会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叫我代她向您致谢,她说受到您的邀请她很高兴。"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他微笑着向四周打招呼,一面用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白而肥胖的小手摸着光润亮洁的头发。

"沃伦采夫也会来吗?"

"会的,夫人。"

"那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把头转向皮加索夫,接着说,"按照您的信念,所有的贵族小姐夫人们都做作啰?"

皮加索夫皱了皱鼻子,他的一只手臂不自觉地抽动起来。

"啊,"他慢腾腾地说——就算在怒不可遏的时候,他说起话来也是非常缓慢,抑扬顿挫,"我所说的小姐夫人们是泛指,——当然,至于在座各位,我撇开不谈……"

"然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截口说,"您对她们的看法

① 法文,康斯坦丁。
② 法文,亚历山德拉。

并未因此受到妨碍。”

“对她们我不想多说什么，”皮加索夫重复说，“所有的小姐夫人们都极尽做作之能事——她们在表达感情时也不例外。譬如，一位小姐受了惊吓，或是因事而喜，或是因事而悲，她必定先要作出一个美妙的姿势（说着，皮加索夫并不美观地弯了一下身子，张开两手），然后‘啊呀’大喊一声！要么是哭，要么是笑。然而，有一次（说到这里，他志得意满地笑了一下），我使一位非常做作的小姐露出了真实面目。”

“您用的是什么法子呢？”

皮加索夫的眼睛突然焕发出了光彩。

“我把她的腰用一根木棍子狠狠戳了一下，她马上发出了一声尖叫，我对她说：‘好！很好！好极了！这才是您的真正嗓音，这才是出于自然的喊声。以后就这样做才对。’”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您在胡扯些什么呀，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叫道，“我才不相信呢，您竟然用木棍子去戳一个姑娘的腰！”

“真的，”皮加索夫说，“我真的用木棍子戳了她的腰。那根木棍子很粗，就像保卫城堡时用的那种。”

“Mais c' est une horreur ce que vous dites là，mansieur[①]，”mlle. Boncourt[②] 高声叫道，一面严厉地瞪了一眼笑嘻嘻的孩子们。

“他说的话不足为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难道您还不了解他吗？”

然而这位法国女人气得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些什么。

---

① 法文，先生，您说的这些话真吓人。
② 法文，邦库尔小姐。

“信不信由着你们，”皮加索夫安之若素地说，“反正，我说的话句句是真。假使我不知道，别人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如果这样，我再说一件事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女邻居切普佐娃·叶列娜·安东诺芙娜亲自（说到这两个字时他有意停顿了一下）告诉我，她的亲侄子就是死在她的手上。”

“又在胡说八道！”

“不要着急，请听我说！”皮加索夫说，“等您听完之后再作评论。请注意，我一点儿也没有攻击她的意思，恰恰相反，我甚至喜欢她，就像喜欢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她的整幢房子里，除了日历之外，别的什么书也没有，她看书时非得高声朗读，这使她十分疲惫，事后她埋怨说，她的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很不错的女人，而且她的那些侍女也都长得很胖。我有什么理由攻击她呢？”

“瞧！”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只要谈到他所擅长的话题，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就会讲个没完没了，除非到了晚上，否则他决不会罢休。”

“我的话题只有一个，然而女人们的话题至少有三个，除非睡觉，否则她们决不会罢休。”

“那么，”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道，“这三个话题分别是什么呢？”

“怨这怨那，听风就是雨，说东道西。”

“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我想，您非常怨恨女人不是没有原因。依我看哪，一定有个女人使您……”

“您是不是准备说，使我受伤害了？”皮加索夫打断她说。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有点儿难为情；她蓦然想起他有一桩不幸的婚姻……于是只好点了点头。

“没错。”皮加索夫说，“是有一个女人使我受了伤害，尽管她很善良……”

“那么，她到底是谁？”

“我的母亲。”皮加索夫黯然神伤地说。

“您的母亲？她怎么会使您受伤害呢？”

“因为她生下了我……”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眉头紧锁。

“我感觉，”她说，“我们的谈话似乎变得有些令人不愉快……Constantin，弹一首塔里别格的新练习曲让我们听听吧……或许音乐可以使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平静下来。奥菲士[①]曾经就把野兽驯得服服帖帖。”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坐到钢琴跟前，弹了一首新练习曲，非常令人心满意足。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认真地听了一会儿后，便去做刺绣了。

“Merci，c'est charmant.”[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我喜欢塔里别格。Il est si di—stingué[③]。嗳，阿夫里坎·谢苗内奇，您在想什么呢？”

“我正在想，”皮加索夫慢条斯理地说，“世上有三种利己主义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自己活但是不允许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自己不想活也不希望别人活的利己主义者……多数女人都属于最后一种。”

“您说得好客气啊，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不过，令我惊奇的是，您在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显得信心十足，仿佛您从来都不会犯错误似的。”

“岂敢！我也会犯错误；男人有时也会犯错误。然而不知您知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犯的错误大大不同。譬如，一个男人会说，二乘二的答案不是四，而是五甚或三点五；可是一个女人会说，二乘二的结果是一支蜡烛。”

---

① 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于弹琴，曾经弹奏时使野兽驯服。
② 法文，谢谢，真是太美了。
③ 法文，他的乐曲优雅极了。

“我似乎听您说过这话……不过，您能否告诉我，您关于三种利己主义者的见解跟您刚才听的音乐又有什么瓜葛？”

“毫无瓜葛；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听音乐。”

“算啦，我的先生，您的毛病真是难以改正，没有任何用处。”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她把格里鲍耶陀夫的诗句稍稍作了改动。[1]“如果您连音乐都不喜欢，那么请问，您喜欢什么呢？是文学吗？”

“是的，不过不是当代文学。”

“为什么？”

“让我告诉您吧。不久前我和一位老爷一块乘船渡过奥卡河。渡船靠岸的地方非常陡峭，就是马车也必须用手拉上岸去。偏偏他的四轮马车异常笨重。当众船夫拼死拼活地往上拉车时，他却站在一边长吁短叹，那副模样看了使人不由得要可怜他……我想，这就是新的分工制度！当代文学就是这样：别人都在拼命拉车，艰苦劳动，而文学却在长吁短叹。”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莞尔一笑。

“可是这被叫做反映当代生活，”皮加索夫不厌其烦地接着说，“叫做密切关注社会问题，还有……唉，这种道貌岸然的话真正让人无法忍受。”

“最起码被您骂得体无完肤的女人们可不讲这种道貌岸然的话。”

皮加索夫耸了耸肩。

“不是不说，只不过她们压根儿就不会说。”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脸色略微变红。

“阿夫里坎·谢苗内奇，您看您扯到哪儿去了！”她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

①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作家。此处是指他的剧本《智慧的痛苦》中的句子。

客厅里沉默下来。

“佐洛托诺沙在哪儿？”一个男孩突然向巴西斯托夫问道。

“在波尔塔瓦省，我亲爱的孩子，”皮加索夫接过来说，“就在霍赫兰（他因为有机会岔开话题而感到十分高兴）。刚才我们在谈文学，”他继续说，“如果我非常富有，我立马就会成为一个小俄罗斯[1] 诗人。”

“啊，令人耳目一新！您会成为一个诗人！”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带着嘲讽的语气说，“莫非您懂小俄罗斯语？”

“一点儿也不懂；当然，也无须去懂。”

“为什么？”

“你只须拿一张纸，标上《有感》这个题目，然后就写：‘啊，命运，我的命运！’或者从‘哥萨克纳利瓦伊科[2] 坐在山岗上’写起，接着说些：‘坐在山脚下，坐在丛林中，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啊！啊！’之类的话，即告成功。你就拿去刊登吧，出版吧。小俄罗斯人看了之后准会以手托腮认认真真地琢磨一阵，而且还要掬一把泪水呢，——他们真是感情丰富！”

“您在说些什么呀，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巴西斯托夫叫道，“简直在胡说八道，我在小俄罗斯住过一段时间，不仅非常爱那地方，也理解那儿语言……‘格拉耶，格拉耶，沃罗帕耶’——这些毫无意义！”

“或许是吧，不过小俄罗斯人读了之后仍然会掬一把泪水。您说您理解它的语言，请问，还有什么小俄罗斯语言吗？有一次，我顺便说了一句：‘语法也是一种艺术——正确地读和写’，让一个小俄罗斯人翻译一下。您猜他是如何翻译的？‘语法也是一种医术——正确地吐和泻’……您瞧，难道这也算是语言吗？算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吗？我宁愿把自己的知己放在砧板上剁成肉酱，

① 小俄罗斯：旧时对乌克兰的蔑称。
② 纳利瓦伊科：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于一五九七年被波兰人处死。

也决不会承认它是一种语言……”

巴西斯托夫准备还以颜色。

“不要跟他纠缠，”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除了说些荒诞不经的话之外，他还能说些什么呢？这种毛病您应当知道的。”

皮加索夫不屑一顾地笑了笑。这时，一个仆人走了进来，禀报说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偕弟来到。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站了起来欢迎客人。

“您好，Alesandrine！”她走上前去说，“您来真是好极了……您好，谢尔盖·巴甫雷奇！”

沃伦采夫跟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握了握手，然后走到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面前。

“怎么，”皮加索夫说，“您的新朋友——那位男爵先生今天来吗？”

“是的。”

“据说他是一位大哲学家，三句话不离黑格尔。”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无言以对。她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坐在卧榻式沙发上，自己坐在她的旁边。

“哲学是最高的观点！”皮加索夫继续说，“这些令我十分头疼！虽然站得高，未必望得见。买马的时候您总不至于跑到瞭望台上去看它吧！”

“听说，这位男爵先生要给您看一篇什么论文，是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向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道。

“是的，要我看一篇论文。”她故作懒散地答道，“这篇论文阐述的是俄国的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不过您别害怕，这篇论文绝对不会放在这儿宣读……我并非因为这个才请你们来。Lebaron est aussi aimable que sauang. [1] 而且，他说得一口流利

---

[1] 法文，男爵博学多才，招人喜欢。

动听的俄语！C'est un vrai torrent…il vous entraine.[①]”

“说得一口流利动听的俄语，竟然值得您用法语来夸奖。”皮加索夫不无嘲讽地低声说。

“随便您怎么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这倒跟您乱如蓬草的头发很相配……咦，他为什么还不来呢？我说，messieurs et mesdames，[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看了看众人，又说，“我们到花园里去吧……大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饭，再说，外面天朗气清……”

于是大家站起身来，都朝花园走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花园一直通到河边。花园里，葳蕤生辉的林荫道随处可见，古老的椴树非常茂密，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它们的尽头，一片翠绿闪着亮光。园中还有许多由洋槐和丁香围成的小凉亭。

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同 mlle · Boncourt 向花园深处走去。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肩并肩地走着，一句话也不说。mlle · Boncourt 不即不离地跟在他们身后。

“今天您干什么啦？”沃伦采夫捋着他那漂亮的深褐色唇须问道。

他的面貌酷似他的姐姐，不过脸上缺乏生气，一双柔和漂亮的眼睛里略带忧郁。

“没干什么，”娜塔利娅答道，“听皮加索夫发牢骚，做了一会儿刺绣，看了一会儿书。”

“您看的是什么书？”

“我看的是……”娜塔利娅迟疑了一下说，“《十字军远征史》。”

“啊，这一定非常有意思。”沃伦采夫瞅了瞅她，说。

---

① 法文，真是有声有色……他一定会使您听得入迷。
② 法文，先生们，女士们。

他折了一根树枝，在空中舞来舞去。他们继续向前走了二十多步。

“您母亲结交的那位男爵是什么人？”沃伦采夫又问。

“他是一位宫廷侍从，不是这儿的人；Maman[1] 对他钟爱有加。”

“您母亲很容易对人产生好感。”

“这说明她心还未老。”娜塔利娅说。

“是的，过两天我就把您的马给您送来。它快要完全被训练好了。我想叫它刚一起步就健步如飞。这一点我会做到的。”

“Merci[2] ……有劳您亲自训练，我很不好意思。听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只要能够使您得到乐趣，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哪怕得到一丁点儿乐趣，我都乐意……我……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沃伦采夫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娜塔利娅温柔地看了他一眼，又说：“Merci！”

“您知道，”谢尔盖·巴甫雷奇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无论什么事我都……唉，我说这个干什么呀！一切您都知道。”

这时候，清脆的铃声从屋里传了过来。

“Ah！ la cloche du diner！”mlle · Boncourt 叫道，“rentrons.[3]”

“Quel dommage，”法国老小姐随着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走上露台的台阶时想道，“quel dommage que ce charment garcon ait si pue de ressources dans la conuersahon…[4]”这句话用俄语来说就是：“我亲爱的，你挺可爱，不过有些笨拙。”

---

① 法文，妈妈。

② 法文，谢谢。

③ 法文，打铃了，我们回去吃饭吧！

④ 法文，多么可惜，这个年轻人虽然可爱，但是不善言辞。

吃饭时间到了，可是男爵仍然没有来。大家等了约摸三十分钟。进餐时，气氛并不热烈。谢尔盖·巴甫雷奇坐在娜塔利娅旁边，常常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热情地为她倒水。潘达列夫斯基尽心尽力讨好邻座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不过人家并不领他的情：他嘴巴甜得快出蜜了，然而她几乎要打呵欠了。

巴西斯托夫什么也不想，只是把面包捏成一个小球。皮加索夫一句话也不说，当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对他说他今天的言行并不令人满意时，他阴沉着脸说："我从来没有令人满意过，这与我毫无关系……"接着，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又说："请您稍微坚持一下，我不过是克瓦斯[1]，du prostoi[2] 俄国克瓦斯，您的那位宫廷侍卫才是……"

"啊，真是太好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高声叫道，"皮加索夫嫉妒啦，人家还没有跟您见面，您就醋意大发了！"

皮加索夫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皱了皱眉，瞅了她一眼。

时钟敲响七点，大家回到了客厅里。

"或许他不来了吧。"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

就在这时，响起了马车的嘎吱声，一辆不算太大的四轮马车驶进了院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走进客厅，把一封放在银盘里的信递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她把信匆匆看了一遍，转身向仆人问道：

"送信的先生在哪里？"

"在马车里，夫人。要不要请他进来，夫人？"

"请他进来。"

"是，夫人。"

仆人走了出去。

"你们看看，真是让人大失所望！"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

---

① 克瓦斯：俄国的一种饮料，清凉宜人。
② 法文，普通的。

说，“男爵接到彼得堡方面的命令，必须按时返回。他托他的朋友罗亭先生，把他的论文给我送来看。男爵十分赏识这位先生，想把他介绍给我。唉，真是让人失望！我原希望，男爵能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到。”仆人禀报说。

三

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人走了进来，他个子颇高，背稍有些驼，头发鬈曲，肤色微黑，脸庞不太端正，不过富有表情，显得十分聪明，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灵活而且明亮，鼻子又宽又挺，嘴角的轮廓令人赏心悦目。他穿的衣服不是很新，又窄又小，好像这身衣服是他少年时穿的一样。

他轻快地走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面前，微微鞠了一躬，说他对她仰慕已久，很久以前就盼望着能够见她一面，还说他的好友男爵因为不能亲自前来向她告别而有点儿过意不去。

他嗓音尖细，这跟他那魁伟的身材和宽阔的胸膛相差甚远。

“请坐……我很高兴。”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她将他介绍给众人之后，又问他是本地人还是路过这儿。

“我的庄园在T省，”罗亭把手里的帽子放在膝上，答道，“我到这儿没有多久，我来办事，暂时住在你们县城。”

“您在谁家住呢？”

“我在一个大夫家住。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老相识了。”

“啊！住在大夫家里……他的口碑非常不错。听说，他的医道十分高明。您是不是跟男爵认识也很久了？”

“我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与他相识的，这次在他那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

“他特别聪明……我指的是男爵。”

“是的，夫人。”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闻了闻香气四溢的手帕。

“您是不是在供职？”她问道。

“谁？我吗，夫人？”

“是的。”

“啊，不……我已经辞职了。”

客厅里沉默了片刻。大家接着又交谈起来。

“请问，”皮加索夫对罗亭说，“男爵先生托您送来的这篇论文的内容您是不是有所了解？”

“是的。”

“这篇论文阐述的是商业的关系……啊，不，是我国工业对商业的关系……您似乎就是这么说的吧，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

“啊，是的，”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把一只手放在额上，说，“讲的正是这个内容。”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事情我所知不多。”皮加索夫接着说，“不过，恕我直言，就其标题来说，我觉得它过于……怎么说得婉转一点儿呢？……过于含糊，很难明白。”

“您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皮加索夫嘿嘿笑了两声，瞥了一眼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它很清晰？”他说，又把他那狐狸般的小脸转向罗亭。

“我？……啊，我认为它很清晰。”

“噢……当然，您要比我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您怎么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向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道，“您头痛吗？”

“啊，不，我就这样……C’est nerveux。[1]”

---

① 法文，神经紧张。

“请问，”皮加索夫又说，带着一丝鼻音，“您的朋友，穆菲利男爵先生……似乎就是这么称呼吧？”

“没错。”

“穆菲利男爵先生是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呢，还是在上流社会的交际中或者公务中忙里偷闲来做这门有趣的学问？”

罗亭盯着皮加索夫看了一会儿。

“男爵只是利用余暇涉足这门学问，”他答道，双颊微微一红，“不过，他的论文思想比较深刻，内容颇为丰富。”

“这篇论文我没有读过，所以我不宜与您争论……然而，请问，您的好友男爵先生的论文或许是推论多于事实吧？”

“这篇论文既有事实，也有根据事实得出的论断。”

“啊，好，先生，很好。但是我要告诉您。我觉得……我可以抽空谈谈我的看法；我曾经在杰尔普特呆过三年……所有这些所谓的论断、预测、体系……我并非本地人，所以恕我直言……没有任何用处。这些空泛之言只能愚弄人。先生们，摆出事实，你们才能说明问题。”

“不错！”罗亭叫道，“那么，事实的意义要不要表达出来？”

“毫无根据的论断！”皮加索夫说，“这些凭空想像的论断、论述以及结论，真的让人无法接受！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所谓的信念；几乎人人都在大谈特谈自己的信念，而且希望别人重视它，宣扬它……唉！”

皮加索夫扬起拳头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潘达列夫斯基放声大笑起来。

“很好！”罗亭说，“照您的意思，纯粹没有什么信念喽？”

“是的，压根儿不存在。”

“这是您的信念吗？”

“是的。”

“您刚才不是说信念压根儿不存在吗？可是现在，您的信念又该作何解释呢？”

客厅里的人都笑了起来，互相望了一下。

“这，这，但是……”皮加索夫想……

但在这时，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一面拍着手，一面大声说：“啊，好极了，皮加索夫败下阵来了！”——她把罗亭手中的帽子不声不响地拿了过去。

“不要急着高兴，夫人，有您高兴的时间！”皮加索夫气急败坏地说，“高高在上地说几句漂亮话还差得很远，最主要的是应该论证、驳斥……您不觉得我们的争论已经偏离题目了吗？”

“对不起，”罗亭用平缓的语气说，“事情再也简单不过。您既不相信基于事实的论断，也不相信任何信念……”

“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我什么也不相信。”

“很好。您是个怀疑主义者。”

“使用这种学术性字眼依我看一点儿必要也没有。然而……”

“让他接着说嘛！”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打断他说。

“去咬吧，咬吧，咬吧[①]！”潘达列夫斯基心里在说，一面微微笑了起来。

“通过这个词我的思想可以充分地表达出来，”罗亭说，“它的含义您很清楚：干吗不使用这个词呢？您什么都不相信……您为何又要相信事实呢？”

“为何相信事实？问得绝妙之极！事实——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事，谁都知道，什么是事实……我是依靠经验，凭着感觉来对它们进行判断的。”

“您不觉得感觉会误导您吗？感觉告诉您太阳绕地球转……您是不是对哥白尼持有异议？难道您不相信他吗？”

大家的脸上都又露出了微笑，一双双眼睛盯着罗亭。“这人挺聪明的。”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

---

① 本来是指猎犬咬人或者对咬。

“您很会开玩笑嘛，”皮加索夫说，“当然，这种说法别有新意，然而毫无用处。”

“事实上，”罗亭说，“我所说的话根本没有哗众取宠的成份。这些话众人早已熟知，而且已经不知说过多少遍了。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在哪里呢？”皮加索夫追问道，气势咄咄逼人。

在辩论中，他一般先是揶揄对方，然后变得蛮横起来，最后气得保持缄默。

“问题在于，”罗亭说，“说心里话，我真的感到十分遗憾——聪明人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

“攻击体系吗？”皮加索夫打断他问道。

“没错，这样说也可以。您为什么如此惧怕这个词呢？任何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基本规律和生活原则的认识上的……”

“然而，它们根本无从认识、没法发现……”

“对不起。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发现它们，再说人难免会犯错误。不过，我想有一点您不至于否认吧，——牛顿发现了其中几条规律。他是个天才，毋庸多说，然而正因为天才的发现成了全人类的财富，他们才被人们顶礼膜拜。试图从个别现象中发现普遍规律，是人类智慧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我们的全部文明……”

“离题万里！”皮加索夫打断了他的话，拖长声音说，“我这个人崇尚实际，对于这些言之无物的玄学丝毫不感兴趣，而且懒得去想。”

“很好！这是您的自由，别人无权过问。不过请您注意，就您崇尚实际，反对空谈这一愿望来说，它已经是一种体系，一种理论……”

“文明！您说文明，”皮加索夫截住对方的话头说，“这就是您出人意料的王牌！您的这种几乎被吹上天的文明毫无用处！如果您的文明出卖，我看都不看它一眼！”

“您简直不知在说些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在她心里，她对自己的新朋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沉着冷静和落落大方的风度十分满意。“C'est un homme comme il faut。[1]”——她想，并且用非常友善的眼光关切地望了望罗亭。“应该对他热情一些。”最后这句话她是用俄语在头脑里说的。

“我不想为文明申辩，”罗亭沉默了片刻，接着说，“因为它压根儿不需要我为它申辩。您讨厌它……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更何况，这也非常不切题意。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提醒一句古语：朱庇特[2]发火——准是自己错了。我是想说，所有这些对体系和论断的攻击等等之所以使人感到悲哀，是因为人们不但否定了所有的知识、科学以及对科学的信念，而且否定了自己的信念，对自己力量的信念。然而在事实上，人们需要这种信念：他们不能仅仅靠着感觉生活，害怕、怀疑思想都是不足可取的。劳而无功和望洋兴叹是怀疑主义者的特征……”

“不知所云！”皮加索夫嘟嘟囔囔地说。

“或许是吧。不过，我想向您指出，当我们说‘不知所云’的时候，我们很想避免说出一些比这更有实在内容的话来。”

“避免什么，先生？”皮加索夫眯缝着双眼问道。

“我想要对您说些什么我想您很清楚，”罗亭答道，他的语气中显然带着不自觉的、但又被立即约束的不耐烦，“我再说一遍：假如一个人没有他的信仰，没有行事的原则，没有坚定的立场，那么他怎么会知道人民的需要、作用和前途呢？他怎么会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假如……”

“对不起，失陪了。”皮加索夫突然加重语气说，鞠了一躬，然后走到一边去了，不再理会别人。

---

① 法文，这个人具有上流社会的风度。
② 一译“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天神，被欧洲人喻为目空一切的人。

罗亭望了望他，轻轻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啊哈！临阵脱逃！”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叫道，“请您不要放在心上，德米特里……对不起，”她面带微笑亲切地补充说，“请问，令尊如何称呼？”

“尼古拉耶维奇。”

“请您不要在乎，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我们是不会被他蒙骗的。他故意摆出一副不愿意跟您争论下去的样子……他心里明白，如果这样争论下去，他会输得更惨。您最好坐得离我们近一些，我们好好谈谈。”

罗亭把椅子朝她跟前挪了一下。

“我们现在才认识，真是太遗憾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不知您有没有看过这本书？C'est de Tocqueuille，uous sauez？[1]”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递给罗亭一本法文小册子。

罗亭把它接了过来，翻了几页，又放回桌子上，回答她说，他没有看过托克维里[2]先生的这本著作，不过作者所论述的这个问题他倒是经常思考。于是，他们的谈话就从这儿开始了。罗亭刚开始时似乎有所顾忌，不敢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话不知如何宣之于口，后来逐渐放得开了，终于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约摸十五分钟后，客厅里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大家都围他而坐，听他滔滔不绝地说着。

只有皮加索夫一个人远远地呆在壁炉旁边的角落里。罗亭说话才情四溢，而且激情澎湃，很有见地；看得出来，他读过许多书，有很深的学问。谁也未曾想到他竟然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的衣着十分平常，也没有人听说过他。大家都很纳闷，这样的聪明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乡间。在座的人对此特别奇怪，都

---

① 法文，托克维里的著作，你知道吗？

② 托克维里（1805—1859）：法国政论家、史学家。

被他迷住了，就连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也不例外。她因为自己发现了一位卓尔不凡的人而感到自豪，她开始在想，如何把罗亭引进上流社会。虽然她已近不惑之年，但是在她的最初印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孩子般的纯真和幼稚。平心而论，罗亭所说的话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知之不多，不过她也感到吃惊和高兴；她的弟弟沃伦采夫听得喜不自胜；潘达列夫斯基看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神色举止，不由得心生一股妒意；皮加索夫在想："夜莺唱得比他动听多了，而我只须花上五百卢布就能买来一只！"然而最为震惊的是巴西斯托夫和娜塔利娅两个人。巴西斯托夫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听得目瞪口呆，仿佛从小到大没有听过别人讲话似的；娜塔利娅两腮通红，她那双眨也不眨地盯着罗亭的眼睛一会儿暗淡失色，一会儿明亮有神……

"瞧，他的眼睛多么富有魅力啊！"沃伦采夫低声对她说。

"是的，的确富有魅力。"

"不过真可惜，他的双手不仅很大而且很红。"

娜塔利娅默不作声。

仆人把茶端了上来。大家随心所欲地聊了起来，但是只要罗亭开口说话，大家都又保持沉默，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突然萌发了取笑皮加索夫的想法。于是，她走到他跟前，不无嘲讽地、软声细语地说："您为什么闭口不言，只管嘿嘿嘿地发笑？怎么样，再跟他比试比试！"皮加索夫还没有作出回答，她就对罗亭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

"有关他的事，您还有一件不知道，"她指了指皮加索夫说，"他非常怨恨女人，对她们总是横加攻击；请您引导引导他吧，使他走上正道。"

罗亭看了看皮加索夫……在无形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居高临下；他比他高出两头。皮加索夫气得脸色发白。

"您说错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他说，他的声音有些

颤抖，“我不仅怨恨、攻击女人，就连整个人类我都没有好感。”

“您干吗如此仇视人类呢？”罗亭问道。

皮加索夫冷冷地看着他的眼睛。

“这或许与我研究自己的内心有关吧，我发现我的心灵日益肮脏。我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当然，这未免过于偏执，因为我比别人卑鄙得多，但是我毫无办法——恶习难改啊！”

“我对您表示理解和同情。”罗亭说，“哪一颗高尚的心灵没有产生过看不起自己的愿望呢？然而，不能老是呆在这种境地，因为没有任何出路。”

“多谢夸奖，说我心灵高尚，”皮加索夫说，“但是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算太坏，所以就算这种困境有条出路，我也懒得去找，任凭它去！”

“恕我直言，”罗亭说，“您的意思是，您宁可求得自尊心的满足也不愿去追求真理……”

“没错！”皮加索夫叫道，“什么是自尊心，您我都能理解，别人也都能理解；然而，什么是真理？谁能理解真理？真理又在哪里？”

“故伎重演，我提醒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

皮加索夫耸了耸肩。

“那又怎样？请问，真理在哪里？连那些哲学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康德说：××是真理；而黑格尔却说：不对，您简直在胡说八道，××才是真理。”

“黑格尔关于真理的阐述您知道吗？”罗亭问道，语气显得仍然十分平静。

“我重复一遍，”皮加索夫低声吼道，“真理是什么我根本无法理解，依我之见，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理，也就是说，真理仅仅是一个词而已，其实它本身压根儿不存在。”

“越说越不像话！”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高声叫道，“这话您也能说得出口！您这个心怀鬼胎的老家伙！没有真理？如果

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说，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皮加索夫粗声粗气地说，“对您来说，没有真理至少要比没有您那手艺高明的厨子斯捷潘好过一些。请问，您要真理有何用处？您不能拿真理来做包发帽吧？”

“玩笑不能算作驳斥，”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尤其是玩笑变成人身攻击的时候……”

“真理究竟是何模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真话让人听起来极不舒服。”皮加索夫阴沉着脸走到一边去了。

接着，罗亭大谈自尊心，讲得天花乱坠。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尊心，那么活着毫无意义，自尊心就像是能够撬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杠杆，但是只有那种像善于驭马的骑手一样善于把握自尊心的人，那种牺牲自我来为公众谋求利益的人，方可称之为人……”

“而自私无异于自杀，”他最后说，“一个自私的人好比一棵华而不实的孤树，终将枯萎而死；而自尊心，由于它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巨大动力，所以成为一切辉煌成就的源泉……人应该消除深深植根于自己身上的自私，让个性充分表露出来！”

“您的铅笔借我用一下，好吗？”皮加索夫转过身，向巴西斯托夫问道。

巴西斯托夫不知道皮加索夫的意图。

“您要铅笔干什么？”他问道。

“我要把罗亭的最后一句话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的。要知道，这一句话绝妙极了，如果把它罩在垃圾堆上，肯定会是一顶非常漂亮的金丝帽。”

“对于有些事情，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巴西斯托夫大声叫道，他转过身去，不再理会皮加索夫。

这时，罗亭走到娜塔利娅跟前。她不胜惊慌地站了起来。

坐在她旁边的沃伦采夫也站了起来。

“在这儿我看到一架钢琴，”罗亭温柔、亲切地说，他那儒雅谦恭的仪态仿佛一位外出踏春的王子似的，“是您在弹吗？”

“是的，先生。”娜塔利娅说，“但是我弹得不太好。这位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先生弹得非常美妙，比我好得多。”

潘达列夫斯基高昂着头，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快别这么说，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您弹得并不比我逊色。”

“舒伯特的《Erlkünig》[1] 您会弹吗？”罗亭问道。

“啊，会弹，他会弹！”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抢着说，“您坐下来弹吧，Constantin……您也喜欢音乐吗，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罗亭轻轻地点了点头，用手拢了拢头发，好像准备欣赏……潘达列夫斯基弹了起来。

娜塔利娅面对着罗亭站在钢琴旁边。随着琴音的响起，罗亭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他的深蓝色的眼睛缓缓流盼，常常把目光停留在娜塔利娅身上。

潘达列夫斯基演奏完毕，罗亭一声不响地走到敞开着的窗户跟前。花园被温馨的、轻纱似的薄雾包围着，附近的林木散发出清新的芳香，沁人心脾。星星在夜空中快活地眨着眼睛。夏日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罗亭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昏暗的花园，慢慢转过身来。

“美妙动听的音乐和清爽宜人的夏夜让我不禁想起在德国留学的日子。”罗亭说，“我们的聚会，小夜曲……”

“您去过德国？”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道。

“是的，夫人，”他答道，“我在海登堡呆了整整一年，在柏林也呆了有一年光景。”

---

[1] 德文，《森林王》。

"您是不是也穿大学生的制服？据说，那里大学生的着装有些别出心裁。"

"在海登堡我穿系皮带的轻骑兵式短外衣和带马刺的长统靴，头发留得很长，一直披到肩上……柏林大学生的着装几乎和所有人一样。"

"给我们讲些您的大学生活吧。"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

于是罗亭讲了起来。他讲得不是非常引人入胜，因为他既不善于生动地描述，也不会引人大笑不止。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把话题从国外的故事变为普通的议论。他论及了教育和科学的意义，说起了大学和一般的大学生活。他用奔放而大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巨画。大家侧耳倾听。他滔滔不绝地谈着，使人沉醉其中，不过不太清楚……然而正是这种似懂非懂才使他的言论更具魅力。

由于思想精深，罗亭无法准确流畅地表达他的见解。想像丰富，比喻不断，一会儿大胆得出人意料，一会儿贴切得使人叹服。谈到兴头上时，他充满激情地、酣畅淋漓地发挥起来，让人觉得他并非在无中生有地夸夸其谈，而是在抒发灵感。他没有刻意地去搜罗词汇；词汇自己流畅地来到他的嘴边，每一个词语好像都是直接从他的灵魂深处涌现出来，喷薄着火一般的信念。罗亭掌握着最高的秘诀——论辩艺术。他懂得如何在拨动一根心弦时，也使其他的心弦颤动起来，发出若有若无的妙音。有的听众可能无法理解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然而他们也会热血沸腾，似乎什么帷幕在他们眼前缓缓拉开，光辉耀眼的东西就在前面熠熠放光。

罗亭的一切思想好像都针对未来而言，这赋予了它们抗争精神和勃勃生机……他站在窗户跟前，并不特别望着某一个人，只是侃侃而谈——普遍的赞赏和青睐、周围的年轻女性、怡然自得的夜色和朗诵般的感受的吸引都使他达到了雄辩的高度和诗意的巅峰……他那温柔而平和的声音更增加了魅力，种种连他

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语言从他嘴中说了出来……罗亭在讲，为什么短暂的人生具有永恒的意义。

“我记得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他最后说，“一位皇帝和他的士兵们在一间黑漆漆的、十分狭长的茅屋里围火而坐。事情发生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突然，一只鸟儿从开着的门里飞了进来，又从另一个门里飞了出去。看到这一情景之后，皇帝说，这只鸟儿就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从黑暗中飞来，又朝黑暗中飞去，它所经历的温暖和光明的时间很短……一个年纪最大的士兵说，‘陛下，就算在黑暗中鸟儿也不会迷失方向，它能找到它的窝巢……’不错，虽然我们的生命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微不足道，但是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通过人去完成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自己是完成这些崇高事业的工具，并且以此代替人的所有其他的欢乐。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死亡之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和归宿……”

罗亭停了下来，有意无意地露出了腼腆的笑容，垂下眼睛。

“Vous ites un poète，[①]”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低声说。

除了皮加索夫，所有的人在心里都同意她的看法。在罗亭还没有结束他的长篇大论的时候，皮加索夫就悄无声息地拿起帽子准备离去，走到门口，他对站在那里的潘达列夫斯基轻轻地说：

“不！我坚决不当傻瓜！”

然而，没有人挽留他，甚至他离去后也没有人发现。

开始吃晚餐了。过了半个小时，客人们都各自回家。罗亭被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留下过夜。在回家的路上，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对她的弟弟说，罗亭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沃伦采夫对此深表赞同，但他觉得，罗亭的话有时含混不清……“也就是说，”他补充说，“难以理解。”——显然，他想把自己的意

---

① 法文，您真是个诗人。

思表达得明白一些。但是,他愁眉苦脸的,那双盯着车厢一个角落的眼睛显得更加忧郁了。

潘达列夫斯基脱衣就寝时,一边解丝绣背带,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人真不简单!”——突然,他脸色一沉,瞪了一眼他的仆人,叫他出去。巴西斯托夫通宵未睡,连衣服都没有脱,直到东方破晓,还在给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写信;娜塔利娅虽然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但是无法入眠,甚至一夜未曾合眼。她脑袋枕在手臂上,眼睛望着黑暗;她的脉搏狂跳不已,沉重的呼吸使她的胸脯起伏不定。

四

次日早晨,罗亭刚把衣服穿好,一个仆人走了进来对他说,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请他到她的书房与她共用早茶。罗亭来到书房,见她一个人在那儿。她向他问好,问他夜里睡得是否安稳,语气非常亲切。她亲自为他斟茶,甚至问他茶里的糖放得够不够,并且给他递烟。她不止一次地表示,没有和他早些相识,感到十分遗憾。罗亭本想坐得离她稍微远一点儿,可是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一定要他坐到她的圈椅旁边的小软凳上,然后凑近身子开始问他的家世,问他有什么打算或者计划。尽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无论在说话还是听话时显得都很随意,然而罗亭心中有数,知道她是在恭维他,甚至可以说是在讨好他。她安排这次早晨的见面,还打扮得这么出尘脱俗,像 *à* la madame Récamier,[①] 并非没有原因!不过很快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就不再问东问西,她谈起了她自己,谈她的少女时代,谈她的

---

① 法文,雷加米契夫人式的。雷加米契夫人(1777—1849):法国拿破仑时代的著名贵妇人。

往来人物。罗亭不动声色地听她絮叨，然而——说来奇怪！——不论谈到什么人，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总是把自己当做主要角色，而别人似乎都无足轻重，甚至于渐渐淡化了，最后归于虚无。所以，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跟哪些高官要人说过什么话，对哪些诗人有过什么影响，罗亭都得以详知。据此可以认为，最近二十五年来几乎所有名流显贵都想一睹她的风姿，博取她的欢心。讲起这些人来，她显得漫不经心，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和褒扬，好像他们都是自己的人一样，而且还把好几位人称为"怪人"。于是，他们的名字就如同一个精美的框饰，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名字就如同这框饰中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

罗亭抽着烟，平静地听着这位贵妇人的话，偶尔插上只言片语。他很会说话，而且喜欢说话，虽然他不善于和人交谈，但是善于听对方说。无论是谁，只要开始没有被他吓倒，都会当着他的面信赖地毫不掩饰地谈论起来，因为他在倾听别人的谈话时是持着一种赞赏的态度。他心地仁厚——那种自我感觉卓尔不群的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仁厚。在与人争论的时候，他往往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用自己激情澎湃的、奔泻不止的雄辩压倒论敌。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通常说俄语。她总爱夸耀自己精通祖国的语言，尽管不时说出一些法文语调和法语词汇。她有意使用一些一般化的民间词语，然而不太准确。罗亭听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稀奇古怪的、杂七杂八的语言并不感到不快，再说他也不一定能辨别出来。

终于，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不动了，把头往圈椅的靠背上一靠，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罗亭，不再往下说了。

"现在我明白了，您为什么每年夏天都要到乡间来。"罗亭慢腾腾地说，"因为这种休息对您是非常需要的。京城那喧嚣的生活使您烦躁不安，乡间的静谧可以使您神清气爽，增进健康。我想，对大自然的美妙您一定体会颇深。"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斜着眼睛看了看罗亭。

“大自然……是啊……是啊，肯定的嘛……我对大自然十分钟情；但是，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您听我说，即使身居乡间也不能不与人交往呀。然而值得交往的人这里几乎没有。皮加索夫可以说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了。”

“您说的可是昨天那个易于发怒的老头？”罗亭问道。

“正是。他在乡间算是很不错的——至少他可以给人带来乐趣。”

“他这个人并不愚蠢，”罗亭说，“不过他没有走上正道。我不知道您是否赞成我的观点，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我觉得，否定——笼统、彻头彻尾的否定——不足可取。您否定了一切，就能很容易地被大家称赞为聪明人；这种伎俩任何人都知道。平庸的人还会立即作出结论，说您比被否定的人更加高明。其实，这常常是不对的。首先，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和事物；其次，退一步讲，就算您言之有理，这将对您越发不利，因为您把才智全都用来否定一切，它就会日渐减弱以至枯萎。固然，您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然而失去了观察的实际乐趣；这样，生活——生活的真谛——从您细碎的、挑剔的观察中溜走了，结果您只能成为一个整日谩骂不止的人，充当别人饭后茶余的谈资和笑料。只有懂得爱的人才有否定和训斥别人的资格。”

“Voilà monsieur Pigasoff enterré，[1]”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您真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师啊！不过，您说的话可能不会被皮加索夫所理解，因为他只爱他自己。”

“而他骂他自己，”罗亭接过话头说，“正是为了获得骂别人的资格。”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笑了起来。

“这才叫……叫什么来着呢……叫诿过于人。顺便问问，您

① 法文，如此一来，皮加索夫就算完了。

认为男爵这人如何？”

“男爵？他这人蛮好的，心地善良，知识渊博……不过，没有个性……因此，终其一生他只能一半在学海泛舟，一半在上流社会混迹，也就是说，是个不求甚解的人，毫不隐讳地说，成不了大器……哎，真可惜！”

“我也有此同感，”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他的论文我看过了……Entre nous…cela a assez peu de foud。[1]”

“那么，”罗亭沉默了片刻后，问道，“您这里还有什么人呢？”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用小指头把烟灰弹去了。

“啊，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人了。李比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您昨天见过的，她蛮可爱的，但是只能说是可爱。她的弟弟——人也不错，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2]，加林公爵您也知道。也就这么几个人吧。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邻居，不过根本值不得提起。他们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缩手缩脚，或者任性而为。而太太们，您也知道，我和她们不曾来往。还有一位性情非常古怪的邻居，听说他学问极深，但是喜欢做白日梦。Alexandrine 跟他认识，似乎对他颇有好感……您应当关心她，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她这个人蛮可爱的，不过需要提高，这个忙您一定要帮！”

“的确，”罗亭说，“她挺讨人喜欢的。”

“她完全像个孩子，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不折不扣的孩子。她结过婚，mais C'est tout comme[3]。如果我是男人，我只爱这样的女人。”

“是吗？”

“是的。至少，这样的女人富有生机，要知道有生机不是能装得出来的。”

---

① 法文，我们私下说说……文章没有分量。

② 法文，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③ 法文，不过，这无所谓。

“照您看来，别的就能装得出来？”罗亭问道，接着笑了起来，这在他是不常见的。他笑的时候，脸上就会露出一种奇怪的、很像老年人的表情，眯着眼睛、皱着鼻子……

“您说的那位脾气古怪的、李比娜对他挺不错的人是谁？”他问道。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本地的一位地主。”

罗亭抬起了头，露出惊讶的神色。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他问道，“难道他是您的邻居？”

“是的。莫非您认识他？”

罗亭沉默了一会儿。

“我很早就认识他……那是很久以前了。似乎他很有钱，是吧？”他补充问，用手轻柔地揉搓着圈椅的边饰。

“是的，他很有钱；不过，穿得很不体面，像个管家似的驾着一辆跑车。我倒想请他到我家来；听说，他很聪明；而我还有点事要找他呢……您知道吗，我亲自管理我的田产？”

罗亭点了点头。

“是的，我亲自管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继续说，“我不想采用外国的那些方法，简直是瞎折腾，我只想沿袭我们地道的、俄国的方法，而且，您看，我的情况蛮不错吧！”她加了一句，用手比划着。

“我一直认为，”罗亭不失分寸地说，“那些否认妇女有能力办事的人，是很不公允的。”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得意地笑了起来。

“多谢夸奖，”她说，“咦，我刚才想说些什么呢？我们说到哪儿啦？噢，对了，说到列日涅夫。有件划定地界的事我要跟他办。我请过他好几次了，就是今天我还在等他来呢；可是他呀，上帝才知道，就是不来……这人真怪！”

门帘轻轻地掀开，一个个子较高、头发灰白、秃顶的管家走

了进来，他穿着黑色常礼服和白背心，系着白领带。

“您有什么事吗？”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道，然后微微转过身，对罗亭小声说：“N'est ce pas, comme il ressemble à Canning[1]?”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来了，”管家报告说，“您要不要见他？”

“啊，天哪！”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叫道，“刚刚说到他，他就来了。请他进来。”

管家退了下去。

“这个怪人总算来了，不过来得不巧：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罗亭从座位上站起来，然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不让他走。

“您要去哪儿？您在场我们也可以谈。我希望您也能对他进行一番评论，一如您对皮加索夫。您说的话，Vous grarez comme avec un burin。[2] 您就留在这儿。”

罗亭动了动嘴唇，似乎想说些什么，不过略一思索，终于留了下来。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走了进来，对于他，读者想必不会陌生吧。他依然穿着那件灰色外衣，那顶旧帽子还是拿在晒黑了的手里。他安之若素地向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鞠了一躬，然后走到茶桌前面。

“您终于光临寒舍了，列日涅夫先生！”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请坐。听说，你们两位早就认识。”说着，她指了指罗亭。

列日涅夫看了一眼罗亭，奇怪地笑了笑。

“我认识罗亭先生。”他说，一面点了点头。

“上大学时，我们在一起。”罗亭垂下眼睛低声说。

---

① 法文，他很像康宁，是吗？ 康宁（1770—1827）：英国保守派政治家。

② 法文，就像用刀子雕刻一样。

"而且，"列日涅夫冷冰冰地说，"后来我们也见过面。"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带着几丝惊诧看了看他们俩人，请列日涅夫坐下。他照办了。

"您找我来，"他说，"是不是为了划定地界的事？"

"是的，正是为了此事，列日涅夫先生，"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另外，我很想看看您。我们近在咫尺嘛，似乎还有点儿亲戚关系。"

"谢谢，"他说，"至于地界的事，我已经和您的管家商量好了：我同意他的所有建议。"

"这我清楚。"

"不过，他告诉我，在签契约之前必须跟您面谈，他不敢擅自作主。"

"是的，这个规矩是我订的。顺便问问，您的农奴好像都交代役租吧？"

"没错。"

"划定地界这样的事您也要亲自操办吗？真是令人好生佩服。"

列日涅夫半晌不语。

"是的，"他终于说，"要不我怎么来跟您面谈呢。"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嘿嘿一笑。

"这我看得出来。不过，您的意思好像是说……您十分不乐意上我这儿来。"

"岂止您这儿，"列日涅夫慢条斯理地说，"我哪儿都不想去。"

"是吗？可您隔三间五地到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那儿去，不是吗？"

"我和她的弟弟认识很久了，而且关系很好。"

"她的弟弟！不过，我不愿意勉强任何人……但是，请您见谅，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比您痴长几岁，所以我想说您几

句：您为什么要过这种封闭自己的生活呢，何苦来着？是您讨厌我的房子呢，还是对我没有好感？”

“我并不了解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因此说我对您没有好感纯属无稽之谈。您的房子非常漂亮；不过，说心里话，我不想让自己受到拘束。我既没有体面的礼服，也没有像样的手套，再说，我和您这个圈子里的人不是一种类型的人。”

“无论从您的出身，还是从您受到的教育来说，您和我们都是相同类型的人，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Vous ites des notres。[1]”

“出身和教育请您不要提起，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问题不在这里……”

“老死不相往来，真是不可思议，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为什么一定要像第欧根里[2]那样坐在桶里活受罪呢？”

“首先，他并不认为呆在那里是活受罪，相反，他觉得很舒服；其次，我跟不跟别人交往您怎么会知道？”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撇了撇嘴角。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无法挤进您的那个圈子，我只好引以为憾了！”

“列日涅夫先生，”罗亭插进来说，“您好像夸大了那种最值得褒扬的感情——热爱自由。”

列日涅夫没有作声，只是瞅了罗亭一眼。暂时出现了沉默。

“就这么样吧，夫人，”列日涅夫站了起来，说，“我想我们的事情已经到此结束，我可以对您的管家说，让他把契约给我送来。”

“好吧……虽然恕我直言，您的态度不能让人满意……我确实应当拒绝您。”

---

① 法文，您属于我们这个圈子。

② 第欧根里（公元前412—前323）：古希腊哲学家，传说他住在木桶里。

“然而，这次划定地界对您大大有利，可不像我……”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耸了耸肩。

“难道您不愿意在我家用早餐吗？”她问道。

“多谢，夫人，”他答道，“我向来不用早餐，再说，我还得赶回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站了起来。

“那我就不留您了，”她走到窗户跟前，说，“我也不敢留您。”

列日涅夫开始行礼告辞。

“再见，列日涅夫先生！真是让您受累了。”

“没什么，不用客气。”列日涅夫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

“怎么样？”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向罗亭问道，“我早就听说他行为古怪，可是，这真的让人难以容忍。”

“他跟皮加索夫犯的毛病一样，”罗亭说，“都很想显示个性。那一位装成靡非斯特[①]，这一位扮成犬儒主义者[②]。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太多的自私和虚荣，然而真诚和爱实在太缺乏了。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打算：一个人戴上一副冷冰冰和懒洋洋的面具，就会觉得，别人说不定会这么想：看看这人，一身横溢的才华就这样糟踏了！然而走近一看——毫无才华。”

“Et de deux[③]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您评论起人来，就像用刀子雕刻木头一样！任何人在您面前都无法掩饰自己。”

“您会这样认为？”罗亭问道，“然而，”他继续说，“说心里话，我不应该数罗列日涅夫；我曾经很喜欢他，一如很喜欢一位朋友……不过后来，由于各种误会……”

“你们发生了争执么？”

“没有。然而我们分道扬镳了，而且，看起来这种状态要永远

---

① 靡非斯特：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比喻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反面典型人物。

② 犬儒主义者：指玩世不恭的人。

③ 法文，这是第二次了！

持续下去。”

“难怪我发现，他在场的时候您一直很窘迫……但是，十分感谢您今天早晨陪我谈心，我觉得这段时光真是美妙极了，令我非常愉悦。好啦，该收场啦。不打扰您啦，早餐时再见。我得去办我的一些事情。我的秘书，您见过的——Constantin，c'est lui qui est monsécrétaire[1]，——或许已经等候我多时了。我要介绍你们两位认识；他是一位做事勤练的年轻人，为人很好，非常敬佩您。再见，cher[2]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我要感谢男爵先生，因为他使我认识了您！”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把手伸给罗亭。他轻轻地握了一下，然后放到唇边吻了吻。他走了出来，来到大厅，又从大厅走到露台。在那里，他遇到了娜塔利娅。

五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女儿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赏心悦目的。她还没有发育好，身材纤细，肤色微黑，腰背有点儿驼。不过她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尽管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来说略嫌阔大，特别美丽的是她那两道似连非连的细眉上面的亮洁、平整的额头。她鲜少言语，只是认真地、甚至可以说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和望着别人——好像要把一切都搞透彻似的。她常常默默地站着，垂着双手，沉思起来；这时，她内心的思想活动就会在脸上表露出来……她的嘴角突然会掠过一丝隐约可见的微笑，而后很快就消失了；那双大而黑的

① 法文，康斯坦丁——这就是我的秘书。
② 法文，亲爱的。

眼睛缓缓地抬起来……“Qu’auezvous？[1]”mlle．Boncourt 向她问道，接着絮絮叨叨地对她说，这样若有所思地呆呆地站着，哪像个大家闺秀呀。其实，娜塔利娅并不是一个“魂不守舍”的呆女孩，相反，她学习刻苦，爱好读书，喜欢做活。她的感情淳厚而炽热，但不表露出来，就是在孩提时代她也很少哭，现在连叹息声也几乎听不到了，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她只是双眉微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觉得她性情温和，明诗习礼，于是戏称她为：mon honnete homme de fille[2]。然而，她认为她的能力不是很强。“好在我亲爱的娜塔利娅十分稳重，”她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不像我……这样当然很好。她会过得很好的。”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错了。不过，真正能够了解女儿的母亲的确很少。

娜塔利娅并不完全信任母亲，虽然她很爱她。

“有什么心事你就对我说吧，”有一次，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否则，憋在心里怪难受的；再说，这样一来，凡事你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呢？”娜塔利娅看了母亲一眼，暗自想道。

娜塔利娅和 mlle·Boncourt 一起回室内(以便戴上凉帽到花园里去散步)时，正好与罗亭相遇了。她已经结束了她的早课。娜塔利娅早已不是一个小女孩了，因此受到的管束并不严格，mlle·Boncourt 也不再给她上故事课和地理课。不过每天早晨，在 mlle·Boncourt 的陪伴下，娜塔里娅必须阅读由她母亲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亲自为她挑选的历史书、游记和其他有教益的著作。其实，这些书也只是由彼得堡的一位法国商人寄给她，她再转交给女儿罢了，——当然，康普和小仲马的小说除外。这两个人的书她是留下来自己看的。娜塔利娅阅读历史书的时候，

---

① 法文，您怎么啦？

② 法文，我的女儿是个老实人。

mlle · Boncourt 总是板着面孔、很不高兴地透过眼镜瞅着她。这位法国老小姐认为，全部历史都充满着不能让人接受的东西，尽管她只知道康比西斯[1] 这位古代的伟人和路易十四及令她痛恨的拿破仑这两位现代的伟人。娜塔利娅还阅读一些 mlle · Boncourt 从来没有听过的书籍，譬如她能把普希金的全部诗作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遇见罗亭，娜塔利娅的脸微微红了。

"你们是不是去散步？"他问她。

"是的。我们到花园里去。"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块去？"

娜塔利娅没有回答，只是看了看 mlle · Boncourt。

"Mais certaine ment monsieur，avec plaisir。[2]"老小姐说。

罗亭拿着帽子，跟她们一块走了。

娜塔利娅在一条小路上与罗亭并肩而行，刚开始时她有点儿窘迫不安，不过后来就放开了。他问她都读些什么书，问她喜不喜欢乡村生活。她怯生生地回答着，但不是故意装出来的，是由于不好意思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紧张、羞涩。她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呆在乡下您难道不觉得寂寞吗？"罗亭斜着眼睛问她。

"寂寞？怎么会呢。我在这儿过得十分愉快，我觉得幸福极了。"

"幸福？……啊，多么伟大的字眼！当然了，这无可厚非，毕竟您还年轻。"

说最后一句话时，罗亭的语气有点儿古怪，不知他是羡慕娜塔利娅呢，还是替她感到悲哀。

"是啊，青春！"他接着说，"科学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保持青

---

① 康比西斯：古代波斯国王。
② 法文，当然可以，先生，很高兴。

春而自觉地探索奥秘。”

娜塔利娅吃惊地看了罗亭一眼——她不懂他的话。

“今天早晨我跟您妈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友谊值得我们那些诗人珍视。诗歌，您喜欢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向她问道。

“他在考我呢，”娜塔利娅寻思道，就说，“喜欢，我十分喜欢。”

“诗是奇妙的语言。我本人也喜欢诗。但是，诗并不仅仅存在于诗句里：诗到处存在，我们周围都是诗……您瞧，这些树，这天空——美和生命的气息四处洋溢。哪里有美和生命，哪里就有诗。”

“我们坐在这长椅上谈吧，”他继续说，“对，就坐在这儿。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您跟我交往一段时间后（他用柔和的目光看了看她的脸），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您觉得呢？”

“他把我当小女孩看待。”娜塔利娅心里想，她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便问他是不是计划在乡下长呆。

“我计划在这儿住一个夏天、一个秋天，甚至住一个冬天也说不准。您知道，我一贫如洗。我的境况糟糕透了。而且，经年四处飘泊，我已经很累了，也该缓一缓了。”

娜塔利娅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难道您觉得应该缓一缓了吗？”她怯怯地问道。

罗亭向娜塔利娅转过脸来。

“您的意思我似乎不大明白……”

“我的意思是，”她惶惶不安地说，“别人可以停下来缓一缓，而您……您应该继续工作，争取做一个有用人。除您之外，还有谁能……”

“承您抬举，”罗亭打断她说，“做一个有用的人……唉，不容易哪！（他用手掠了掠头发）做一个有用的人！”他重复说，“就算我有坚定的信念，有十足的信心，那又能怎样？我去哪儿找那些

坦诚无私的、志同道合的人呢？……”

罗亭无奈地挥了挥手，黯然神伤地垂下了头。见此情景，娜塔利娅不禁自问："昨天晚上我听到的那些令人激情澎湃的、热血沸腾的话，难道真的是他说的？"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他突然把自己那狮子般的浓密的头发一甩，接着说，"这全都在胡说八道。不错，娜塔利娅，您说得对。谢谢您，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应当真诚地感谢你（这把娜塔里娅搞懵了，他为什么要感谢她）。您的一席之言使我清醒过来，使我意识到了我肩负的责任，给我指明了道路……不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我不应该使我的才能就此埋没，——假如我真的有才能的话。我不应该只说不做，不应该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白白耗在毫无意义的废话上……”

接着，他便侃侃而谈。他说得优雅得体，激情四溢，让人佩服——他谈到意志消沉和慵懒散漫的可耻，谈到应该做一个行动的巨人。他一再进行自我批评，一再强调在开始做事之前先发议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就如同用针去扎一个尚未成熟的果子，只能徒然费力和糟踏果汁。他坚信，只要具备崇高的思想，就一定能得到众人的认可，只有那些连自己需要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或者根本不值得人们理解的人，才会一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可。他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再一次感谢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而且超乎常规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您真是一个善良的、高尚的人！"

mlle·Boncourt 被罗亭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震得目瞪口呆。尽管她已经在俄国呆了四十年，听起俄语来还是非常困难，对于罗亭的天花乱坠、热情洋溢的言谈只能叹为观止；可是，在她看来，罗亭好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歌手或是演员之类的人物；按她想，对于这种人，是不能要求他们循规蹈矩的。

她站了起来，迅速地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就对娜塔利娅说，

该回去了;况且,monseieur Volinsoff[①](这是她对沃伦采夫的称呼)今天要来跟她们共进午餐。

“你看,他来了!”她向通往大楼的一条林荫道瞅了瞅,补充说。

沃伦采夫果然在林荫道上出现了。

他慢腾腾地走了过来,远远地就向他们打招呼,脸上带着疲惫不堪的神情对娜塔利娅说:

“啊! 你在散步吗?”

“是的,”娜塔利娅答道,“我们就准备回去。”

“那好,”沃伦采夫说,“我们一块走吧。”

于是,四个人便向楼房走去。

“您姐姐可好?”罗亭向沃伦采夫亲切地问道,昨天晚上他就对沃伦采夫十分热情。

“多谢,她很好。或许,她今天也要过来……我刚才看见你们似乎在谈论什么吧?”

“是的,我在和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谈天,她说了一句令我振奋的话……”

沃伦采夫没有问他这句话具体说的是什么。大家一言不发地回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屋子里。

小小的聚会在午餐前又开始了。不过这一次皮加索夫没有赴会。罗亭的心情不是很好,他一再要潘达列夫斯基弹奏贝多芬的乐曲。沃伦采夫一句话也不说,眼睛望着自己的脚尖。娜塔利娅自始至终呆在母亲身旁,她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做做刺绣。巴西斯托夫不时地望望罗亭,希望他能发表什么精彩绝伦的议论。两个多小时就在这种单调乏味的气氛中过去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没有来吃午餐,至于沃伦采夫——大家刚刚结束午餐,他就马上叫车夫给他套上马车,不辞而别。

---

① 法文,沃伦采夫。

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对娜塔利娅爱恋已久，而且一直准备着向她求婚……她待他也相当不错……不过有一点沃伦采夫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娜塔利娅的心从来没有起过涟漪。他并不奢望他在她心中激起更多的蜜意柔情，只是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她会完全了解他，垂青于他。到底是什么令他心烦意乱呢？他在这两天里留意到了什么变化呢？娜塔利娅对待他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呀……

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或许根本不了解她的性格，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比他想像的还要遥远呢？是不是他已经心生妒意了呢？抑或他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的预感？……反正，尽管他在努力安慰自己，可还是忧虑不安。

走过姐姐的房间的时候，他看到列日涅夫正在她那里。

“咦，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早？”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

“没什么！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罗亭是不是在那儿？”

“是。”

沃伦采夫坐了下来，把帽子丢在一边。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转过身，笑着对他说：

“谢尔盖，您来帮帮我，把这个顽固分子（她向列日涅夫指了指）说服，让他相信罗亭不但聪明异常，而且说起话来妙语连珠。”

沃伦采夫咕哝了一下，不知说的是什么。

“我不想为了此事跟您争论不休，”列日涅夫说，“我并不否认你的观点，但我想说的是，我不喜欢他。”

“莫非你见过他？”沃伦采夫问道。

“是的，就是今天早上，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里。现在他成了她尊贵的客人。相信他们好不了多久——只有潘达列夫斯基才会永远呆在她的身边——但是目前，罗亭还是高高在上。

我见过他，当然见过他！他端坐在那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对他这样介绍我：您瞧，先生，这位就是我们这儿赫赫有名的怪人——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先生！我又不是养马场的一匹马。从不喜欢被人牵出去给人看，我于是扭头就走。”

“你上她家干什么事去了？”

“她请我去跟她商量有关划定地界的事，其实这纯粹是欺人之言，她不过是想看看我这副邋遢相，女人耍什么花样，我还看不出来？”

“啊，原来如此！这样一来，使您在他面前矮了半截，伤了您的自尊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兴冲冲地说，“无怪乎您对他怀有厌恶之心。但我相信，他不但聪明异常，他的心灵也一定十分美好，你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假如……”

“假如他大谈特谈高不可攀的坦诚……①”列日涅夫接过话头说。

“您如果再要跟我过不去，我就不理睬您了。我没有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里去而留下来陪您，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哪！我何必要这样做呢！不要再跟我闹别扭了好不好？”她带着哀求的口气说，“您最好把他的青年时代讲出来让我听听吧。”

“讲他的青年时代？”

“是的，您不是对我说过，您不但跟他相识较早，而且对他了解颇深吗？”

列日涅夫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是的，”他过了一会儿说，“我不仅跟他相识较早，而且对他了解颇深。您要我给您讲讲他的青年时代吗？好吧。他出生在T省一个衰败的地主家庭。他在儿时就失去了父亲，因此母子两人相依为命。他的母亲心地非常善良，把他视为掌上明珠，自己省吃俭用，在艰难的生活中摸滚爬打，却把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全

---

①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

都花在他身上。他是在莫斯科上的学，主要生活费用由他的一位叔叔勉力提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羽翼渐丰，就靠一位有钱的公爵资助，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不起，我再也不……因为他们能合得来。后来他进了大学。我是在大学里与他结识并且成为好朋友的。有关我们交往的那段生活，我现在不想对您讲，以后再讲吧。后来，他就出国了……”

列日涅夫仍然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专注地看着他。

“身居国外，”他接着说，“他几乎不给他的母亲写信，仅仅回来探望过她一次，而且只住了十天左右……老人在弥留之际罗亭也不在身边，由别人照料着，但是她死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画像。我住在 T 省期间，曾经探望过她好几次。她是一位心地仁厚的老人，对客人十分热情，一直请我吃樱桃酱。她爱她的米佳[1]爱得非常之深，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毕巧林[2]派的先生们会这样对你们说：我们总是爱着那些本身从来不知道爱人的人。可是我认为，世上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出门在外的孩子。后来，我和罗亭又在国外相遇，那时候他跟一位女士关系亲密，那女士也是俄国人，是做学问的，已经上了年纪，而且长相一般，做学问的女人大都这般模样……他跟她鬼混了很久，最后把她抛弃了……噢，不对，是那女人把他抛弃了。打那时起，我也把他抛弃了。情况大致这样。”

列日涅夫住了嘴，用手抚摸着脑门，软软地坐在沙发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您不觉得您这个人很龌龊吗，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说心里话，您和皮加索夫没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您说的话句句是真；但是，你在叙述过程中为这一

① 米佳：德米特里的小名。
② 毕巧林：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切打上了一种深深的烙印——厌恶！什么可怜的老母亲啦，她视儿子为掌上明珠啦，她死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啦，这位长相一般的女士啦……您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您是否知道，对一个哪怕是最受人尊敬的人，也可以用这样的色彩来形容他的生活——提醒您，无须添加别的内容——那么无论谁听了都会心惊肉跳！要知道，这也是一种诬蔑！”

列日涅夫又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着。

“我根本没有想让你心惊肉跳，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他开口说，“我这人也不会去诬蔑别人。但是，”他略加思索，接着说，“您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我没有诬蔑罗亭；然而，谁知道呢！或许，打那时起，他已经有所转变——或许我对他成见太深。”

“啊！您听我说……既然这样，您就应该答应和他恢复你们的友谊，仔细地、更深地去了解他，等您了解清楚了，再把您对他的新的看法告诉我。”

“好吧……喂，谢尔盖·巴甫雷奇，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

沃伦采夫仿佛被人从睡梦中叫醒似的愣了一下，抬起头来。

“我无话可说；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况且，今天我头疼得厉害。”

“今天你看起来没精打采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头疼得厉害。”沃伦采夫重复说，然后走了出去。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和列日涅夫看着他走出了房间，互相对望了一下，不过都没有作声。沃伦采夫的心事，无论他的姐姐还是他的这位朋友都看得明白。

六

光阴似水，两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在这两个多月里，罗亭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几乎形影不离。她离了他就觉得日子过得索然无味。对他谈谈她的流金岁月，听他发表一些高论，已经成了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有一次他以他把钱花光了为由，准备离开她；她就立即给了他五百卢布。他还向沃伦采夫借了两百卢布。皮加索夫拜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他在罗亭面前自惭形秽。当然，抱有这种心态的人远不至皮加索夫一个人。

“我对这位聪明绝顶的人没有好感，”皮加索夫说，“他说起话来就像是在演戏，跟俄国小说里的人毫无二致；他一说到‘我’，就意得自满地停顿一下……‘我’，他说，‘我如何如何……’总是用一些拖沓冗长的句子。假如你打了个喷嚏，他会立即证明你为什么不是咳嗽而打喷嚏……如果他褒扬你——那就好像在给你加官晋爵……如果他贬斥自己，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让人觉得，这样一来他就没有颜面立于人世了。简直是无中生有！他反而好像喝了伏特加似的，更加得意忘形。”

潘达列夫斯基对罗亭心怀几分惧意，所以尽量谨小慎微地博取他的欢心。沃伦采夫和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罗亭把他称为骑士，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夸奖他；然而沃伦采夫对他怎么也生不出好感，每当罗亭当着他的面赞赏他的长处时，他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和恼怒。“难道他在挖苦我？”他寻思道，于是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敌意。沃伦采夫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不过因为娜塔利娅之故，他对罗亭妒意难消。而罗亭呢，虽然他对沃伦采夫非常热情，把他称为骑士，并且向他借钱，内心里也不一定喜欢他。当他们亲切地彼此握手，互相

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的时候,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心里各自盘算些什么……

巴西斯托夫对罗亭仍然十分崇拜,对他的只言片语都要琢磨一番。但是罗亭似乎并未把他放在心上。有一天早上,罗亭跟他单独呆在一起,和他探讨了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和任务,使他激动不已,然而没过多久就将他"遗忘"了……他说,他要寻找真诚而纯洁的心灵,毫无疑问,这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列日涅夫开始隔三差五地前来拜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不过罗亭很少和他争论,而且好像有意地在回避他。列日涅夫对他也很冷淡,也没有告诉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什么结论性的看法,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把罗亭奉若神明,但也十分信任列日涅夫。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所有的人凡事都顺着罗亭的心思,就是他的一些具体而微的愿望也能得到满足。每天进行哪些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每一次 partie deplasir[1] 都不能没有他。但是,他不喜欢种种兴致突发的出游和娱乐,因此每逢这些活动,他都是带着一种百无聊赖的、亲切的心情来参加的,正如大人来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一样。然而,事无巨细他都要参与:跟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讨论管理田庄、教育孩子、处理家务等等事务性问题;他认真地听她的各种计划,甚至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他也不觉得厌烦,他还向她提出改进措施和新的方案。当然,对于这些意见,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仅仅在口头上称赞一番而已。在经营管理方面,她完全听从管家的建议。这位管家是小俄罗斯人,年岁颇大,独眼,温和而又奸滑。"论经验,还是年老的丰富。"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脸上露出安详而洋洋自得的微笑,眨巴着他的那只独眼。

除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跟罗亭谈话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人要数娜塔利娅了。他经常偷偷地把书借给她看,毫不隐藏

---

① 法文,游乐。

地把自己的种种计划透露给她，把自己思谋已久的文章和著作的开头几页念给她听。对其中的含义，娜塔利娅很难理解；不过，她能不能理解，罗亭好像并不在乎，只要她听就行。他和娜塔利娅的接近，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颇为不满。“不过，”她想，“在乡下由着她去和他闲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小姑娘么，总会使他觉得很有趣。这无所谓，再说，她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到了彼得堡，我会约束她的……”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想错了。娜塔利娅并不像小姑娘那样跟罗亭随便聊聊：她非常喜欢跟他谈话，尽量体味他的话的含义；她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疑问说给他听，请他评论；他就好像是她的路标，她的灯塔。到现在为止，她还只是激情澎湃……可是，年轻人是不会一直激情澎湃的。在花园里的长椅上，在幽香四溢的梣树下，罗亭把歌德的《浮士德》，霍夫曼① 或者贝蒂娜②的《书简》，或者诺瓦利斯③ 的诗，朗诵给娜塔利娅听，不时停下来为她解释难以理解的地方，这使她觉得温馨、甜蜜极了！她德语说得不流畅（大凡小姐都是如此），不过能听懂，而罗亭全身心都陶醉在德国诗歌、浪漫主义和哲学的天地中，并且将她领入这个奇妙的世界。这个神奇而灿烂的世界展现在她的聚精会神的眼睛前面；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如同琼浆玉露一样缓缓注入她的心灵，而在她那被崇高的感情激起的无与伦比的欣喜所震撼的心灵中，就悄无声息地燃起一股喜不自胜的神圣之火，并且越燃越旺……

有一次，她坐在窗前做刺绣，轻轻地向他问道：

“您冬天要到彼得堡去吗，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暂时不能确定，”他说，一面把他正在翻阅的书放在膝上，“如果能借到钱，我就去。”

---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
② 贝蒂娜（1785—1859）：德国女作家。
③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

他说话时，脸上显得疲惫不堪；他从早上到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他感到疲倦。

“我想，您怎么能借不到钱呢？”

罗亭黯然神伤地摇了摇头。

“这仅仅是您的想法。”

罗亭别有意味地望着一旁。

娜塔利娅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不过终于忍住了。

“您瞧，”罗亭用手指着窗外的一棵苹果树说，“这棵苹果树硕果累累，但是由于不堪重负而折断了。它是天才的真实表证……”

“这棵苹果树之所以折断，是因为没有东西扶持它，”娜塔利娅说。

“您的意思我明白，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然而一个人要寻求到这种帮助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别人的支持……最起码，孤独……”

娜塔利娅有些难为情，脸微微一红。

“那么，”她赶快改口说，“您冬天在乡下准备干些什么呢？”

“哦，我准备把我的长篇论文写完——这您知道——就是那篇阐述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的文章，它的提纲我在前天已经向您讲过——完成之后我会把它寄给您。”

“您打算发表吗？”

“不。”

“为什么？那您又何苦来着？”

“就算是写出来让您看吧。”

娜塔利娅垂下了眼睛。

“我可承受不起，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请问，”坐在稍远处的巴西斯托夫小心翼翼地插口问道，“这篇论文您阐述的是关于什么？”

“阐述的是关于生活中和艺术中的悲剧，”罗亭答道，“这篇

文章巴西斯托夫先生也会看到的。但是，我还没有把论文的基本思想完全确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本人也还不太清楚爱情的悲剧意义。”

罗亭常常谈到爱情。刚开始时，一听到爱情这个字眼，mlle · Boncourt就像征战沙场已久的马听到号角一样立即警觉起来，不过慢慢地就见惯不怪了，只是皱着鼻子悠哉优哉地闻她的鼻烟。

“我认为，”娜塔利娅羞怯地说，“所谓的爱情的悲剧就是指不幸的爱情。”

“根本不是这回事！”罗亭说，“毋宁说它只是爱情的一个方面——荒唐……对这个问题不应当拘泥于旧的说法……应当赋予其新的意义……爱情！”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爱情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消失，所有这些都是神秘的。有时它来的迅如疾风，就像白昼那样令人神清气爽；有时它就像灰烬中的余火，长时间地微微燃烧着，等一切都毁灭之后，又会在灵魂中炽热地燃烧起来；有时它就像一条蛇钻进你的心里；有时它就像灵光那样在你心里一闪而逝……爱情，是啊，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啊！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谁在爱？又有谁大胆地去爱呢？”

接着，罗亭默默地思索起来。

“咦，好像很久没有见到谢尔盖 · 巴甫雷奇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

娜塔利娅的双颊微微一红，急忙低下头，望着绣花架。

“好像是吧。”她温声细语地说。

“这个人的心灵非常美好，非常高尚！”罗亭说，一面站起身来，“他堪称当今俄国贵族的优秀典范……”

mlle · Boncourt 斜着她那法国式的小眼睛看了看罗亭。

罗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猛地转过身来，说，“橡树——橡树

是一种坚硬的树——只有在生出新叶之后，老叶子才开始坠落？”

“的确是这样的，”娜塔利娅不疾不徐地说，“我注意到了。”

“旧的爱情在一颗坚强的心里也是这样：虽然它已经死去很久了，然而依旧残留在那里，惟有新的爱情之叶萌发，才能将它驱散。

娜塔利娅无语以对。

“难道他这话有什么深意？”她暗自寻思道。

罗亭站了片刻，猛地一甩头发，然后就走了。

娜塔利娅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久久地、反复地体味着罗亭的最后那句话。突然，她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为什么要哭！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她为什么会哭得如此伤心。她把眼眶的泪拭掉，但是它们又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与此同时，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和列日涅夫也在谈论罗亭。起初，他有意地在回避这个话题，不过她决意要问个一清二楚。

“我觉得，”她对他说，“您对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仍然没有好感。我故意把话憋在心里一直不来问您；可是过去两个多月了，我想您应该能够断定他是不是变了，另外，我要问您，您为什么对他没有一丝儿好感。”

“那么，您就仔细地听着吧，”列日涅夫用他那惯有的懒散的口气说，“既然您如此心急；但是，我要提醒您，您不要发火……”

“好，您尽管说吧。”

“不过，您必须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

“没问题，您赶快说吧。”

“那好，夫人，”列日涅夫缓缓地坐到沙发上开始说，“不瞒您说，我的确对罗亭没有好感。他是个聪明异常的人……”

“这我知道！”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可实际上也是个半瓶子醋……”

“说起来自然非常容易。”

“实际上也是个半瓶子醋。”列日涅夫又说了一遍，“当然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大家都跟他一样：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我甚至不去训斥他，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矫饰蛮横的人，而且没有气魄，不求甚解……”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的手突然抽动了一下。

“不求甚解！ 罗亭！”她叫道。

“不求甚解！”列日涅夫冷冰冰地重复说，“喜欢靠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喜欢做作，等等……这些尚可谅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非常冷漠。”

“冷漠！”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断他的话叫道，“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您竟然说他非常冷漠！”

“不错，非常冷漠，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明白，不过装得非常富有激情。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列夫涅夫接着说，他渐渐来了兴致，“他正在玩一场赌博，十分危险的赌博；然而他本人并不下任何赌注——但是别人把灵魂都押了上去……”

“您是在说谁呀，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我根本听不懂。”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不老实。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应当明白自己话的分量有多重，然而硬要以认真的口气说了出来，好像那些话真的很有价值似的……不可否认，他能说会道；然而不是俄国式的。况且，这些漂亮话如果出自一个年轻人之口倒也无可厚非，可是由他这么大年纪的人说了出来就是可耻的：自我陶醉，自我炫耀。”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想，一个人是否在自我炫耀，听的人并不放在心上……”

“对不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是有区别的。同样的话

由不同的人说了出来产生的效果也许大不一样:前者的话也许使我感动得两眼流泪,后者的话我也许听都不想听。”

“那是因为您懒得去听。”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断他的话头说。

“是的,我懒得去听,”列日涅夫说,“虽然我的耳朵十分聪灵。其原因在于,罗亭只说不做,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空话才使一颗年轻的心无法平静下来甚至受到伤害。”

“您到底是在说谁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列日涅夫沉默不语。

“您真的很想知道吗?”他过了一会儿说,“我是在说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不过很快又笑了。

“您净胡说,”她说,“您的脑子里怎么有这么多荒诞不经的想法啊!娜塔利娅还是个小姑娘;而且,假如真是这样,难道您不觉得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

“首先,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这个女人非常自私,她纯粹是为了她自己而活着;其次,她对自己教育子女的能力非常自信,从来没有要为他们的事情担心的意识。她一定会这样想:哼,哪可能呢!她想,只要她把手臂一挥,把眼睛狠狠地一瞪,——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的。这位夫人就是持此想法的,她自己把自己看做是保护神,聪明异常的女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上帝才知道呢。平心而论,她仅仅是个贵族阶层的老太婆罢了。可是,娜塔利娅不是一个小姑娘。比起您和我来,她想得更深刻、更宽广,这一点请您相信我。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位热情活泼、坦诚可爱的小姐竟然会碰上这样一位装模作样的演员,搔首弄姿的婆娘!当然啦,这也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搔首弄姿的婆娘!您把他叫做搔首弄姿的婆娘?”

“没错，我说的就是他……您想，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里混呢？他成了神明和圣贤；什么鸡毛蒜皮的家务事啦、家里说三道四啦、吵架啦，等等，这些琐碎无益的事他都要过问——这些事难道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做的吗？”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惊奇地看了看列日涅夫。

“我差点儿认不得您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她说，“您的面颊红通通的，您非常激动。我觉得，您一定有什么话不想对我说……”

“没错，的确是这样！您把您知道的、事实上存在的事情说给一个女人听，可是她偏要杜撰出一个毫无联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来，强迫您必须按照她的意愿往下说，这样她才感到高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十分光火。

“哼，列日涅夫先生！您在诬蔑女人这一方面，可以和皮加索夫并驾齐驱了；然而，悉听尊便，就算您明察秋毫，我也绝不相信您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把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件事都看得明明白白。您错了——我想。如果按照您的意思说来，罗亭简直就是个达尔杜弗[1]。”

“关键是，”列日涅夫不紧不慢地说，“他连达尔杜弗都算不上。因为达尔杜弗最起码还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而罗亭虽然聪明异常……”

“您想说什么呀？继续说呀，您这个人过于偏激，太糟糕了！”

列日涅夫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好吧，我说，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他说，“过于偏激的不是我，而是您。您之所以大为光火，是因为我把罗亭骂得几乎体无完肤。然而，我有资格对他发表这番议论！或许，这个资格是我用很大的代价换得的。我对他了解太深了：我和他一起生

---

① 达尔杜弗：法国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伪君子》中的主人公。

活过相当长的时间。您应当不会忘记，我对您说过，抽空我会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告诉您。我觉得，我现在非得讲给您听了。然而，不知您能不能耐着性子听我把话说完？”

“您尽管说吧，快说！”

“好吧，您就留心听吧。”

列日涅夫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不时地停下来，垂着头思索一会儿。

“不知您是否了解，”他说，“我自幼就失去了双亲，十七岁时就没有人来管教我了。我寄居在莫斯科姑母那里，凡事我行我素。那时，年少的我十分肤浅，妄自尊大，喜欢瞎胡闹，喜欢夸夸其谈。及至上了大学，我的一言一行还和小学生一样，没过多久，我就捅出了乱子。这件事微不足道，所以我就不对您讲了。有一次，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可是，这个谎言很快即被抖露出来，我羞得抬不起头来……我惶惶不安，并且像个毛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件事是在一个熟人家里发生的，当时很多同学都在那儿。他们都挖苦我、讽刺我，惟有一个同学不像他们那样羞辱我，顺便提醒您一句，但是这个同学在我再三为自己申辩的时候，他立即表示强烈不满，比任何一个同学都严厉。不过，或许他对我起了同情之心吧，他朝我的手臂一挽，把我拉到他的屋子里去了。”

“这个同学是不是罗亭？”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

“啊，不，他不是罗亭……此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此人非同一般。他叫波科尔斯基。倘若用片言只语就将他描绘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一旦讲起他，就再也不想讲其他任何一个人了。这个人有一颗高尚的、美好的心灵，像他那样异常聪明的人，我今生没有碰到过第二人。波科尔斯基的房间在一所破旧的小木房的阁楼上，低矮、寒伧。他一贫如洗，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教一点课，日子过得非常困难。如果客人光临他的寒舍，他也只是以清水一杯作为招待——他根本买不起茶叶。他只有一

张沙发，而这张沙发破得简直就像是一叶被海浪击打得千疮百孔的小舟。然而，虽然简陋，拜访他的人可真不少。大家都喜欢与他相处，他在人们的心里占着重要的地位。说来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人们身处其间（他的小屋），心里都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非常高兴！我跟罗亭相识就是在他那里。当时，罗亭已经跟他的那位小公爵分道扬镳了。”

“您说的这位波科尔斯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

“这……这真不好说……他深深地吸引大家的地方是，他有诗人的气质，而且真诚正直。他好像一个孩子似的，挺逗人的，十分讨人喜欢，尽管他聪明睿智，才识超群。他的欢声笑语现在还不时地在我耳畔响起呢，另外他

仿佛五更时分的长明灯，
把至善至美的圣殿照得亮如白昼……

我们一起的一个貌似疯癫、实则可爱的诗人这样描绘他。”

“他说起话来如何？”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又问道。

“他高兴时倒也说得相当不错，不过不是语惊四座。而那时，罗亭在这方面强过他至少有二十倍。”

列日涅夫停住脚步，背负着双手。

“波科尔斯基和罗亭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罗亭说起话来，给人的感觉是，言辞犀利，夸夸其谈，废话连篇，或许，激情也不少吧。表面看来，他才情四溢，波科尔斯基比起他来逊色得多，实则恰恰相反，波科尔斯基的才情他简直难以望其项背。罗亭擅长把随便一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论述起来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然而这些思想并不是来自他的头脑，而是来自他人的、尤其是波科尔斯基的头脑，他只不过是窃用而已。波科尔斯基看起来沉稳、温顺，甚至十分孱弱，可是对女人非常痴情，喜欢热闹，决

不允许他人欺压自己。罗亭看上去像一团火，坚强勇敢，朝气蓬勃，实际上除了他那颗妄自尊大的心灵受到真正的、难以忍受的伤害后，他会气得暴跳如雷之外，他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甚至可以说是胆小怕事的人。如果别人做事不顺他的心意，他准会大为光火。他费尽心思要别人垂青于他，然而他依赖的是毫无新意的思想和原则，不过的确对不少人影响颇大。平心而论，没有人对他抱有好感，可能惟有我一个人比较喜欢他吧。大家都屈从于他……可是对波科尔斯基言听计从则是出乎本心。然而，无论遇到谁，罗亭总要发表一番'演说'……他读的书不是很多，不过比起波科尔斯基和我们这些人来，那就要多出许多；另外，他思路开阔，记忆力非常突出，而这些却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年轻人，你得出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甚至有点儿荒谬，都无所谓，只要是结论就可以！像这种事，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您不妨去试一下，您对年轻人说，您根本不能给他们十足的真理，原因是连您自己都无法理解它……所以，年轻人还有谁愿意来听您的话呢。然而，您不会去愚弄他们；因此，您最起码深信自己理解了一半真理……而这就是我们这些人深受罗亭影响的根本原因。您明白吗，刚才我告诉过您，他读的书不是很多，可是他读的书有很多都是哲学书，他天生就有这种能力：从读过的书中很快地把一般性的知识归纳出来，抓住事物的实质，接着从这里发挥开去，将各种远大的精神前景展示给人们。那时候，我们一起的人年龄都还小，说实在的，都很浅薄。对我们而言，哲学、艺术、科学乃至生活真谛，这一切不过是一些词语而已，甚至是一些具有诱惑力的、奇妙的概念，但都是杂乱无章的、零零散散的。我们认识不到、领悟不透这些概念的普遍联系和宇宙的普遍规律，虽然我们也曾模模糊糊地探讨过，试图弄明白其中的道理……经过罗亭的一番'剖析'，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普遍的联系终于被我们抓住了，迷雾渐渐廓清！就算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他的头脑——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如

何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弄得有条不紊，所有零碎的概念都如同一座摩天大楼似的组成了一个整体，看起来是那么明亮，充满了生机……再也不存在什么难以捉摸的、偶然的东西了；一切都表现出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具有了明晰却又非常神秘的意义，生活中的各种杂乱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和谐、统一起来，而我们自己则怀着一种崇高的敬仰之情，怀着美不可言的兴奋，觉得自己好像是永恒真理的实实在在的容器，是真理的工具，肩负着做出一番伟大事业的使命……这一切您难道不觉得十分荒唐吗？”

“啊，不，我并不这样想，”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不紧不慢地说，“您为何有这种想法？尽管我并不能完全领会您说的话的意思，可是我真的不觉得这是荒唐的。”

“打那时起，我们渐渐变得聪明了点儿，”列日涅夫继续说，“如今我们或许感到这一切都很滑稽……不过我要再说一遍，无论如何，那时罗亭都启发了我们。毫无疑问，波科尔斯基是他难以企及的。波科尔斯基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激发了我们心中的热情，可是有时候他显得精神萎靡，于是不言不语。他有点儿神经质，身体不太健康，但是他振翅而飞的时候——呵，老天！他到处都能飞哪！甚至可以直冲霄汉！别看罗亭俊朗潇洒，他的身上可有不少微不足道的东西。他的毛病挺多：喜欢说三道四，喜欢过问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剖析问题，讲述理论……整日瞎忙乎、瞎折腾……生来，就是搞政治的！当然，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与他交往时的情形。可是非常遗憾，至今他都没有改变，甚至连他的信仰都没有改变……已经三十五岁啦！……并非任何人都能自我炫耀的。”

“您坐下来说吧，”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您在屋子里摇来晃去的，好像钟摆似的，为什么呀？”

“这样感觉好一些，”列日涅夫说，“让我说下去，夫人，自从和波科尔斯基等人结识之后，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我几乎脱胎换骨了；我再也不鲁莽了，我变得虚心起来，开始

向别人讨教，专心学习，每天都很高兴，一股崇敬之情在心里激荡——总而言之，我似乎步入了一座圣殿。说心里话，每每想起我们那时的聚会，一些美妙的、甚至感人的情景都令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您想，五六个少年凑在一块，点上惟一的一支蜡烛，喝着粗茶，啃着干饼——谁也不晓得放了多长时间了；然而如果您能瞅瞅我们几个人的脸，听听我们的谈论，那该有多好啊！每个人的眼睛都神采焕发，面红耳赤，心跳不已，我们谈到上帝，谈到真理，谈到人类的未来，谈到诗歌——有时我们信口开河，因为一些不足挂齿的琐碎事而激动得难以自已，然而这都无所谓！……波科尔斯基正襟危坐，一只手托着毫无血色的面庞而一双眼睛明亮得仿佛天上的星星。罗亭站在屋子中间发表高论，他谈得非常流畅，宛如高山流水；他谈得十分动听，仿佛黄莺啼鸣；他的那副架势和年轻的德摩斯悌尼[①] 昔日面对着惊涛拍岸的大海演说毫无二致。诗人苏鲍金，头发乱如蓬草，他不时地发出轻轻的赞叹声，好像在说梦话；大学生席勒，四十来岁，——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牧师，他常常鲜少言语，就是上帝也难以使他开口，所以我们把他赞誉为深刻的思想家，这时他也更加认真地保持沉默。就是平常爱开玩笑的希托夫——我们聚会中的阿里斯托劳[②]，这时他也面带微笑地倾听着；两三位新加入的伙伴激动不已，他们听得如痴如醉……漆黑的夜仿佛长了翅膀似的，悄无声息地流逝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们方才收场，大家都很兴奋，心情非常愉悦，坦诚而清醒(那时我们哪来的酒喝呢！)，虽然疲惫不堪但是舒服自在……我记得我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心里特别充实，就是仰望星星的时候，我也觉得它们值得信赖，并且感到它们跟自己很亲近，它们很容易被我理解……嗬！那段岁月多么美好啊！我坚信那段光阴我并没有虚掷，真的没有虚掷；

---

① 德摩斯悌尼(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古希腊政治家。
② 阿里斯托劳(公元前 446—公元前 385)：古希腊戏剧家。

就算对那些后来在生活中变得平庸无为的人而言，那段光阴都没有虚掷……而这些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碰到过，当年的同学们！现在，他看起来活像一只野兽，然而他只要听到波科尔斯基这五个字，残留在他那矫饰虚伪的躯壳里的高尚情感就会马上苏醒过来，如同您在一间黑漆漆的、邋遢的屋子里打开了一瓶尘封已久的香水瓶盖……”

列日涅夫住了嘴，他那毫无血色的脸变得红通通的。

“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您和罗亭吵翻了呢？”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向列日涅夫问道，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我压根儿和他没有争吵过；我和他分道扬镳仅仅是因为到了国外之后，我完全了解了他。然而，在莫斯科的时候——很早了，我差点儿和他吵了一架。那时，他太卑鄙了。”

“这话如何说呢？”

“是这样的。唉，我……我如何对您说呢？……这件事和我现在的这副龌龊相很不相配……但是那时我很容易对别人产生感情。”

“您？”

“没错。您是不是觉得非常奇怪？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哦，夫人，那时我爱上了一位姑娘，她很可爱……咦，您怎么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还能讲出一些令您听得目瞪口呆的事情来呢？”

“您能否告诉我，到底是些什么事呀？”

“以这么回事为例来说吧。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每晚都有约会……您试着猜一猜，我是跟谁约会呢？我是跟我们花园另外一端的一棵小椴树约会。它秀美匀称，纤细挺拔，我拥抱着它就仿佛拥抱着整个大自然，我敞开我的心扉，将大自然全部注入我的心田……夫人，那时的我真的是这样！……另外，你或许觉得我

不会写诗吧？其实我会的，夫人，我曾经参照《曼弗雷特》[1] 写过一个剧本呢。剧本中有一个幽灵，他的胸口被血覆盖着，提醒您，那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全人类的……没错，夫人，千真万确，请您不要奇怪……刚才我说到了我的爱情。我结识了一位姑娘……”

“接下来就再也不跟那棵小椴树约会了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趣道。

“是的，夫人。那位姑娘不仅心地善良，而且长得十分美丽，她的一双眼睛特别灵活，水汪汪的，她的嗓音也很甜润。”

“您描绘得可真生动！”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笑吟吟地说。

“而您批评起人来却很严厉。”列日涅夫说，“让我继续说，夫人。那位姑娘有位老态龙钟的父亲，他们父女俩住在一块……具体情况我就不唠叨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话，那位姑娘的心眼真的很好，假如您跟她要半杯茶喝，她准会给您倒上七八成满！……我跟她第一次约会后的第三天，我就对她产生了炽热的爱情，到了第七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把所有的情况都说给了罗亭听。处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事哪能做到秘不外宣呢？我就一五一十地对罗亭说了。那时，我几乎完全受他的影响，不过平心而论，他对我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是大有裨益的。他是第一个不鄙视我、而且费尽心思来培养我的人。我虽然崇拜波科尔斯基，但是在他高尚、美好的心灵面前我感到有点儿惶惶不安；可是和罗亭的关系就要密切得多。他知道我在恋爱后，喜悦得无法自已，他向我表示祝贺，他亲切地跟我拥抱，而且马上开始教导我，给我讲解新的生活的重要性。我侧耳倾听……他的口才非常出色，这您是知道的。他的那一番高论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突然变得非常自尊、自信起来，装出一副一本正经、鲜少言

① 《曼弗雷特》：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写于一八一七年的诗剧。

笑的样子。我记得那时我走起路来也变得非常小心，好似兜着一满瓶极其珍贵的液体，怕它溅出来一点点……我觉得幸福极了，再说，看得出来那位姑娘也对我颇有好感。罗亭要我介绍他们两人结识一下，而我也忍不住要促成他们的会面。”

“嗬，我猜出来啦，我终于猜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断他的话说，“罗亭将您心爱的人儿抢走了，故而您一直对他心怀恶感……我敢跟您打赌，我绝对没有猜错！”

“如果真要打赌您就输定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事实上您真的猜错了。罗亭并没有将那位姑娘从我身边抢走，而且他也不想这么做，不过我的幸福还是被他破坏了，虽然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如今应当因为此事而好好地感谢他一番。然而那时我都快要发疯了。罗亭一点儿伤害我的意思也没有——正好相反！他有一个毛病，就是总爱用语言来确定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谈举止。他分析我们之间的关系，建议我们应当如何立身处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感情弄个一清二楚，他有时把我们捧上云朵，有时把我们批评得体无完肤，而且动辄写信给我们，您可以想像一下这种情景！……我们最后被他搞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虽然那时我也不一定就要跟那位美丽的姑娘结为夫妇（我的头脑还不至于发热到那种程度）。但是最起码我们两人可以温馨地度过几个月的时间，一如保尔和薇吉妮[1]；然而竟然弄得误会丛生，麻烦迭起——简而言之，简直不成样子。没过多久，罗亭在一天早晨认真地对我说，他作为我们的密友，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把全部情况都说给她的年老体衰的父亲听，他也的确这么做了。”

“竟然有这么一回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带着十分

---

① 保尔和薇吉妮：法国作家贝纳廷（1737—1814）写的悲剧小说中的恋爱人物。

惊诧的语气问道。

“是的，夫人。”列日涅夫说，“提醒您一句，他这么做首先是得到了我的同意——令人费解的事就在这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的脑子里杂乱无章，似乎一切都在飞速地旋转，上下颠倒，恰如照相机的暗箱一样，白的变成了黑的，黑的变成了白的，虚幻的变成了真实的，想像变成了责任……嗬，至今想一想都还觉得无地自容！然而罗亭没有就此罢休……他毫不在意！为了使一切误会冰消雪融，他时常在这些事中间忙碌着，好像一只燕子轻灵迅捷地飞过池塘一样。”

“您跟您那心爱的人儿就这样分手了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她脑袋微侧，眉毛高扬，一脸的天真。

“是啊，就这样分手了……我痛苦不堪，悔恨不已，尴尬到了极点，闹得沸沸扬扬，何苦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泪流满面，她也放声痛哭起来，唉，只有老天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事情一团糟——只有快刀斩乱麻，那是令人非常难受的。好在世上的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后来，她和一位相当不错的人结了婚，生活过得悠然自得……”

“然而您不能否认，您一直都不能宽恕罗亭……”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

“事情并非如您所说的那样！”列日涅夫打断说，“罗亭出国的时候，我去送他，当时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似的。当然，说心里话，打那时起，我就对他产生了不满情绪。及至后来我在国外和他相遇……那时我也不再是一个少不经事的人了……我终于撩开了罗亭的面纱。”

“那么，您到底看清了些什么呢？”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我对您讲的那些。算啦，不谈他了。或许，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地过去。我之所以对您说这些，是因为我要让您知道，假如我对罗亭的评价过于尖刻的话，倒不是我对他不了解或是了解不深……而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嘛，我

也不想啰嗦些什么，可是您应当关心关心您的弟弟。”

“我弟弟？”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吃惊地问道，“难道他有什么事吗？”

“您留意着点他的言谈举止吧。您真的连一丝儿异样的反映也没有察觉？”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双眉紧锁。

“没错，”她说，“是啊……我弟弟他……这一段时间以来变化的确很大……可是，莫非您觉得……”

“您轻点声！他似乎朝这儿走过来了！”列日涅夫小声说，“娜塔利娅并非您所说的那样——是个小姑娘，这一点请您务必相信我，虽然很遗憾，她单纯得很像一个孩子。您等着瞧吧，有朝一日她会使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话怎么讲？”

“毫无疑问……不知您留意到了没有，什么投水啦、服毒啦，等等，这些事情大凡都是这样的女孩子干出来的。表面上看来她很文弱，实际上她的感情非常深沉，性格非常刚强！”

“得啦，您也太夸张了！照您来说，我在您这个心似冰冻的人的眼里就成了一座火山啦。”

“您说错啦，”列日涅夫笑吟吟地说，“至于性格嘛——多谢老天，您压根儿就没有性格。”

“您太过分了！”

“过分？我是在赞赏您呢……”

这时，沃伦采夫走进屋里，他用疑虑的目光扫了扫列日涅夫和姐姐。这段时间以来，他整个儿瘦了一圈，他们俩主动跟他找话说；可是听了他们有趣的话后，他只是轻轻地一笑了之，他看上去正如皮加索夫有一次说他的那样，活像一只忧郁的兔子。不过，人生在世，谁没有一两次这样的情形——比忧郁的兔子更加忧郁呢。沃伦采夫感觉到，娜塔利娅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脚下的土地似乎在顷刻间就要裂出一条缝来。

七

次日是礼拜天，娜塔利娅很晚才起来。头一天她一直到晚上都闷闷不乐，寡言少语，一想到昨天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景她就有点儿无地自容，并且夜里睡得也不安稳。她衣衫不整地坐到自己的小钢琴前面，有时弹出几个若无似有的和音（为的是不要把 mlle · Boucourt 吵醒了），有时侧着头把脸颊贴在冷冰冰的琴键上，很长时间都动也不动一下。她一直在思索——她想的并非罗亭本人，而是琢磨他的话的意思，她彻底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她也不时地想到沃伦采夫。她心里十分明白，他非常爱她。但是这种想法一闪即逝……她感觉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躁动。早上她把衣服迅速地穿好，跑下楼向母亲问了个早安，然后抽空就只身去花园了……这天虽然下过几阵小雨，然而仍然是晴空万里，并且略嫌闷热。如烟似雾的薄云在低空中徐徐飘动，但是没有遮住太阳，田野里动不动就下起一阵迅如疾风的瓢泼大雨。明亮的、筛眼大小的雨点仿佛一粒粒珍珠似的快速地坠落下来，发出清脆而又不失沉闷的噼啪声；阳光照耀着晶亮闪烁的雨网，显得更加灿烂了；前不久还随风摇摆的青草此刻一动也不动了，只管悠然自得地吸着水分；鸟儿啼鸣不已，在雨水的哗哗的流声中，它们婉转的声音听来令人振奋。被厚厚的尘土覆盖着的道路上尘烟接连不断地升起，路面被转瞬即逝的、细密的雨点打得斑点丛生。然而轻云缓缓地飘走了，斜风微拂，青草闪现着绿色和黄色的光辉……湿漉漉的树叶粘贴在一起，空隙露出的更多、更大了……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气息……

娜塔利娅来到花园的时候，正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那里既清爽又静谧。这种轻柔而幸福的静谧使人的心里生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同情和几缕捉摸不透的希望——温馨甜蜜而又怅然若

失。

娜塔利娅沿着池塘边的银白色杨树的悠长悠长的林荫道默默地走着；突然，罗亭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她显得不安起来。他看了看她的脸。

“就您一个人吗？”他问道。

“是的，就我一个人，”娜塔利娅答道，“可是，我也刚刚出来，……我要回去了。”

“我送您回去吧。”

他和她肩并肩地走着。

“您看起来有点儿闷闷不乐？”他轻声说。

“我？……我反而想对您说，好像您的情绪也很低落。”

“可能是吧……这种情形我常常有。相对您来说，我觉得我这一点更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你的意思是说，我心情不好是不应该的吗？”

“是的，因为您正处于享受生活的乐趣的年龄。”

娜塔利娅一言不发地继续向前走。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她过了一会儿忽然说。

“嗯？”

“您是否还记得……昨天您拿那棵……那棵椴树打的比喻？”

“哦，记得，我当然记得。您有什么想法吗？”

娜塔利娅偷偷地瞟了瞟罗亭。

“您为何……您打的这个比喻有什么深意吗？”

罗亭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望着远方。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用他那惯常的、安之若素而又语意深刻的口气说，这种口气总会给听者这样一种感觉：罗亭宣之于口的东西还不到深藏在他心中的十之一二。“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知您发现了没有，对于我的往事我几乎只

字不提。有几根心弦我压根儿就不去触动。我的心里……有谁想知道我的心里有什么体验呢？毫不掩饰地把它说了出来，我一直认为是对神圣的侮辱。不过，对您我是毫无保留的，因为我非常信任您……我没有必要瞒着您，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不但疯狂地恋爱过，而且痛苦过……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情况又是如何？我就略去不说了；然而，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我这颗心都曾经感受过……”

罗亭半晌不语。

“昨天我对您说的话，”他又开口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或许适用于我自己和我眼下的境况。然而，这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我而言，这方面的生活已经荡然无存了。如今我惟有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大车，在闷热难当、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艰难地辗转下去……至于何时到达最后一站，能否到达，天才晓得……算啦，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娜塔利娅打断他说，“您难道对生活就一无所求了吗？”

“这倒不是！恰恰相反，我想得到的东西很多，不过并非为了我自己……行动，从行动中可以获得巨大的喜悦，因此我不会无所事事地等待。我的憧憬，我的理想——和我个人的幸福毫不相干。爱情（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把肩膀耸了耸）……爱情——和我没有缘分；……我……我没有资格得到它；一个恋爱的女人，她有权利要求男人为她付出一切，然而我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博得女人的垂青——这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们的事，而我的年岁已经不小了。我怎么能使别人着迷呢？老天保佑，希望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

“这我理解，”娜塔利娅轻声说，“对于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来说，的确不应当为自己考虑过多的事；然而，这样的男人的价值女人难道认识不到吗？我想，正好相反，对于那些自私的男人，女人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您所谓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他

们都是一些自私的人，纯粹为了自己而活着，哪怕在恋爱的时候也不例外。请您相信我，一个女人不但能够认识到自我牺牲的价值，而且她自己也能够做出自我牺牲。”

娜塔利娅满脸红晕，她的眼睛神采焕发。在跟罗亭交往之前，她一直没有像这样长篇大论地说过话，也没有像这样充满激情。

“有关妇女的使命的观点，您已经听我说过好几次了，”罗亭说，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您知道，我认为，法国可以被一个贞德[1] 拯救……然而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要谈的是您。您离生活的圣殿仅有一步之遥……和您谈谈您的前景，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而且受益匪浅……您听我说：您心里明白，我和您是朋友；我关心您就像关心家人一样……所以我希望我的提问在您看来并不冒昧：您对我说，到现在为止，您的心依然非常平静吗？”

娜塔利娅的脸涨得红通通的，没有作声。罗亭停住了脚步，她也停了下来。

“您不会因此而怨恨我吧？”他问道。

“不会，”她说，“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当然，”他接着说，“对于我的提问您可以不作出回答。您的心思我了解。”

娜塔利娅近乎惶惑不安地瞟了一眼罗亭。

“不错……是这样的：您喜欢谁我真的很清楚。您听我说，这是您最好的选择。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他会珍惜您的感情；他没有遭受过生活的沉重打击——他很朴实，心地一片澄清……他会使您生活得很幸福。”

“您指的是谁，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我指的是谁，您难道还不清楚吗？毫无疑问，我是指沃伦采夫呀。咦，莫非我说错了？”

---

① 贞德（1412—1431）：百年战争期间的法国女英雄。

娜塔利娅把脸微微一侧，她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他不会不爱您吧？哪会呢！他经常温情脉脉地看着您，看着您的一笑一颦；况且，说白了吧，爱情怎么能够掩盖得住呢？难道您不喜欢他吗？我隐隐约约觉得，您妈妈对他颇有好感……您的选择……”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娜塔利娅打断说，尴尬地把手伸向旁边的一棵小树，“说实在的，这种事我难以说得出口；不过请您相信我……您搞错了。”

“我搞错了？”罗亭又说了一遍。“我不觉得……虽然我和您结识没有多久，但是我自信对您了解颇深。我在您身上看到，一清二楚地看到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莫非您依然是我六个星期前看到的那位小姐？……啊，不，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您的心根本不平静。”

“或许是吧，”娜塔利娅轻声答道，“然而，无论如何您还是搞错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不要理会我，也不要问我！”娜塔利娅说，然后向屋子疾步走去。

她在突然间感受到的一切连她自己都为之心惊。

罗亭大踏步追了上去，把她叫住。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说，“不能就这样把谈话结束了，因为对我而言它实在太重要了……您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要理会我！”娜塔利娅又说了一遍。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冲着老天的面！”

罗亭激动起来，脸色变得有点儿苍白。

“您心里全都清楚，您也应当体会得到我的心意！”娜塔利娅叫道，把手从他那里挣脱出来，然后快步向前走去。

“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罗亭对她高声叫道。

她停住了脚步，不过仍然背对着罗亭。

“您问我，昨天我打的那个比喻有什么深意，您听着，我不想在您面前撒谎，我是在说自己，自己的过去——也在说您。”

“嗯？说我？”

“没错，说您，我重复一遍，我不想撒谎……现在您明白了吧，那时我说的是一种什么感情，那是一种新的感情……在此之前，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突然，娜塔利娅双手捂住脸，朝屋子跑去。

跟罗亭的谈话竟然会有这种始料不及的结局，使她非常震惊，以致她从沃伦采夫身边跑过，都没有发觉他。他无精打采地靠在一棵树上，像根木头似的立在那儿，纹丝不动。他在十五分钟前坐车到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在客厅里和她闲聊了几句，就寻了个借口离开了她，出来找寻娜塔利娅。凭着恋爱中的人的特有的感觉，他直接来到花园里，适逢娜塔利娅把手从罗亭手里挣脱出来。沃伦采夫只觉一阵眩晕。他看着娜塔利娅的身影完全消失便离开那棵树，怅然向前走了两步，自己也不知道应当朝哪儿走，应当做些什么。罗亭发现了他，于是走上前来，两人彼此看了对方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一言不发地各走各的路。

“事情不会就这样完结的。”两人都这样寻思道。

沃伦采夫朝着花园的另一端径直走去。他痛苦极了，而且烦躁不安；心头仿佛压着一块巨石似的，沉甸甸的，血液不时地翻动，几乎要喷了出来。天空又下起了小雨。罗亭回到自己的屋里。他也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思绪好像风筝一样在他头脑里时飘时落。年轻、明洁的心突然受到真诚的碰撞，无论是谁都难以安静下来。

餐桌上的气氛一直都很沉闷。娜塔利娅面无血色，坐立不安，始终耷拉着眼皮。和往常一样，沃伦采夫依然坐在她的身边，有时跟她搭讪上几句。恰好皮加索夫那天也在达里娅·米哈伊

洛芙娜家里吃饭。用餐时，他不住嘴地讲了起来。他说，人和狗一样，有的尾巴长，有的尾巴短。“尾巴短的人，”他说，“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是后天自找的——犯了错。尾巴短的人非常背运，往往碌碌无为，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然而拖着一条长长的、毛茸茸的尾巴的人一生得意。与尾巴短的人相比，他的能力或许要弱一些，可是他对自己极有信心，他只要把尾巴高高一翘，别人就会大加赞赏一番。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谁都不会否认，尾巴在身体上一无所用；尾巴到底有什么用呢？然而一个人的地位人们却用尾巴的长短来判断。”

“唉，我呀，”他懒洋洋地说，“是属于尾巴短的人，可是令人恼火的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剁掉了。”

“您的这番高论，”罗亭用戏谑的口气说，“在您之前的拉·罗什福科[①] 很早就已经说过了：只有相信自己，才能赢得别人的相信。我实在想不通，您为什么要把它跟尾巴联系在一块呢。”

“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沃伦采夫严厉地喝道，眼睛怒视着罗亭，“这是人家的权利嘛。就说霸道吧……我觉得，最让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的霸道了。去死吧，这些鬼玩意儿！”

沃伦采夫的激烈的措辞使大家面面相觑，于是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罗亭看了看他，但是无法忍受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便把脸微微一转，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一句话也没有说。

“啊哈！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也是个短尾巴！”皮加索夫心里叫道。娜塔利娅吓得心怦怦直跳。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注视着沃伦采夫，感到非常纳闷；过了好大一会儿，她终于第一个开了口：她给大家讲她的一位故友，讲某某大官家的一只十分伶俐的狗。

吃完了饭，沃伦采夫扭头就走。临走时，他忍不住对娜塔利娅说：

---

① 拉·罗什福科·弗朗索阿（1613—1680）：法国道德问题作家。

“您看起来魂不守舍的，为什么？您似乎做了对不起谁的事一样？您怎么可能做出对不起人的事呢！……”

他的这席话说得娜塔利娅摸不着头脑了，她只是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罗亭在喝茶之前走近她，垂着头，装出一副翻阅报纸的模样，对她轻声说：

“您难道不觉得这一切都好像一场梦吗？无论如何我也要跟您单独见见面……即使是片刻功夫也行。”他把脸转向 mlle · Boncourt，对她说：“瞧，这就是您要找的那篇短文。”然后，他又靠近娜塔利娅，压低声音补充说：“您最好在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到露台旁边的丁香花亭里，我在那儿等着您……”

皮加索夫成了晚上的主要“演员”。罗亭把机会全部让给了他。他把达里娅 · 米哈伊洛芙娜逗得乐不可支；刚开始时，他给众人讲的是有关他的一个邻居的事，说他三十多年来始终“惧内”，现在变得说起话来都嗲声嗲气的，有一次这位邻居跟他外出踏春，走着走着碰到了一个小水洼，他便像女人们撩起裙子那样，伸手撩起了自己常礼服的后襟往前跳。接着，他又讲到了另一位地主，这个人最先是共济会[①] 的会员，后来得了忧郁症，最后又异想天开地想当个银行家。

“菲里普 · 斯捷潘内奇，您在共济会是如何当会员的？”皮加索夫向他问道。

“这很简单：我把小拇指上的指甲留得很长很长。”

然而，最让达里娅 · 米哈伊洛芙娜开心的是，皮加索夫大肆地谈起了他的爱情。他要众人相信，曾经有个女人爱他爱得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一位感情外露的德国女人甚至把他称为“令人心醉神驰的小阿夫里坎”。达里娅 · 米哈伊洛芙娜笑得前哈后仰，可是皮加索夫没有胡说八道，因为他的确有往他脸上贴金的资格。他打保票说，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让女人自愿坠入他

① 共济会：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秘密会社。

的情网；如果您一连十天都告诉她，她的嘴唇就是神殿，她的眼睛就是欢乐，别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是破铜烂铁，那么到了第十一天她也会这样说，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你。世界上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真是不可思议！或许，皮加索夫说的话并不荒诞。

罗亭在九点三十分的时候已经在亭子里等候娜塔利娅了。在遥远而灰暗的天空深处，几颗星星刚刚探出头来；美丽的红色晚霞还残留在西天，那边的天际显得更加澄净明晰；缺月透过白桦的浓密的枝叶洒下片片金光。其他的树木有的仿佛耸立着的面目狰狞的巨人，枝叶的空隙活像一只只洁亮的眼睛；有的混合成一大片可怕的黑影。树叶一动不动；丁香树和洋槐的高枝直直地伸向温暖的空中，似乎在倾听着什么。附近的建筑物看起来漆黑一团；华灯初上的屋子里从长窗户上映现出点点红光。夜是美妙和寂静的；然而在这宁静中，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到兴奋的、抑制着的长吁短叹的声音。

罗亭站在那里，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紧张地留意着附近的一切。他的心狂跳不已，他于是尽量屏心静气。他终于听到了轻微的、迅捷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娜塔利娅走进了亭子。

罗亭疾步走到她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她的手冷冰冰的。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温声细语地说，由于激动，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我真的好想见您……我简直不能等到明天。我要对您说，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早晨我也没有感觉到——我爱您！”

娜塔利娅的两只手在他的手里轻轻地打着颤。

“我爱您，”他说，“我为什么始终都在对自己撒谎，我为什么没有早感觉到，我爱你！……您呢，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请您告诉我，您对此作何想法？……”

娜塔利娅艰难地喘了口气。

“您不是已经看到了吗，我都如期而至了。”她终于说。

“不，您要亲口告诉我，您到底爱不爱我？”

“我……我……是的……”她小声说。

罗亭把她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并且想把她拥入怀中……

娜塔利娅回过头来，向后看了看。

“请您把手松开，我害怕——我感觉有人在暗地里听我们说话……冲着老天的面，请留意着点儿。沃伦采夫已经有所警觉了。”

“不要理他！您难道没有发现，我今天理都不理他……啊，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觉得幸福极了！如今谁都无法将我们分开！”

娜塔利娅温情脉脉地望着他的眼睛。

“请您把手松开，”她温柔地说，“我该回去了。”

“稍等一会儿。”罗亭说。

“不，请您松手，我该回去了，请放开我吧……”

“您看起来有点儿害怕我，是吗？”

“啊，不，我真的该回去了……”

“那么，请您重复一遍……”

“您刚才说，您幸福极了？”娜塔利娅问道。

“我？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难道您对此还有所怀疑？”

娜塔利娅把头微微地抬了起来。在亭子的充满浪漫和神秘的黑暗中，在从夜空投下的幽幽的微光下，她那苍白的脸十分迷人，年轻、激动、美丽。

“我要告诉您，”她说，“我的一切都将属于您。”

“啊，老天！”罗亭叫道。

娜塔利娅轻轻一闪，离开了他，走了。罗亭站了片刻，然后悠然自得地走出了亭子。明亮的月光洒在他的脸上；他的嘴角挂着微笑。

“我是多么幸福啊，”他轻声说，“没错，我真的很幸福。”他不

停地念叨着，仿佛怕它是好梦一场似的。

他挺了挺身子，掠了掠鬓发，然后愉快地摆动着手臂，飞快地向花园走去。

然而，丁香花亭里的低矮的花束被轻柔地分开了，潘达列夫斯基的头露了出来。他谨慎地左顾右盼了一番，摇了摇头，撇了撇嘴，别有用意地说："嗬，竟然有这种事。必须说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听。"说完，人就一闪而逝。

八

沃伦采夫回到家时，心情郁闷，精神萎顿，对于姐姐的问话也懒得回答，并且很快钻到自己的书房里，足不出户，这可把他姐姐愁坏了，赶快叫人去请列日涅夫。只要一有难处理的事情，她总会求他帮忙。列日涅夫派人对她说，他第二天就到。

第二天早晨，沃伦采夫依然满面愁云。他原打算喝过早茶之后就去处理事务，然而呆在屋里，躺在沙发上看起书来了。对他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多见的。沃伦采夫并不喜爱文学，尤其看到诗歌就打哈欠。"这就和诗歌一样，理解起来真是费劲"。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而且他引用诗人艾布拉特[1] 的诗句来证明他的见解：

> 忧伤的日子结束之前，
> 无论是引以为荣的经验，
> 还是高高在上的理智，
> 都不能亲手毁去，
> 毋忘我草——血染的生命。

---

① 艾布拉特：俄国诗人罗森（1800—1860）的笔名。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尽管心焦如焚,然而并没有向弟弟问这问那,以免打扰他。一辆马车驶到了台阶跟前。“这下可好啦,”她暗自寻思道,“多谢老天,列日涅夫……”一个仆人走了进来,向她禀报说:罗亭登门拜访。

沃伦采夫把书扔到地上,猛地抬起头来。

“你刚才说,是谁来啦?”他问道。

“罗亭,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仆人又说了一遍。

沃伦采夫霍地站起身来。

“请他进来,”他说,“姐姐,您暂且,”他对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回避一下,我跟罗亭单独谈谈。”

“为什么?”她问弟弟。

“只有我心里清楚,”他粗声粗气地说,“您就答应我吧。”

罗亭走进屋里。沃伦采夫站在地中央,冲着他冷冰冰地点了点头,没有向他伸手过去。

“我想,”罗亭开口说,一面把帽子放在窗台上,“您根本想不到我会来吧?”

他抿紧嘴唇。显得有点儿窘迫不安,不过想努力掩饰。

“是的,”沃伦采夫答道,“我的确想不到您会来。经过了昨天的那件事情之后,我原想您会派人过来——受您之托前来找我①。”

“您的意思我清楚,”罗亭坐了下来,说,“您这么痛快,我真的感到很高兴。这样再好不过了。我之所以自己前来,是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可不可以不说这些抬举人的话?”沃伦采夫说。

“我想向您解释,为什么我要登门拜访。”

“我们并不陌生,您到我这儿来有何不可呢?而且,您也不是

① 指罗亭会因为沃伦采夫在席间的粗暴而派人来要求决斗。

第一次光临寒舍。”

“我前来拜访您，是以一个高尚的人的身份拜访另一个高尚的人，”罗亭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我想听听您对我有何指教，我当洗耳恭听……我相信您……”

“这话从何说起？”沃伦采夫问道，他站的还是那个地方，阴沉着脸看着罗亭，不时地捋一捋他那漂亮的短胡子。

“请您原谅……我今天来，为的是向您解释一件事情，可是，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

“为什么？”

“因为这牵扯到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谢尔盖·巴甫雷奇，我想我的意思您应当清楚。”

“对不起，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您的意思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您可否……”

“您可否说得干脆一些！”沃伦采夫接过他的话茬说。

他大为光火。

罗亭双眉紧蹙。

“那好……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要对您说，当然，您可能已经猜到了（沃伦采夫不高兴地耸了耸肩）——我要对您说，我爱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另外我有资格这么揣想：她也爱我。”

沃伦采夫的脸变得惨白不堪，他没有作声，默默地走到窗前，把身子转了过去。

“您清楚，谢尔盖·巴甫雷奇，”罗亭接着说，“若非我有十足的自信……”

“够啦！”沃伦采夫猛地大喝一声，“我一点儿也不怀疑……那好！悉听尊便！不过我倍感纳闷，您为何这么冲动，竟然为了这么一件芝麻大小的事殷勤地跑来拜访我……这跟我有何瓜

葛？无论是您爱谁，还是谁爱您，与我何干？莫名其妙！”

沃伦采夫仍旧注视着窗外。他的嗓音有些粗哑。

罗亭站起身来。

“您听我说，谢尔盖·巴甫雷奇，我为什么决意亲自登门拜访，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把我们……我们之间的感情向您隐瞒。我十分敬佩您——因此我才来找您；我不好意思……我们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在您面前撒谎。我也知道您对娜塔利娅爱慕已久……真的，我很清楚我自己：我知道，我非常不配取代您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假使这件事是上苍有意安排的，那么耍弄伎俩、演戏、撒谎，都会更合人意吗？抑或互相误解，甚至可能发生昨天用餐时不愉快的事情，这样难道更好吗？谢尔盖·巴甫雷奇，您觉得呢？”

沃伦采夫把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似乎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谢尔盖·巴甫雷奇，”罗亭接着说，“我使您很难受，这我能觉察出来……然而请您体谅我们……真的，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向您证明我们是非常敬佩您的，证明我们是珍惜您的光明磊落的崇高风格的。坦诚、爽快，毫不掩饰的坦承、爽快，无论对谁都是不相配的，然而对您，这是一种责任。我们真的很欣慰——我们的秘密被您掌握着……”

沃伦采夫放声大笑起来，听得出来，他笑得很勉强。

“您这么信任我，我真的有点儿受宠若惊！”他大声说，“尽管我要提醒您，我既无心知道你们的秘密，也不想把我的秘密告诉给您，然而您已经像使用自己的财产那样随意使用您自己的所谓的秘密了。不过，恕我直言，您一个人似乎在说着两个人的话。据此，我可不可以这样想：您今天来我这儿以及来我这儿的意图，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都一清二楚？”

罗亭有点儿尴尬。

“不，此行的目的我并没有对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说;不过我相信,我的主意她一定会赞同的。”

“所有这些都好极了,”沃伦采夫说,他沉默了片刻,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玻璃窗。“可是,说心里话,您如果不要对我这么客气就好了。平心说,我真的不想要您对我如此客气;您现在究竟想要我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啊,对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希望您别把我当做一个诡计多端的人来看待,希望你能体谅我……我希望,您现在已不再怀疑我的坦诚……我希望,谢尔盖·巴甫雷奇,我们能像朋友那样和和气气地分手……希望您能像往常一样把手伸给我……”

罗亭一边说,一边向沃伦采夫走了过去。

“对不起,先生,”沃伦采夫往后退了一步,扭过脸低声说,“您胸怀坦荡,这我乐意承认,而且这再好不过了,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但是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吃的是很一般的食物,我们实在不敢跟您这样聪明睿智的人物相提并论……对您来说是襟怀坦白的,我们可能觉得是蛮不讲理、不懂分寸的……对您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能觉得是深不可测的……我们想要尽力掩盖的东西,您却拿来到处张扬:这让我们如何理解您呢!对不起,阁下,我不能把您看作我的朋友,也不能把手伸给您……这样做或许有失大度,但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大度的人。”

罗亭把帽子从窗台上拿了起来。

“谢尔盖·巴甫雷奇!”他不无伤感地说,“再见;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尽管我的拜访真的十分鲁莽,然而我原想您(沃伦采夫不耐烦地耸了耸肩)……不好意思,这些我再也不说了。冷静地想一想,您确实是对的,您也只能这样。再见,不过请允许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您说明:我的来意是真诚的……对于您的宽容忍让我毫不怀疑……”

“这也太不像话了!”沃伦采夫气得低声吼道,“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您相信我,故尔,您也没有资格要求我宽容忍让!”

罗亭动了动嘴唇，还想说些什么，然而终于忍住了。他将两手一摊，鞠了一躬，然后走了出去。沃伦采夫猛地扑到沙发上，向墙壁转过脸去。

“我可不可以进来？”他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在门外向他问道。

沃伦采夫没有作声，只是悄悄地把脸抹了抹。

“不，萨沙[1]，”他过了一会儿说，声音变得有些异样，“请稍呆片刻。”

大约三十分钟后，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又走到了门口。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来了，”她说，“您想不想见他？”

“我想见他，”沃伦采夫答道，“请他到我这儿来吧。”

列日涅夫走了进来。

“咦，您哪儿不舒服？”他问道，同时在沙发旁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沃伦采夫用胳臂把身子微微撑了起来，把朋友的脸端详了好大一会，接着就将罗亭和他自己的谈话毫不保留地讲给他听。在此之前，他对娜塔利娅的感情从来没有在列日涅夫面前说起过，尽管他也看得出来，因为对列日涅夫来说，这早已不算是秘密。

“嗬，我的兄弟，您的话让我吃惊不小哪，”沃伦采夫刚住了嘴，列日涅夫就说，“我早就想到他会做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不过嘛，这件事他做得也太……可是，他的为人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了出来。”

“算了吧！”沃伦采夫激动地说，“要知道，这简直是恬不知耻！我真恨不得把他从窗口扔了出去。不知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我面前摆出一副高姿态呢，还是心怀鬼胎？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他为什么决意亲自上门找我……”

---

[1] 萨沙：亚历山德拉的小名。

沃伦采夫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不吭声了。

“不，我的兄弟，全不是您所说的这样，”列日涅夫心平气和地说，“说出 来您可能不会相信，实际上他这样做的意图是好的。真的……您瞧，人家的襟怀如此坦白，品质如此高尚，而且，可以显露一下口才，滔滔不绝地讲上一通；要知道，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能力，没有了它，我们做起任何事来都会举步维艰……唉，他的舌头既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奴仆……”

“他装出一副庄重、严肃的模样跟我说话，嗬，那股神气劲儿，您根本无法想像！……”

“是啊，他只能如此。他把常礼服上的纽扣一丝不苟地扣好，仿佛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任务一样。我倒想着，把他流放到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上，然后暗中观察他的举止，看他还说不说要简朴呢！”

“冲着老天的面，老兄，请您告诉我，”沃伦采夫问道，“这到底算什么？是哲学吗？”

“我如何对您说呢？一方面么，它是哲学——可另一方面呢，它似乎又不是哲学。不能把一切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归入哲学的范畴。”

沃伦采夫凝视着他。

“那么，”他开口说，“您觉得，他是不是骗人？”

“不，我的兄弟，他没有骗人。可是，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话题暂且停下来呢？我的兄弟，我们抽一会儿烟吧，并且把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请到这儿来……如果她在这儿，我们说起话来更高兴些，不说话呢，也自在些。再说，她还可以给我们倒茶喝。”

“不错，”沃伦采夫说，“萨沙，您进来吧！”他大声喊道。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应声走了进来。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将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唇上。

罗亭回到家时，烦躁不安，神情怪异。他骂自己，骂自己做事

过于唐突，一点儿也不稳重，真是不可宽恕。难怪有人说：没有比发现自己刚刚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更沮丧的了。

罗亭因为悔恨而痛苦不堪。

“鬼才知道，”他粗声粗气地低声说，“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地主！真是个奇妙的主意啊！自讨尴尬！……”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的情况也和往常大不一样。整整一个早上女主人都没有出现，也没有出来吃午餐。据惟一见到她的潘达列夫斯基说，她头疼得厉害。至于娜塔利娅，罗亭也很少见到她：她始终和 mlle · Boucourt 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她和他在餐室里相遇的时候，她带着哀伤的神情看了看他，这使他的心都几乎碎了。她满脸愁云，仿佛一件倒霉的事在昨天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似的。一种预感到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笼罩在罗亭的心头，使他十分难受。为了解闷，他去找巴西斯托夫，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充满热情，富有朝气，满怀热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黄昏的时候，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终于露面了，她在客厅里呆了两个小时光景。她对罗亭十分客气，然而有些疏远，她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说起话来发出不易察觉的鼻音，而且好像在向他暗示着什么……一副宫廷贵妇人的高高在上的、气势凌人的派头。这段日子她对罗亭并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真的令人好生费解！”他暗自想道，一面从旁边看着她那向后仰着的脑袋。

不久，他就将这个谜解开了。大约在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他正沿着漆黑的走廊朝自己的房间走，一个人猛地蹿了出来向他手里塞了一张字条。他回过头来看了一下：一个姑娘匆匆离他而去，她似乎是娜塔利娅的侍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叫他的仆人退了下去，然后急忙打开字条，娜塔利娅的亲笔字赫然跃入他的眼里：

明天早晨最迟七点，请您务必到橡树林后面的阿夫久

欣池塘旁边等我。别的时间一概不行。这将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一切都将结束，假如……请您来吧。一定要拿个主意……

另及：假如我没有去，这即是说，我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了：到时我会告诉您的……

罗亭苦苦思索起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卷起展开地玩弄着；最后，他把它压到枕头下面，脱了衣服躺到床上，然而辗转难眠，并且不到五点他就又醒了。

九

娜塔利娅和罗亭约好见面的阿夫久欣池塘，早已不再是池塘了。它的堤岸在三十多年前崩塌，打那时起就被废弃了……只有从那肥沃的淤泥、平整的池底和断残的堤坝才能判断得出，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池塘。昔日这里还有一座庄园，然而早就湮灭了。惟有两株老松树尚可勾起人们对它的回忆，风日夜不息地吹动着老松树稀疏的枝叶，有时发出尖厉、凄凉的呼啸……一些神秘的传说在民间流传着：松树底下好像曾发生过一桩可怕的凶案；还有人说，这两株老松树任凭哪一棵倒下，都会压死人；据说，一位姑娘就在一个暴风雨夜被倒下的一株松树压死了。人们都说，这个古池塘附近经常有鬼出没；这里非常荒凉，哪怕是在天朗气清的白天也透着几分恐怖，而不远处的那片枯死已久的橡树林，更使这里显得阴森可怕。几株巨树稀疏的灰色树干直立在低矮的灌木丛上方，仿佛一些无精打采的鬼怪似的，看了令人倒吸冷气；又仿佛一群凶巴巴的老头聚在一起谋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似的。一条弯弯的、隐约可见的小路就从旁边绕过。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踏上这条小路。这个偏僻

寂静的地方是娜塔利娅有意选择的，因为从这里到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住的地方顶多有半俄里。

当罗亭来到阿夫久欣池塘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然而这个早晨无法让人高兴起来。天空几乎被乳白色的密云所遮盖；风呼呼地吹着，刮得浓云疾速地飘动。罗亭在长满带刺的牛蒡和黑黑的荨麻的堤岸上来来回回地走着。他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下来。这些约会、这些新的感受使他欣喜不已，也使他激动难安，特别是读了昨天的那张字条之后。一想到一切都将结束，他的心底就升起一股惧意；虽然，看他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左顾右盼的那种安之若素的神情，谁也想不到他的心情竟然是这样。无怪乎有一次皮加索夫说他恰似中国的木偶娃娃，头大脚小、重心不稳。然而仅仅靠一个脑袋（不管它有多么发达），一个人甚至连他自己的内心发生的变化都弄不明白……尽管罗亭异常聪明，而且具有极敏锐的洞察力，但他却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爱娜塔利娅，如果他们之间的感情出现波折他会不会觉得难受，如果他们俩结束刚刚建立起来的恋爱关系他会不会感到痛苦。既然他无心勾引少女——平心而论——那么为何要把可怜的姑娘搅得心神不宁呢？为何他会怀着莫名其妙的兴奋等待着她的出现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谁也不会像过于沉稳甚至冷漠的人那样容易被少女弄得神魂颠倒。

他在堤岸上来来回回地走着，而娜塔利娅直截了当地穿过田野，踩着湿草，疾步向他走来。

“小姐！小姐！您的脚会被露水弄湿的。”女仆玛莎对她喊道，她几乎赶不上娜塔利娅。

娜塔利娅不理会她，径直向前跑。

“唉呀，希望没有人尾随着我们，”玛莎唠唠叨叨地说，“真是令人费解，我们竟然能够从家里溜了出来，但愿法国女教师现在还睡得正熟……总算就要到了……小姐，您瞧，那位先生已经等着了。”她突然瞥见罗亭玉树临风般地站在堤岸上，于是加了一

句："他为什么要站那么高呢，站到洼地里岂不更好。"

娜塔利娅停住了脚步。

"玛莎，你就在这棵松树旁边等着。"她说，一面走向池塘。

罗亭也向她走去，但是愕然而止。她眉头紧皱，嘴唇紧闭，眼睛冷峻地凝视着。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副表情。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她开口说，"我们得抓紧时间，我仅有五分钟的时间。我要对您说，妈妈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前天晚上我们约会时被潘达列夫斯基先生窥视到了，他把所有情况都对妈妈说了。他一直就是妈妈的暗探。昨天我被妈妈叫去了。"

"啊，老天！"罗亭失声叫道，"这下可坏了……您妈妈对您说了些什么？"

"她没有冲我发火，也没有训斥我，不过说我太鲁莽了。"

"只有这些吗？"

"是的。另外，她对我强调说，她宁可看着我了结此生，也不准我跟您结合。"

"此话当真？"

"是的，她还说，您追求我都是因为您整日百无聊赖，其实您压根儿没有娶我的意思，您做的这件事真的出乎她的意料；但是她说她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她不应该让您和我过密地交往……她说她希望我能把这件事冷静地考虑一下，还说我使她惊讶得目瞪口呆……她还说了些什么来着，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娜塔利娅是用一种平缓的，甚至是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将这些话说出来的。

"那么，"罗亭说，"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您是如何对她说的？"

"我是如何对她说的？"娜塔利娅不答反问道，"您现在有何打算？"

"啊,老天!"罗亭说,"真是不幸之极啊!竟然这么快!……这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您妈妈真的这么光火吗?"

"是的……是的,甚至她不想听到您的名字。"

"这真让人害怕!如此说来,毫无希望了?"

"是的。"

"我们为何如此不幸?潘达列夫斯基这个家伙,真是太卑鄙了!……您问我,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现在有何打算?我的头脑现在一片混乱,我根本理不出一点儿头绪,无从说起……我觉得我真是太不幸了……咦,您为什么安之若素的,令我好生惊奇!……"

"您是不是觉得我心如止水?"娜塔利娅说。

罗亭在堤岸上踱起步来。娜塔利娅专注地看着他。

"您妈妈有没有问过您其他一些情况?"他终于开口问道。

"她问我是不是爱您。"

"那么……您是如何回答的?"

娜塔利娅没有作声。

"我实话实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答道。

罗亭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无论在哪一方面,您的心灵始终都是这么美好,这么仁厚!啊,纯金般的少女的心!对于您我的结合,您妈妈真的极力反对吗?她的态度真的如此坚决吗?"

"是的,毫无余地。我刚才已结告诉您了,她确信您根本不会娶我为妻。"

"如此说来,我被她当成了骗子!她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种印象呢?"

罗亭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娜塔利娅说,"我们这样只会把时间白白浪费掉。我提醒您,这将是您我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到这儿来既不是为了哭泣,也不是为了宣泄苦衷——您瞧,我根

本没有流泪——我来是为了求您作出安排或者选择的。”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什么办法？您是堂堂男子汉，我已经习惯了相信您，我将一直相信您。请对我说，您到底作何打算？”

“作何打算？”罗亭重复说，“我想您妈妈不会让我长呆在你们家了。”

“或许吧。她昨天对我说。她要跟您决裂……然而我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呢。”

“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如何应付？”

“如何应付？”罗亭说，“我们只能低头、顺从。”

“低头？顺从？”娜塔利娅喃喃念道。她的嘴唇突然间变得毫无血色。

“不错，向命运低头，顺从天意。”罗亭接着说，“因为毫无办法，别无选择！我也知道，这样做会使我们痛苦不堪，伤心欲绝；然而您冷静认真地想一想，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穷困潦倒……固然，我可以工作；然而就算我很富有，您能下定决心与您的家庭一刀两断吗？您能忍受您妈妈的暴怒吗？……不，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一想到这些就让人心惊肉跳。也许，我们不能结合，这是上苍的安排，我无福享受我期待已久的幸福！”

突然，娜塔利娅以手掩面呜呜哭了起来。罗亭靠近了她。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亲爱的娜塔利娅！”他动情地说。“不要哭了，冲着老天的面，不要让我痛苦不堪，您不要悲伤了……”

娜塔利娅霍地抬起头来。

“您劝我不要悲伤，”她说，晶莹闪亮的泪珠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儿，“我哭并非为了您所说的那些事……我并非为了这些事难过。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我把您看错了……的确如此！我来这

儿是为了让您想办法，而且处在这样紧迫的时刻。但是您进出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低头、顺从……低头、顺从！真想不到您的那一套关于自由和牺牲的高深的理论竟是这样实践的，原来如此……”

她伤心得难以往下说了。

“不过，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罗亭惶惶不安地解释道，“请您相信我……我不会自食其言的……然而……”

“您刚才问我，”她说，她又变得坚强起来，“当我母亲对我一再强调说，她宁可让我了结此生也不准我和您结合时，我是如何答复的。我告诉她：我非您不嫁，否则，我宁可选择死……但是您竟然说，低头、顺从！或许她说得不无道理：您确确实实是因为整日的百无聊赖、难耐寂寞，才来拿我寻开心的……”

“我起誓，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向您发誓……”罗亭说。

她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您为何不劝阻我？您自己为何……您就没有想到会碰到阻挠？ 这样说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幸亏一切已经结束。”

“您不要激动，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罗亭说，“我们应当一块儿琢磨琢磨该怎么应付……”

“您常常把自我牺牲挂在嘴边，”她打断说，“然而您知不知道，如果今天，甚至刚才，您对我说：我爱您，然而我不能结婚，我不能对未来承担责任，请把您的手伸给我，让我带您走！——您知不知道，我会立马跟您走，您知道吗，为了我们，我会义无反顾地跟您走。然而，或许是因为从语言到行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吧，您就畏首畏尾地裹足不前了，一如前天席间您惧怕沃伦采夫！”

罗亭的脸顿时涨得红通通的。娜塔利娅火山爆发似的激情使他惊讶不已，然而他的自尊心被她的最后那句话深深地刺痛了。

“您冷静一点儿好不好，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芙娜？”他说，“您知不知道，您已经使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您听我说，有朝一日您会对我有一个公允、正确的认识；您必定能体会得到，为了放弃幸福——您所说的不需要我对未来负责任的幸福，我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对我而言，世界上一切最最宝贵的东西都比不上您的安宁，要不然，我将成为一个最最卑鄙的人，竟然心怀叵测地借机……”

“或许，或许，”娜塔利娅打断说，“或许您的话很有道理，我不明白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此之前我对您非常相信。对您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相信……希望以后您说话的时候慎重一些，先看看自己的话到底有多大价值。当我告诉您我爱您的时候，我清楚我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准备着面对一切磨难……可是现在，我要衷心地感谢您——您使我得到了教训，而且让我对您说一声告别。”

“冲着老天的面，不要说啦，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请求您不要这么说。您不应当蔑视我，我向您发誓。请您站在我的位置上为我想一想。我目前身负双重责任；为您、为我。如果我爱您并非出乎本心——我的老天！那么我将立马带着您远走高飞……终有一天您妈妈会宽恕我们的……到了那时……然而，在想到自己的幸福之前……”

他不往下说了。娜塔利娅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他，使他惴惴不安。

“您在努力向我表示，您是一个坦诚的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她说，“对于这一点，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您并不是那种只为自己打算的自私的人。然而，我很乐意证实这一点吗？难道我就是冲着这个才到这儿来的吗？”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好啊！”娜塔利娅说，“您总算说出了心里话！没错，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外——您根本不了解我。您尽管放心……您不

爱我，我也不会纠缠您的。”

“我真的爱您！”罗亭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

娜塔利娅挺了挺身子。

“可能是吧，然而您是如何爱我的呢？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您的每一句话，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不知您可否记得，您曾经这样对我说：爱情是以完全的平等为前提的……对我而言，您是那么崇高，我根本攀不上您……我这是自作自受，一些值得您做的事情正等着您去做，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今天的……再见……”

“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您要就此离开吗？难道我们就这样各走各的路吗？”

他把双手向她伸了过去，她停住了脚步。她好像被他的温柔的恳求声音打动了。

“不，”她开口说，“我感觉我的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我巴巴地赶到这儿，我跟您说话，我仿佛得了热病似的，我现在应当冷静一点才是。不应当发生这种事的，这是您自己说的，根本不可能的。我的老天，在我见着您之前，我还想着和我的家、和我的往事说声再见——然而实际上呢？我在这儿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毫无胆量的人……我能不能忍受跟家庭分别的痛苦您何以得知呢？‘您妈妈极力阻挠……这真令人害怕！’我听您说出这样的一些话来！这是您吗，这会是您吗？您是罗亭？啊，不！再见……哦！如果您真心实意地爱我，那么现在，这当儿，我应该能够体会得到……不，不，我们今生就此错过！……”

她快速地扭过身，向远处的玛莎跑去。她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时地向她打着手势。

“毫无胆量的不是我，而是您！”罗亭冲着她的背影大声叫道。

罗亭依旧在堤岸上徘徊了很长时间。最后，他鼓足了力量，

迈着细碎而平缓的步履踏上了旁边的那条小道，默默地向前走去。他受到了她的蔑视……他感到很难过。“非同凡响！”他想，“仅仅十七岁！……没错，我对她根本不了解……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姑娘。她的意志是多么坚强啊！……她做的的确很对；像我对她的这种爱情根本配不上她……我到底爱过她没有呢？”他问自己，“这么说，我今后不能再拥有爱情了么？唉，只能这样结束！我在她的面前显得多么矮小啊，就像是一条可怜虫！”

一辆轻便马车的嘎吱声使罗亭抬起了眼睛。列日涅夫驶着马车朝他迎面走了过来，他驾着的一直是他的那匹快马。罗亭一言不发，只是向他鞠了一躬，接着仿佛记起了什么似的，猛地改变了方向，朝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疾步走去。

列日涅夫看了看他的背影，思索了片刻，然后拨转马头，向沃伦采夫家驶了回去，——昨天他是在那里过的夜。他见沃伦采夫睡得正熟，于是让人不要把他叫醒，自己走到阳台上，坐了下来抽烟，并且等着喝茶。

十

沃伦采夫起床后已经九点多钟了。他听说列日涅夫在阳台上坐着等他，倍感诧异，于是让人将他请了进来。

“你不是要回家的吗？”他问列日涅夫，“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我是要回家的，然而在途中与罗亭相遇了……他独自走在田野上，神情十分沮丧。所以我就去而又返。”

“您去而又返是由于您与罗亭相遇吗？”

“说心里话，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为何要折了回来；或许是因为挂念着您吧；我想和您聊一会儿，回家嘛，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沃伦采夫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不错，目前只要想到罗亭，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我……来人哪！”他扬声叫道，“把茶给我们端上来。”

于是他们俩边喝茶边聊天。列日涅夫谈到了田地的经营问题，说什么用纸盖仓顶的新方法……

突然，沃伦采夫从圈椅上蹦了起来，朝桌子用力猛地一拍，把杯子和碟子震得叮叮当当地响。

“这怎么行！”他叫道，“我岂能这样忍气吞声！我要和这个自以为是的东西决斗，让他一枪结果我的性命，或者我就竭尽全力用子弹把他的那颗装有高深学问的脑袋打穿。”

“您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嗯？省着点吧！”列日涅夫咕咕哝哝地说，“您为何这般高声叫嚷！ 惊得我把烟斗都掉在地上了……您究竟怎么啦？”

“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浑身血脉膨张。”

“算啦，兄弟，何苦来着！ 您为何不羞愧！”列日涅夫说，一面把烟斗从地上捡了起来，“省点事吧！ 不要理他！ ……”

“他耍弄我，”沃伦采夫一边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一边接着说，“不错！ 他耍弄我。您该不会否认这一点吧？ 刚开始时我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被他弄得晕头转向，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搞！然而我要让他擦亮眼睛看清楚，跟我玩花样门也没有……我要像打死一只山鸡一样打死这个混账哲学家。”

“是啊，这样一来您可就赚得多了！ 姑且将您姐姐撇在一边不谈。不过嘛，您现在怒火中烧……怎么顾及到您姐姐呢！ 而第二个人嘛，——您是否觉得，假如您将哲学家打死了，您的事情就会因此而出现转机？”

沃伦采夫重重地跌坐在圈椅里。

“那我就外出旅游！否则，呆在这里我会发疯的，或者整日烦躁不安。”

“外出旅游……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赞成这个想法。你可否

知道我要建议您干什么吗？我们一块去旅游——去高加索，或者索性去小俄罗斯，去那里吃面疙瘩[1]。兄弟，这个想法的确不错！”

“好是好，然而谁留下来给我姐姐做伴呢？”

“难道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不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吗？说实在的，这样再好不过了。至于照看她的事，全都由我来操办！绝对让她称心如意。如果她高兴，我每天晚上都叫人在她的窗下给她唱情歌，我在马车夫的身上洒上香气四溢的花露水，在路上插满鲜花。而你和我，兄弟，将会是一副全新的模样；我们饱享清福，等回来时我们就变得肥肥胖胖，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爱情我们都无动于衷。”

“您又在逗乐子了，米沙[2]！”

“我可是认真的。要知道，您的这个想法真是太棒了。”

“不！您瞎扯！”沃伦采夫猛地大声叫道，“决斗，我要和那个家伙决斗！……”

“毛病又犯了！哎呀，兄弟，今天您可真冲动！……”

正在这时，一个仆人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是谁的信？”列日涅夫问道。

“罗亭，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信。拉松斯卡娅家的人送来的。”

“罗亭的信？”沃伦采夫又说了一遍，“是给谁的？”

“给您的，老爷。”

“给我的……拿过来。”

沃伦采夫一把将信抓了过来，快速拆开信封，阅读起来。列日涅夫专注地看着他：沃伦采夫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甚至是兴奋的惊讶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放下了双手。

---

① 面疙瘩：乌克兰的一种食品。
② 米沙：米哈伊洛的小名。

“他说了些什么?”列日涅夫问道。

“您看一下就知道了。”沃伦采夫小声说,一面将信递给了他。

列日涅夫便看了起来。下面是罗亭的信:

亲爱的谢尔盖·巴甫雷奇先生!

今天我即将离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家,以后再也不会来了。您可能对此感到十分纳闷,尤其是昨天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恕我不能向您解释;然而不知何故,我总觉得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诉给您。您对我没有好感,甚至觉得我是一个无耻之徒。我不想拿出证据来证明我的无辜和清白,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证据。我想,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向一个对他有成见的人表达他的成见是不合理的,是失身份的,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理解我的人才会宽恕我,而不屑于理解我或是根本不理解我的人——他的批评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对于您,我看走了眼。不过,在我看来,您依旧不失为一个高尚而坦诚的人;然而我以前认为,您要比您周围的那些人优秀许多……可是,我看走了眼。有什么办法呢?!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对您再说一遍:我要离开了。祝您幸福。请您相信,这种祝愿出乎我的本心,毫无矫饰成份。我衷心希望您现在就能感受到幸福。或许,在往后的日子里,您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今生能不能再相逢,我心里也没有底,然而无论如何,我一直都会真心真意地尊敬您。

德·罗

P. S.[1]:我借的您的二百卢布,等我回到T省自己的庄园,必当尽快如数寄还与您。这封信请您千万不要在达里娅

① 拉丁文,附启。

·米哈伊洛芙娜面前提起。

P. P. S.[1]：还有最后一个，然而极其重要的请求：眼下我就要离你们而去，因此我希望您关于我到贵府叨扰您的事不要对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提起……

“哦，您感觉如何？”列日涅夫刚把信看完，沃伦采夫就向他问道。

“没有什么值得大谈特谈的东西！”列日涅夫说，“无非像东方人那样大喊几声：‘阿拉[2]！阿拉！然后惊奇得把手指头伸进嘴里——仅此而已。他要离开这儿……随他的便！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然而令人颇感滑稽的是：无论是写这封信，还是前来造访您，他都认为是义务……这些先生们总是把义务挂在嘴边，说得多了，义务便成了债务[3]。”列日涅夫指着 post scriptum[4] 补充说，脸上露出了鄙夷之情。

“这些话说得好漂亮啊！”沃伦采夫大声说，“什么把我看走眼啦，原以为我要比周围的人优秀许多啦……真是信口雌黄，我的老天！比诗歌还要糟糕！”

列日涅夫没有作声，他只是莞尔一笑。沃伦采夫站起身来。

“我这就去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他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玩什么玄虚……”

“不要冲动，兄弟，他要走就走吧，您为何要跟他见面呢？要知道，他就要永远从这里消失了，您还想做什么呢？我劝您还是去休息吧，好好地睡上一觉，您昨天可能彻夜未眠吧。现在您的事情出现了好的苗头。”

“这话从何说起？”

---

① 拉丁文，又及。
② 阿拉：伊斯兰教的真主。
③ 俄语中“义务”和“债务”是同一个字。
④ 拉丁文，附启。

“凭感觉呗。真的，您应当好好睡一觉，我去找您姐姐——陪她聊聊天。”

“我真的不想睡觉。我为什么要睡觉呢！……我宁愿去地里看看。”沃伦采夫说，一面把大衣下摆摆弄了一番。

“那也行。去吧，兄弟，您去吧，去地里转游转游也好……”

说完，列日涅夫便去找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了。她正好在客厅里，她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她都感到很愉快；然而这次她满脸愁云。昨天罗亭登门拜访，这使她心潮起伏。

“您是不是打我弟弟那儿来？”她向列日涅夫问道，“他今天心情如何？”

“挺好的，他现在到地里去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

“请您告诉我，”她终于开口说，一面专注地看着她的手帕的边饰，“您可否知道，为何……”

“罗亭登门造访？”列日涅夫接过她的话茬说，“我知道，他是来辞别的。”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抬起了头。

“您说什么？他是来辞别的？”

“没错。您难道没有耳闻？他要离开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家。”

“离开？”

“是的，永远离开。最起码他是这样说的。”

“这怎么可能呢？真是令人捉摸不透，那一切发生以后……”

“这又另当别论了！的确让人费解，然而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或许，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吧。弦若是绷得太紧了，难免要断。”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我搞不懂，我感觉，您是在揶揄我……”

“我一点儿也没有……不瞒您说，他的确要离开这里，他还给自己的熟人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呢。他的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来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不过，他走了之后，我和您弟弟刚刚谈妥的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有可能要流产。”

“这话如何说？你们有什么计划？”

“哦，是这么一回事：我建议您弟弟外出旅游，消散消散心情，顺便把您带上。说心里话至于照看您的事，全由我来操办……”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扬声喊道，“我能想像得出您会如何照看我。我十有八九会饿死在您的手上。”

“那是因为您对我不了解，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列日涅夫说，“您以为我是个蠢货，是个傻子，是座冷冰冰的塑像；然而您知道吗，我也会像糖一样融化，会不分昼夜地为您跪着！”

“说实在的，我倒很想一睹您的风采呢！”

列日涅夫霍然起立。

“那么您就嫁给我吧，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这么一来，您就会看个够。”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羞得面红耳赤。

“您到底在说什么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她不好意思地重复问道。

“这话，”列日涅夫答道，“不知在我的舌头上滚动了几千次了。现在我总算说出来了。如何对待，悉听尊便。我这就出去，免得您难为情。假如您乐意成为我的妻子……我立马扭头就走……假如您不厌弃我，您只须派人来叫我，我心中自然有数……”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本来想将列日涅夫留住，可他却很快就走了，连帽子都没有戴。他来到花园里，斜靠着小门，眼睛注视着远方。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婢女的声音从他的背后传了过来，“请您到夫人那儿去。她派我前来请您。”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转过身，双手将婢女的头一抱，便在她的额头上吻了吻，这使她惊讶不已，然后径直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那里跑去。

十　一

罗亭跟列日涅夫相遇之后，径直回到了家，马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给沃伦采夫和娜塔利娅各写了一封信。给沃伦采夫写信读者已经知道了；给娜塔利娅的信他涂抹圈改，斟字酌句，写了很长时间，然后认认真真地抄到一张漂亮的信笺上，把它叠了又叠，装进了口袋。他没精打采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大一会儿，然后坐到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一只手撑着脑袋；晶莹的泪珠在他的眼眶里打了几个转之后，滚落下来……他站了起来，把所有的纽扣扣好，吩咐仆人去问问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他可不可以见她。

过了片刻，仆人回来禀报说，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请他到她那儿去。于是，罗亭去了。

她在书房里接见他，正如两个月前首次接见他一样。然而这次不只是她一个人，潘达列夫斯基也在；他坐在她的身旁，跟往常一样，他还是那样谦和、整洁、神采奕奕、富有感情。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客气地接待罗亭，罗亭也非常客气地向她鞠了一躬，不过只要向他们两人带着微笑的脸瞧一瞧，就是一个单纯的人也看得出来他们的心里必定隐藏着什么不畅快的事，尽管没有宣之于口。罗亭明白，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此刻十分怨恨他；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暗自寻思，猜想他或许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潘达列夫斯基的暗地揭发使她烦躁不安。一股上流社会的傲气在她的心里激荡着。既无钱财又无地位、眼下还没有一点儿声名的罗亭居然敢和她的女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拉松斯卡娅的女儿——偷偷约会。

“即使他聪明绝顶，是个天才！”她说，“那又能怎样？假如这样的话，无论谁都可以抱着希望来做我的女婿了？”

“好大一会儿我都以为自己看错了人呢，”潘达列夫斯基顺着她的意思说，“他也不照着镜子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真的令我惊讶不已！”

她请罗亭坐下。他依言坐下，可是他再也不是昔日的罗亭——几乎像是这个家里的主人的罗亭，而且不像一位故交好友，倒像一位客人，还是一位很不熟悉的客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俯仰之间，就如同水变成坚实的冰一样突然。

“我请求跟您见面，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罗亭开口说，“是来向您道谢的，感谢您殷勤而热诚的款待。今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我那小庄园的信，我今天务必赶回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神情专注地看着罗亭。

“他这是先声夺人，或许，他已经有所耳闻了，”她想，“这样倒也不失为好事，免得我对他解释时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聪明人果然不同凡响！”

“竟然有这回事？”她扬声说，“啊，真让人感到不快！唉，可是毫无办法啊！希望今年冬天在莫斯科能与您重逢。再过一段时日我们也要离开这里。”

“我不能确定，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我有没有机会去莫斯科；当然，假如我能筹得一笔钱，我会前去拜访您的，我将把它视为我的义务认真地去履行。”

“哈哈，老弟！”潘达列夫斯基暗自想道，“在此之前您还像主人似的在这儿把人呼来喝去，可是眼下只好可怜巴巴地说些漂亮话了！”

“莫非您从您的庄园得到了什么令人丧气的消息?”他像平日那样拉长了声音慢腾腾地说。

“没错。”罗亭冷冰冰地答道。

“是不是庄稼不好?”

“不是……是其他的事……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请您相信,”罗亭继续说,“在您府上度过的这段时光,我将永记在心。”

“我也一样,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我将会时常愉快地回忆起我们的交往……您何时启程?”

“今天,午饭之后……”

“好快啊!……好吧,祝您一路顺风。当然,假如您不会因为您的事耽搁太长时间,您或许和我们还会在这儿见面。”

“估计来不及了,”罗亭说,一面站起身来,“真是不好意思,”他接着说,“借您的钱我现在不能立即奉还,可是等我回到庄园……”

“哪儿的话,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打断说,“说出这种话来您也不觉得羞愧!……咦,现在几点了?”她问道。

潘达列夫斯基把一块珐琅金表从背心口袋里掏了出来,不紧不慢地将他那红扑扑的面颊靠在白色的硬领上,看了看表。

“两点三十三分。”他说。

“我该去换装了,”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说,“再见,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罗亭站了起来。他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之间的谈话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别有意味。演员在上场之前就是这样排练的,外交大使在会议上就是这样彼此交换早已准备好的言辞的……

罗亭走出了书房。现在他深深地体会到,上流社会的人对待一个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的人,根本不是简简单单的抛弃,而是顺手随意一丢,就如同舞会结束后丢掉手套,就如同糖果吃完后

丢掉包糖果的纸，就如同丢掉没有中奖的彩票一样。

他迅速将行李收拾好，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动身时刻的来临。当大家得知他要离开这个家时，都很诧异，就连仆人都颇感纳闷，用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看着他。巴西斯托夫的悲伤难过之情溢于言表。娜塔利娅显然在躲着罗亭。她有意不与罗亭的目光碰到一起；然而他最终还是把他的信交到了她的手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在吃午饭的时候再一次对罗亭说，但愿在去莫斯科之前能和他重逢，但他没有作声。在所有的人当中，跟罗亭说话最多的要数潘达列夫斯基了；罗亭不时有这种冲动：扑了上去，在他那红扑扑的脸上狠狠地抽几记耳光。Mlle·Boncourt始终用诡秘而奸滑的目光注视着罗亭，这种眼神有的时候在特别聪明的老猎狗的眼睛里也能看到……"哼，"她好像在心里说，"你这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六点钟的铃声终于响了，罗亭的四轮马车也准备就绪了。他开始跟众人急急忙忙地道别。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竟然会这样离开这个家，真的出乎他的意料：好像是被人家当做垃圾一样扫了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呢！可是，也只能这样了。"——他在勉强地露出笑容，向大家点头辞行时这样想。他看了娜塔利娅最后一眼：他的心不禁泛起了涟漪：——她用哀伤、幽怨、告别的目光凝视着他。

他赶快跑下台阶，跳到了马车上。巴西斯托夫提出要送他一站，于是也跳了上来，傍他而坐。

"不知您是否记得，"罗亭在马车驶出院子，走上两侧栽满云杉的大路时，开口说，"不知您是否记得，堂·吉诃德在离开公爵夫人的华美的宅邸时，对他的随从是如何说的吗？'自由，'他说，'我的好友桑丘，自由是一个人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得到老天赐予的一块面包而不必为了这块面包去感谢别人的人是幸福的！'我现在对堂·吉诃德的这句话有着切身的体会……愿上苍庇佑您这位好心的人，巴西斯托夫，这种感觉有朝一日您也会体验得

到！”

巴西斯托夫把罗亭的手紧紧地握住；这位正派的年轻人的心在他那震动颇大的胸膛里突突地跳动起来。罗亭在途中谈论人的尊严，真真正正的自由的意义，——他的话是那么热情、高尚、真实，——分手时，巴西斯托夫无法自已，扑过去抱着罗亭的脖子放声哭了起来。罗亭自己也泪流满面；然而他哭并非因为要跟巴西斯托夫分手，而是因为自尊。

娜塔利娅回到她的房间里，开始看罗亭的信。罗亭写道：

亲爱的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我决定离开这儿。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在没有明确宣布撵我出门之前先行离开。我离开这儿之后，所有误会都会冰释；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对我表示惋惜。还有什么值得等待呢？……一切均已完结；然而我为何还要写信给您呢？

或许，我将永远离您而去；但是让我痛心的是，我给您留下的印象比我实际上的印象还要糟糕百倍。这即是我写信给您的原因。我既不想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也不想指摘别人；我只想在一些可能的情况下稍作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是那么意外、那么突然……

今天的约会对我而言将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是的，您说得对，我不了解您，可我自己认为对您了解颇深！在我的一生中，我和什么样的人都曾交往过，就是妇女和姑娘我也接近过不少；然而，与您相逢之后，我才首次碰到了一颗完全真诚而实在的心。对我而言，我还不太习惯，故而我不知如何来珍视您。我从看到您的第一眼起，就觉得您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您能感觉出来。我和您相处了很长时间，然而我仍然没有把您了解透；我甚至没有尽力去了解您

的意识……我竟然觉得，我爱您！！因为这个过失，我现在受到了惩罚。

我以前也曾和一个女人深深相爱……我对她的感情相当复杂，她对我也一模一样；可我们的感情却很相称，因为她本身就挺复杂。那时，真情在我面前还没有显现出来：就是现在它显现在我面前，它的真实面目我依旧没有认清……最后，我终于认清了，然而惜之晚矣……往事无法再现……本来我们的灵魂或许可以合而为一的——但是现在再也不可能了。我又如何向您证明，我也会用真真正正的爱——发自心灵的爱，并非来自想像的爱——来爱您呢？因为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能不能这样来爱！

上天赐予我很多——这一点我非常明白，我也决不在您面前矫揉造作地装出一副谦虚模样，尤其在眼下这样的时刻——对我而言是这样的痛苦不堪，这样的惭愧难当……不错，上天赐予我很多；然而我将会这样死去：既做不成一件和我的能力般配的事情，也难以留下任何值得怀想的痕迹。我所有的智慧都将白白消耗殆尽：我看不到我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我缺少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我到底缺少什么……或许我缺少的是那种既能博得女人的垂青又能博得人们欢心的东西；而纯粹凌驾于智慧之上，不仅是虚浮的，而且是有害的。我的命运是捉摸不透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诞不经的：我希望将我的一切积极地、完全地奉献出来——然而事与愿违。结果我将为了一些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荒谬的事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以此绝世而去……我的老天！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了，还想去闯出一番天地来！……

我从未向任何人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过自己——这是我的内心独白。

然而有关我的事已经谈得足够多了。我想谈谈您的事，

对您说几句肺腑之言：舍此我就无能为力了……您还年轻；然而以后不管您活到什么时候，请您一直依循您的心灵的感应，不要做自己的或是别人的理智的俘虏。请您相信，生活阅历越贫乏，生活范围越狭小，一切就会更好一些；关键问题不在于去寻求生活新的内容，而在于让生活的各个时期的目标都能按时实现。'只有在年轻时生活得像个年轻人的人才是幸福的人……'[1] 然而我觉得，与您相比，我的这些看法似乎更适合于我。

说心里话，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我的心绪糟糕透了。对于我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心里产生的感情的本质，我一直没有抱过任何虚无缥缈的想法；然而我原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即使是非永久性的寄身之处……目前我又要像风中之落叶那样四处飘飞了。对我而言，什么可以代替和您愉快的谈话，和您共同度过的美妙时光，还有您那关切而睿智的目光？……一切都是我的不是：然而，您也不会否认，命运好像有意在捉弄我们。一个礼拜之前，我才隐隐约约觉得我爱上了您。前天晚上，在花园里我初次听见您说……然而我再一次提起您那时说的话又有什么必要呢——今天我将离去，带着惭愧离去，和您进行了一番痛苦的解释之后，没有心存一丝希望地离去……您不明白，我的心里有多么愧疚——对您的愧疚……我身上有一种愚不可及的坦诚特点和空谈的毛病……然而，说这些话又有何用呢！我要永远离开这儿了。

（言至于此，罗亭原想把他造访沃伦采夫的事告诉给娜塔利娅，然而他思索了许久，终于将这一段全部涂掉，在给沃伦采夫的信里添上了第二段 post scriptum。）

---

① 语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我孤单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正如今天早上您带着冷漠的微笑讽刺我说的——去做一些更适合于我做的崇高事业。唉！假如我真的能为这些事业而献身，打败我的惰性就好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从前和现在一样，我将来仍会碌碌无为……一旦遇到挫折——我就完全顶不住了；譬如和您之间的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如果我舍弃我的爱情为的是自己的崇高事业和伟大的使命的话，那倒也无可厚非；可我却被降到我头上的责任吓得无所适从；所以，我确确实实配不上您。我不值得您因为我而舍弃您的家庭，抛却您的往事……但是，这样或许会更好一些。我或许因为这次经历而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

祝您一生幸福。再见了！希望您能时常想起我；希望您还能听到我的音信。

罗亭

娜塔利娅把罗亭的信放在她的膝盖上，眼睛注视着地板，纹丝不动地坐了好长时间。与所有的理由相比，这封信都明白无误地向她说明了：早上罗亭和她辞别时，她禁不住大声说他根本不爱她，此言不虚！然而，这句话并没有将她内心的悲伤和失望全都宣泄出来，她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她呆呆地坐着；她感觉，好像有黑色的巨浪接连不断地、悄没声息地向她袭来，她冻得四肢僵硬，身心麻木，几乎要被黑浪吞没。初次的失望无论对谁而言都是伤心的；然而对一颗诚实的、恳切的、不愿自欺欺人的、不知道鲁莽和过分的虚假是什么东西的心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承受的。娜塔利娅想起了她的孩提时代，那时她喜欢在黄昏时分出去散步，她总是朝着晚霞满天的明亮的方向走去，而不愿朝着黑色的天幕即将降临的那个方向走去。现在，她的眼前黑得难辨东南西北，然而她的背后光明灿烂……

娜塔利娅的眼睛里噙满了晶莹的泪水。可眼泪却不是在任

何时候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当泪水在胸中郁积了很长时间，终于流了出来时——刚开始很艰难，慢慢地就变得畅通无阻起来，十分顺当，这样泪水是令人欢悦的，可以医治心灵的创伤的，能够消除胸中的块垒和涤去心中的烦恼的。然而也有残酷无情的泪水，这样的泪水流得非常费劲，就像压在心头的悲伤用重得移不动的负荷把它们从心里一滴一滴挤出来似的；这样的泪水是令人痛苦的，它只会让人觉得压抑。这样的泪水只有在真正伤心的时刻才会流了出来，没有流过这样泪水的人还不能算是真正不幸的人。这一点娜塔利娅在这一天终于深深地感受到了。

大约两个小时过去了。娜塔利娅强自鼓足气力站了起来，将眼中的泪水拭去，把蜡烛点着，拿起罗亭的信放在蜡烛的火苗上烧了，纸灰被她扔到窗外，随风四处飘散。过了一会儿，她不经意地翻开了普希金的诗集，几行诗[①]立即映入她的眼帘，她便读了起来（她经常这样用诗来占卜）：

谁的情感泛起过涟漪，
流逝如水的光明的幽灵就会使他的心无法平静下来
……
他的魅力因此而失去，
追忆和怀想仿佛一条毒蛇咬啮着他，
悔恨也使他痛苦不堪……

她站了片刻，带着冷冰冰的微笑照了照镜子，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下楼到客厅里去。

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看见女儿下来了，于是将她领进书房，让她坐在她的旁边，关切地摸着她的面颊，一面可以说是满怀好奇地、专注地看着她的眼睛。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颇感困

① 引自普希金的诗集《叶甫盖尼·奥涅金》。

惑：她初次想到，她其实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当潘达列夫斯基把娜塔利娅和罗亭约会的事告诉给她的时候，她与其说是十分恼火，毋宁说是非常惊奇：稳重懂事的娜塔利娅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来。然而当她把女儿叫到面前，开始训斥她——纯粹跟想像之中的欧洲颇有素养的妇人的那种训斥人的方式大相径庭，取而代之的是恶妇训斥奴仆的方式——的时候，娜塔利娅果断而执着的回答，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却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非常纳闷，甚至令她十分震惊。

罗亭出其不意的、也是令人有些困惑不解的离去，使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然而她等待看到的是女儿满面的泪水和疯狂的发作……可是娜塔利娅看上去很平静，这又使她无法理解。

“哦，您感觉如何，我亲爱的孩子，”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开口说，“您今天感觉如何？”

娜塔利娅没有回答，只是望了望她的母亲。

“他总算离开了……你的那位心上人。您可知道，他为何走得这么急吗？”

“妈妈！”娜塔利娅用低沉的语气说，“假如您自己不再提起他，您也永远不会听到我提起他，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如此说来，你承认你对不起我？”

娜塔利娅垂下了眼睛，又说了一遍：

“今后您再也不会听到我提起他。”

“那好，随你的便！”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笑着说，“我相信你。不过前天，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算啦，不说也罢。是的，目前一切都已完结，都已湮没。可不是吗？现在我又认得你了；否则，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好吧，过来吻吻我，我亲爱的孩子！……”

娜塔利娅轻轻地把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手拉到唇边，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吻了吻她低垂着的头。

“你要一直听我的话，不要忘了您是拉松斯卡娅家的小姐，

是我的女儿，”她顿了顿，接着说，“你会幸福的。好吧，你走吧。”

娜塔利娅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达里娅·米哈伊芙娜看着她的背影，暗自想道：“她非常像我——容易迷恋，mais elle aura monins da—bandon[1]。”于是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开始追忆她的似水年华……沉醉于遥远的流金岁月中……

后来她让人把 mlle·Boncourt 叫来，两个人闭门长谈。她让她离开后，她又叫潘达列夫斯基来。她决意弄明白罗亭到底为了什么才离开这儿……潘达列夫斯基办事她很放心——这由他来查究。

次日，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和沃伦采夫姐弟来吃午饭。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对他始终都很亲热，这一次对他更加亲切热情。娜塔利娅伤心欲绝；不过沃伦采夫跟她说话时表现出来的尊敬、恭顺和谨小慎微，使她不禁对他心生感激。

这一天平静地、沉闷地过去了，然而客人告辞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他们又踏上了老路；而这包含着许多很重要的东西。

是的，大家都又踏上了老路……任何一个人，娜塔利娅除外。最后，只留下了她一个人；她艰难地、勉勉强强地走到自己的床前，身心极度疲惫地扑倒在枕头上。她感到如此的难过，她觉得活着不但可恶而且可卑；她感到如此的无地自容：为自己、为自己的爱情、为自己的哀伤，在这一刻，她或许真的愿意以死来求得解脱……今后她还得面对许许多多烦闷忧愁的白昼和辗转难眠的夜晚，一切都令她烦躁不安；然而她还年轻——对她来说，生活刚刚起步，而生活终会压倒一切的。一个人无论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他（她）在那一天，最多在次日——恕我说句粗俗不堪的话——要吞下很多苦果，然而这已经是一件值得宽慰的事了……

娜塔利娅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她第一次经受的痛苦

[1] 法文，不过她不那么轻率。

……然而正如初恋一样，第一次的痛苦是不会重复的——真的应该感谢上苍！

十 二

大约两年过去了。五月的头几天来临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在自己家的露台上坐着，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姓李比娜，而姓列日涅夫了。她和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结婚已经一年有余。她还是那么楚楚动人，只不过近来稍稍有些发福。一位奶妈在有台阶通往花园的露台前面抱着一个婴孩来来回回地走着。那个孩子脸色红润，身上裹着白色的小外套，头上戴着缀有白绒球的小帽子。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过上一会儿就看一看她的孩子。孩子没有啼哭，乖巧地吮吸着自己的一只小指头，安静地东张西望。看得出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特质已经在他儿子身上有所表露。

露台上，读者早已熟知的皮加索夫先生坐在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的身旁。自从和读者阔别以来，他的头发变白了许多，背弓了起来，人也瘦如黄花，说起话来发出咝咝的声音：他的一颗门牙掉了；这咝咝的声音让人觉得他的话更加尖酸刻薄……他对人世的怨恨之情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稍有所减，然而言辞不如往日犀利了，并且更加喜欢重复说过的话。他们在等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回家喝茶，他有事出去了。太阳已经落了下去。在日头西沉的地方，一抹淡黄色的晚霞沿着地平线伸展，它对面的天际绵亘着两道晚霞：下面一道呈淡蓝色，上面一道呈深红色。轻云逐渐消失在天空深处。这一切都表明明天将是一个晴天。

皮加索夫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您为何发笑呢，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巴甫

洛芙娜问他。

“噢，是这样的……昨天，我听到一个乡下人对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不要叽里咕噜！’我感觉这句话说得太棒了。不要叽里咕噜！是啊，女人的嘴里能说出些什么话来呢。你们知道，我的话从来不涵盖在座的人。我们的前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美人总是默默无言地依窗而坐，她们的头上都有一颗星星。女人就该如此。否则，你们说句公道话：前天，我们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好像用枪顶着我的脑袋似的跟我说话，她说她不喜欢我的偏颇之见！偏颇之见！如果造化能用什么妙不可言的方法使她的舌头失去说话的能力，那么不管对她自己还是对所有人，难道不更好吗？”

“您啊，阿夫里坎·谢苗内奇，您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掉：老是拿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当枪靶用……您知道吗，这真是太不幸了。我为此而哀叹不已。”

“不幸？您这话从何说起？首先，我认为，世上仅有三种不幸之事：冬天寄身在一所冷冰冰的小房子里，夏天穿比脚还小的靴子，还有就是晚上和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睡在一个房间里，但是你又不能把除虫粉撒在他的身上让他闭住嘴巴安安稳稳地睡觉；其次，我现在是最老实的人，简直可以树为别人的榜样！我的行为多么合乎道德标准！”

“您的行为非常好，值得肯定！昨天叶连娜·安东诺芙娜还在我面前数落您呢！”

“竟然有这回事！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她对您说了些什么话呢？”

“她说，整整一个早上不管她向您问什么，您的回答总是这样：‘什么，夫人？什么，夫人？！’而且声音又尖又细。”

皮加索夫笑了笑。

“您不否认，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这是个相当妙的主意吧？……嗯？”

“简直妙不可言！难道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跟女人说话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嗯？难道您觉得叶连娜·安东诺芙娜是一个女人吗？”

“那么，您觉得她是什么呢？”

“她是一面鼓，恕我出言粗俗，是一面再也普通不过的、可以任人用鼓槌敲打的鼓……”

“嗬，哪儿的话！”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断说，她想转换话题，“据说，应该向您表示祝贺，是吗？”

“向我祝贺什么？”

“祝贺您胜诉了。格林诺沃牧场归您所有……”

“不错，归我所有。”皮加索夫阴沉着脸说。

“您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呀，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许多年来，您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它弄到手，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呀。”

“您听我说，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皮加索夫慢腾腾地说，“让人最可气、也是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迟来的幸福。它总是不会使您觉得心满意足，但却将您的最宝贵的权利——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的权利——剥夺了。是的，太太，姗姗来迟的幸福，这种东西真的令人痛苦不堪和大为光火。”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没有作声，只是耸了耸肩。

“奶妈，”她过了一会儿说，“我觉得，米沙[①] 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开始忙着照看自己的儿子，皮加索夫咕咕哝哝地朝露台的另一头走去。

突然，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坐着他的那辆轻便马车在不远处的花园旁边的大路上出现了。两条庞大的看门狗——一条是黄色的，一条是灰色的——跑在马的前面；它们是不久前才豢

---

① 米沙：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小名。

养的。它们你咬我，我咬你，玩得不可开交。一条老狗从大门里蹿了出来，迎上前去，张开嘴巴似要吠叫，结果只打了个呵欠，友善地摇了摇尾巴，便朝回走。

“你瞧，萨沙[1]，”列日涅夫在远处就冲着妻子叫了起来，“我带谁来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没有马上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那个人。

“啊，是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稍稍过了一会儿立即喊道。

“不错，正是他，”列日涅夫答道，“他有许多好消息要告诉我们。你先稍等一会儿，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他一边说，一边把马车往院子里驶。

过了片刻，他和巴西斯托夫便出现在露台上。

“乌拉[2]！”他叫着向妻子冲了过去，跟她拥抱，“谢廖沙要结婚啦！”

“和谁结婚？”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道，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是和娜塔利娅……这个好消息是这位老朋友从莫斯科带来的，瞧，还有他写给你的信……你听到了吗，米舒克[3]，”他将儿子一把抱了过来，接着说，“你舅舅就要结婚啦！……你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家伙，只知道眨巴眨巴地挤眼睛！”

“他想睡觉。”奶妈在一旁说。

“是的，夫人，”巴西斯托夫走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我今天打莫斯科来，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委派我来查看一下庄园的账目。这是给您的信。”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迅速将弟弟的来信拆开。这封信只有几行字。他在欣喜欲狂中告诉姐姐，他向娜塔利娅求了婚，

---

① 萨沙：亚历山德拉的爱称。

② 乌拉：表示高兴、赞美的欢呼声。

③ 米舒克：也是他们的儿子米哈伊尔的小名。

而且得到了她和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同意，他保证下一次给她写信一定写得长一些，他说拥抱和亲吻大家。显而易见，在写这封信时他高兴得都差点儿忘乎所以了。

上茶了。巴西斯托夫安然就坐。大家迅风疾雨般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带来的消息使包括皮加索夫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

“据说，”列日涅夫顺便问道，“有一位名叫科尔恰金的先生已经在我们这儿传得沸沸扬扬了。这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科尔恰金是一位俊朗的青年——社交界红得发紫的人物，非常自负，目空一切；他的一言一行傲慢得活像一尊由社会集资竖立起来的塑像，仿佛他本人并非一个活人似的。）

“嗯，并非空穴来风，”巴西斯托夫说，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颇受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青睐；然而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连听都不想听到他。”

“此人我倒是知晓，”皮加索夫打断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愚不可及……仅此而已！如果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那么生不如死……”

“或许是吧，”巴西斯托夫说，“可他在社交界也并不是默默无闻啊。”

“啊，不论怎么说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大声说，“理他作甚！啊，我为弟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娜塔利娅过得愉快吗？她幸福吗？”

“是的，夫人。她跟往常一样，十分平静，——这您知道——然而，她似乎颇觉满意。”

傍晚就在这样欢畅的、热烈的交谈氛围中过去了。大家开始坐在一起吃晚饭。

“您能告诉我，”列日涅夫向巴西斯托夫问道，一面给他倒红葡萄酒，“罗亭现在在哪里吗？”

“他现在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呆了

一段时间，没过多久他就和他的一家人去辛比尔斯克了。在此之前我时常和他通信，他在最后一次给我的信中说，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可是没说要去哪里，——自那时起我就断了他的音信。”

“他不会丢掉的！”皮加索夫接过他的话茬说，“他准呆在某处发表高论呢。这位先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找到几个崇拜者。他们如听仙乐地听他说教，并且借给他钱。你们以后准会得知，他会在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或者丘赫洛马的某个地方，死在一个头戴假发的、干瘪的老处女的怀里，而这位老处女会把他当做世界上最值得敬仰的天才……”

“您把他损得体无完肤！”巴西斯托夫呼哧着鼻子小声说，流露出极为不满的情绪。

“一点儿也不过分！”皮加索夫申辩道，“相反，我说得十分中肯。我认为，他至多是一个只知溜须拍马的食客。我忘了对您说，”他转过脸对列日涅夫接着说，“和罗亭一道出国的那个捷尔拉霍夫，我是认识的。嗬，真是！真是！他对我讲的有关罗亭的事，您根本想像不到——嗬，太滑稽，太荒诞了！好在罗亭所有的朋友和崇拜者最后都和他分道扬镳了。”

“除我之外——他的朋友！”巴西斯托夫打断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哦，至于您嘛——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没有说您。”

“捷尔拉霍夫对您怎么说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插嘴问道。

“他说得太多啦，根本让人没法记得全。可是我记得罗亭的一件最最可笑的事情。他一直在发展（这些先生们没有停止过发展；而其他的人嘛，譬如说吧，整天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然而他们即使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在发展；可不是吗，巴西斯托夫先生？——巴西斯托夫没有作声）……如此，罗亭一直在发展着，最后，他通过哲学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该恋爱了。于是他便着手寻找一个能跟他的这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相符合的女人。幸运

之神向他微笑了。他结识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法国女人，她是个时装女裁缝。顺便提醒诸位，这事发生在德国的一个城市里，是在莱茵河畔。他隔三差五地去看她，并非空手去的，而是带着许多书去的——拿给她看，对她大谈特谈大自然和黑格尔。那位女裁缝如何看待他的你们能想像得到吗？——她以为他是一个天文学家呢！然而，你们知道，罗亭长得还算俊朗，而且来自外国，是个俄国人，因此她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不久，他向她提出约会——乘舟同游莱茵河，——啃，多么温馨，多么浪漫啊！法国女人一口应允下来，并且精心装扮了一番，和他一起上了小舟。他们在小舟上共同呆了两个小时的光景。你们知道他在这两个小时里干什么呢？他轻柔地摸着法国女人的头，望着天空，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说，他爱她就如同慈祥的父亲爱着他的女儿。法国女人气得暴跳如雷，回到家里之后就将这些情况毫不保留地说给捷尔拉霍夫听。他这位先生可真有趣啊！”

说完，皮加索夫放声笑了起来。

“您这个不知羞耻的老东西！”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气呼呼地说，“您的这番话让我觉得，即使是那些诬蔑罗亭的人，也不会说出他有多么坏。”

“说不出他有多么坏？算了吧！他一生寄人檐下，充当食客，而且伸手向别人借钱，这都又怎么说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肯定跟您借过钱吧？”

“您听我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列日涅夫神情严肃地说，“您听我说：您，以及我的妻子，你们都知道，这几年来我不太喜欢罗亭，而且不时地责骂他。虽然这样（列日涅夫把香槟酒给每个人都倒上），我现在要对你们说：我们刚才为我们亲爱的兄弟和他的未婚妻的健康干了杯；现在，我要说，为了德米特里·罗亭的健康干杯！”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和皮加索夫带着诧异的表情望着列日涅夫，而巴西斯托夫却兴奋得浑身颤抖起来，脸颊涨得红通

通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对于他我了解颇深，”列日涅夫接着说，“所以他的缺点我也看得很透。他的缺点之所以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龌龊小人。”

“罗亭身上有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随声附和道。

“他或许有一点天才，”列日涅夫说，“但要说性格嘛……他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他完全没有性格……不过这不是关键所在。我想说的是他身上优秀的、难能可贵的一面。他充满了激情；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弥足珍贵的品质——请你们相信我这个懒散的人所说的。我们大家都谨小慎微、麻木不仁和颓废堕落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都在昏昏沉睡，形同朽木，不管什么人能把我们唤醒，给我们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温暖，我们就该好好感谢他。时机到了！你还记得吗，萨沙，有一次我和你谈论到他的时候，还怪他过于冷漠。我当时的论断既正确又不正确。冷漠深深根植于他的血液中——这与他自身无关——而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他并不像我以前所说的那样，是个拿腔捏调的演员，也不是骗子，不是流氓。他并不是凭借着狡猾而让别人养活，而是因为他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是的，他肯定会死于贫困潦倒，难道因为这些就应该给他雪上加霜吗？他一事无成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性格、缺少血性。然而谁有资格说他不曾、也不能做一件好事呢？谁有资格说他的话没有给年青人以良好的影响呢？造物主并没有像对待罗亭一样，拒绝赐予那些年轻人行动的力量和达到理想的本领。的确，我本人就有过切身体验……萨沙很清楚，我年轻时是多么崇拜罗亭。记得我以前说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在人们心中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当时我所说的是我这般年龄、阅历丰富而且尝到过失败滋味的人。他的言谈中只要有一个跑调的音，我们就会觉得他说的一切都失去了和谐。好在年轻人的耳朵还没有灵敏到那种程度，还没有那么苛刻。只要年轻人觉得自己所听到的那些话具有美好的本质，那么跑不

跑调又关他们什么事呢？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存在和谐的音调。”

“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对了！”巴西斯托夫说，“你说得对极了！如果要说罗亭的影响，我敢在你们面前发誓，这个人不但能深深感动你，而且能给你前进的动力，并且让你很难停止脚步，他会让你彻头彻尾地改变，让你心中燃烧起激情之火。”

“您听到了吗？”列日涅夫转过身来，冲着皮加索夫说，“您还想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您不断地抨击哲学，一说到哲学就极力地嘲讽讥笑。我这个人并不十分喜欢哲学，也是个外行，但并不是哲学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重要的弊端！玩弄深沉、装神弄鬼的哲学理论和胡言乱语从来都不属于俄国人，他们保持着充分的清醒。然而我们无法容忍打着抨击哲学的招牌抨击各种对真理和觉悟的真诚追求。罗亭的不幸在于他对俄国不了解，这的确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俄国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无关紧要，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能离开俄国而存在。要是有谁觉得离开俄国一样能活得很好，那他就要遭到厄运；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准会完蛋！什么世界主义，简直是一派胡言，相信世界主义的人相当于虚无，可以说比虚无还要糟糕。背弃了民族性，什么艺术啊、真理啊、生活啊，统统不存在，失去了特征，理想的面孔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那些庸俗无聊的面孔才可以没有特征。我强调一遍，这绝非罗亭之过，这是他的命运，悲惨而坎坷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命运而谴责他。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弄清楚罗亭这样的人何以会在我们的国度出现，那就把话题扯远了。只要罗亭身上有可取之处，我们就应该感谢他。这比对他不公平要容易做到，但我们对他的不公平由来已久。我们没有必要惩罚他，这种事和我们无关；他已经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其严厉程度甚至比他应得的惩罚要重得多……上帝保佑，希望他能在经历过不幸后能将他的缺点一一克服，只剩下他的可贵品质。我为罗亭的可贵品质干杯！为自己黄金岁月里的同学的健康干

杯！为青春、为青春的理想、为青春的信念、为青春的浮躁和真诚干杯，为我们二十岁的心灵曾为之振荡、为我们一生中再也不会重现的最美好的一切而干杯！……为你、为流金岁月，干杯，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纷纷和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激动的几乎碰碎了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将列日涅夫的手紧紧握住。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从来不曾料到，您居然有这么好的口才，”皮加索夫说，“简直和罗亭难分高下。连我都受到了感动。”

“我实在没有什么口才，”列日涅夫的话里透露出一丝愠意，“要想使您感动，我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关于罗亭已谈得够多了，让我们换个话题……那位……他叫什么名字？……潘达列夫斯基一直在达里娅·米哈伊洛芙娜家里住吗？”他转过身来，向巴西斯托夫问道。

“那当然，一直在她那儿住！她还想办法给他谋取了一个美差。”

列日涅夫冷冷一笑。

“这个人是绝对不会穷死的，对此我敢打保票。”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相继散去。当家里只剩下夫妻二人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笑盈盈地看着丈夫的面庞。

“你今天太棒了，米沙！”她轻抚着丈夫的额头说，“你说得有情有理，慷慨激昂！不过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对罗亭过于袒护了，就像以前对他过于谴责一样……。”

“不要乘人之危嘛……当初我是担心他把你给迷住了。”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天真地答道，“我素来觉得他学问过于高深，我怕他，在他面前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今天皮加索夫也把他挖苦的够狠的，你说是不是？”

“皮加索夫？”列日涅夫说，“我之所以如此激烈地为罗亭辩

护，就是因为皮加索夫在场。他居然敢把罗亭称作吃白食的人。据我看来，这个皮加索夫，扮演了一个比罗亭恶劣一百倍的角色。他有钱有势，肆意地嘲弄周围的一切，可对达官贵人却曲意逢迎！你知道吗，这个大肆批判一切人和事、抨击哲学、蔑视妇女的皮加索夫，你知道吗，他在官任上时贪赃枉法，干了许多无耻的丑事呢！哼！他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是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嚷道，“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你听我说，米沙，”她沉吟片刻，又接着说，“我想问你的是……”

“你想问什么？”

“你认为我弟弟和娜塔里娅在一起会快乐吗？”

“这怎么说呢……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不过，以后将是娜塔里娅支配他，这一点咱们俩毋须隐讳，她比他聪明机灵。但话说回来，你弟弟为人极好，对娜塔里娅一片真心。还差什么呢？就拿咱俩来说吧，我们互亲互敬，不是幸福得很吗？”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莞尔一笑，紧握住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手。

就在我们所说到的在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家里发生那些事情的当天，在俄罗斯的一个偏远省份，一辆由三匹耕马驾辕、以破草席为篷的破马车，顶着炎炎的烈日，慢腾腾地在大路上艰难地行进。一位衣衫破旧的白发农夫坐在驾驶座上。他两脚叉开，斜刺里蹬在车辕的横木上，一只手时不时拽一下缰绳，另一只手奋力挥鞭。马车里面，有一位高个子男人头戴宽边草帽，身穿一件满是尘土的风衣，坐在一只空箱子上。此人正是罗亭。他脑袋低垂着，帽舌直扣到了眼睛上，马车来回摇晃，他的身体也随之摆来摆去，然而他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这些似的，好像一直在打瞌睡。终于，他直起身来。

“我们再过多久能到站啊？”他向坐在驾驶座上的农夫问道。

“不远了，老爷，”农夫答道，一边更使劲地把缰绳拽紧，“翻

过前面那道小山坡，再走四里地，没多远了……唉，你呀！你在想心事……我让你好好想。”他用尖利的嗓音加上一句，一边用鞭子抽打着在右边驾辕的马。

“我看你赶车不怎么样，”罗亭说，“我们大清早就上了路，一直慢慢吞吞地走，怎么也走不到目的地。你干脆唱几声吧。”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老爷！您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几匹马都累坏了……又赶上这么热的天，咱们都不会唱歌；咱们不是车夫……嗨，小羊羔，听着，小羊羔！”农夫突然冲一位身穿棕色外套、脚蹬破草鞋的过路人高声嚷道，“躲远一点，小羊羔。”

“不就是个赶车的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过路人朝他的背影嘀咕着，并停了下来。“好一副莫斯科架势！”他又满怀责备的补充了一句，然后摇摇头，一颠一颠地继续赶他的路。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农民一边拉拉缰绳，一边拿腔捏调地说，“你啊，是个鬼精灵！真是个鬼精灵！”

三匹精疲力竭的马总算把马车拉进了驿站的院子里。罗亭从车上走了下来，付了钱（那位农民并没有对他行礼道谢，而是久久地把钱在手上掂来掂去——很明显，是酒钱没有给够），自己拎着箱子走进驿站的房间里。

我有个熟人，平生足迹遍布大半个俄国。他认为，倘若驿站房间的墙壁上挂着描绘《高加索俘虏》[①]情节的画或是俄国将军的肖像，那就是很快可以得到马匹的象征。可是，倘若画面上是声名远播的赌徒乔治·戴·日尔马尼[②]的事迹，那么旅客就别抱很快离开这里的希望；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欣赏这位赌徒年轻时脑门上向前伸的鬈发、白色的开襟背心和短小狭窄的裤子，欣赏他上了年纪后，在一所拱顶的小屋里，举起椅子把亲生儿子砸死时脸上那凶穷极恶的表情。罗亭进去的房间墙上，挂的恰恰就

① 《高加索俘虏》：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
② 乔治·戴·日尔马尼：法国喜剧《三十年或名赌徒的一生》中的主人公。

是《三十年或名赌徒的一生》里的那些画。在罗亭的喊声中，一个睡眼矇眬的驿站长走了进来（附带说一句，你见过哪个驿站长不是睡眼矇眬的吗？）他没等罗亭开口询问，便有气无力地说：“没马！”

“您根本不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就说没有马呢？我是坐着耕马拉的车到这儿来的。”

“不论你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马。”驿站长说，“那您打算到哪里去？”

“去××斯克。”

“没有马。”驿站长又说了一遍，走了出去。

罗亭懊丧地走到窗前，抓起帽子扔在桌上。他的相貌没有太大变化，不过这两年他的脸色比以前显得更加苍老；鬓发中已经有银丝闪现了，眼睛依旧很漂亮，然而眼神看起来黯淡了许多，痛苦和忧愁留下的一条条小小的皱纹，已经爬满了他的嘴角、面颊和两鬓。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连衬衣都没有穿。他的黄金岁月看来已经一去不返，他已经进入了园丁们常说的结子时期。

他看起墙壁上的题词来——这是旅客们无所事事时用来打发时光的一种常见方式——突然，门吱咯响了一声被推开了，驿站长走了进来……

“没有到××斯克的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他说，“不过倒是有前往××奥夫的马。”

“去××奥夫？”罗亭说，“还是算了吧！跟我要去的地方并不同路。我要到平查去，但是××奥夫似乎是在通往唐波夫去的那个方向吧。”

“那有什么要紧的？到唐波夫再转到平查去，要么干脆直接从××奥夫转车。”

罗亭考虑了半天。

“那就这样吧。”他最后宣布说，“您去料理套马吧。我怎么都

无所谓，我就去唐波夫吧。”

不一会儿，马套好了。罗亭拎着自己的小箱子，爬上了马车坐下，然后又像开始那样低垂着头。他那低头哈腰的姿态里，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妥协和悲哀……三匹马不急不慢地开始小跑，叮叮当当的铃声若有若无地响了起来。

尾　　声

转眼又过了几年。

那是一个萧瑟清冷的秋日。一辆旅行马车在省城C城的一家最大的旅馆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子里走出来一位年岁并不是很大、但已经发福得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老爷，一边微微伸着懒腰，一边轻轻打着呵欠。他走到二楼宽敞的走廊口停了下来，见面前连个人影也没有，便抬高嗓音说要开个房间。不知哪扇门砰地响了一声，就见一名高大的侍者从一架矮屏风后面闪了出来，他半侧着身体，脚步匆匆忙忙，发亮的脊背和两只捋起来的衣袖在昏暗的走廊里若隐若现。旅客一进房间，就随即脱下外套，解下围巾，坐在沙发上，两手抚膝，大梦初醒似的环顾四周，然后吩咐自己的仆人过来。侍者飞快地做了个遵命的动作，就消失了。这位旅客并非他人，正是列日涅夫。他特地从乡下赶到C城，来处理招募新兵事宜。

列日涅夫的仆人是个满头鬈发、面色红润的年轻人，他身穿灰色大衣，腰扎浅蓝色宽腰带，脚蹬软毡靴，快步走了进来。

“好了，伙计，我们终于到了，”列日涅夫说，“可你还一直担心车轮上的铁箍会掉下来呢。”

“到了！”仆人说，并从被竖起的大衣领子夹着的脸上硬生生挤出一丝笑容来，“这只铁箍为什么没有掉下来呢？”

“这里有人吗？”一个声音从走廊上传来。

列日涅夫不禁一怔，仔细聆听着。

“喂，是谁在那里啊？”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来。

列日涅夫起身走到门口，迅速地打开了门。

一个身体佝偻、满头白发的高个子出现在他面前，此人穿一件破旧不堪、缀着铜钮扣的棉绒常礼服。列日涅夫一眼就认出了他。

“罗亭！”他兴奋得嚷了起来。

罗亭转过身来。列日涅夫站在背光的地方，他无法认清列日涅夫的面目，只是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您不认识我了吗？”列日涅夫开口了。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罗亭大声喊道，一边伸出手来。可又觉得有些窘迫，想把手收起来。

列日涅夫急忙把他的手紧紧抓住。

“请进来，请进我这儿来！”他对罗亭说，并带他进了自己的房间。

“您的变化太大了！”沉默半晌之后，列日涅夫禁不住高声说。

“不错，大家都这么说！”罗亭说，一边打量着房间，“岁月无情……不过您还和以前一样，亚历山德拉……您夫人还好吧？”

“谢谢您，她很好。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的？”

“我？那真是说来话长了。说真的，我到这儿来纯属偶然。我来是为了我的一位熟人。不过我还是非常高兴……”

“您在哪儿就餐？”

“我？不知道。随便找个小吃铺就行了。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必须要走吗？”

罗亭颇显无奈地笑了笑。

“不错，必须走。他们要把我遣返家乡定居。”

“和我共进午餐吧。”

罗亭第一次正视列日涅夫的双眼。

“您是说，要我和您共进午餐？”他问道。

“不错，罗亭，还像从前的老朋友一样，可以吗？我怎么也没料到会碰上您，天知道我们何时才能重逢。我们可不能就此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

列日涅夫用力握了握罗亭的手，把他的仆人叫过来，点了饭菜，还吩咐上一瓶冰镇香槟酒。

午餐中，列日涅夫和罗亭就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全部话题就是大学生时代，回忆着许许多多的往事和故人——去世的和健在的。一开始，罗亭不怎么想开口，但几杯酒下肚，他变得热血沸腾了。末了，侍者终于把最后一道菜撤了下去。列日涅夫站起身，过去关了门，又回到饭桌旁，在罗亭对面坐下，用手支着下巴，显得非常平静。

“那么，”他说，“现在您告诉我，自打我们分别之后，您都经历了什么？”

罗亭看了看列日涅夫。

“天哪？”列日涅夫不禁又一次想道，“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可怜的人啊！”

尽管苍老的痕迹已经印上了罗亭的面庞，但他的相貌变化并不是太大，尤其是从上次我们在驿站看见他以来；然而他面部的表情却迥异于从前了。他的眼神大变；他的整个身心，他那时缓时急的动作，他那疲倦而无精打采的谈吐，都被一种极度的疲倦和隐隐的伤感所充斥着。这和他以前时常有意自夸的那种半真半假的忧郁——满怀豪情壮志、骄傲自负的年轻人通常会自夸的那种忧郁——完全是两回事。

“告诉你我所经历过的事情？”他说，“不可能全讲，也没必要……我历尽了艰难困苦，不仅肉体上漂泊四方，而且连精神也没个归宿。无论任何一件事，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叫我失望透顶。我

的天哪！什么人我没接触过！哦，各种各样的人！”罗亭看得出来，列日涅夫看他时眼神里有一种特殊的同情，他便重复了一句，“我不止一次地觉得我自己的言语非常可恶——不仅是我自己的言语，连观点跟我一致的人的言语也是这样！我不止一次地从小孩子般的急躁冲动变得跟一匹老马似的麻木迟钝，挨了鞭子连尾巴都不动一动……我的快乐和理想不止一次地成为泡影，我到处树敌或者忍气吞声！我不止一次地像雄鹰一样翱翔——最终却跟一头碎了壳的蜗牛一样爬回原处！……什么样的地方我没去过，什么样的路我没走过！……路总是泥泞不堪。”罗亭补充道，把身体稍稍侧过去一点。“您要知道……”他接着说道……

“我说，”列日涅夫打断说，“我们以前互相称‘你’……你愿不愿意我们恢复以前的称呼呢？……来，让我们为你干杯！”

罗亭陡然一振，把身子挺直了一些，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神情。

“干杯，”他说，“老兄，谢谢你，让我们干杯！”

列日涅夫和罗亭饮尽了这杯酒。

“你应该晓得，”罗亭微笑着说了起来，说到‘你’字时格外加重语气，“我的心里有条虫子，它不断地噬咬我、侵扰我，让我长期以来没法安宁。它迫使我不得不去接触各种人——最初是我影响了他们，但到了后来……”

罗亭把手往空中一挥。

“自从我和您……和你离别到现在，我经历了无数事情，饱尝了无数酸甜苦辣……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头做起，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结果呢？你看！”

“你所缺少的是毅力。”列日涅夫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你说得没错，我是缺少毅力！……我什么都建立不起来；但是，老兄，假如你脚下连立足之处也没有，而是要先给自己打地基，那么，要想建设可是难上加难！我经历过的一切，恰恰就是我所有的失败，我就不对你细说了。我只告诉你两三件事情……我

这辈子似乎已经注定要成功的那几件事，也可能不是，是我刚开始抱有成功的希望的时候——这是两码事……”

罗亭还和以前拢他那头浓黑的鬈发一样，拢了拢他稀疏的白发。

“好吧，你听我说，”他说，“我在莫斯科碰到过一个行为怪异的先生。他阔绰极了，拥有大片大片的田地，但他没有去做官。他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欢科学，普通的科学。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爱好！这是一种和他全然无关的爱好。他自己千方百计地要装出一副才学绝伦的样子，但他实际上几乎不会说话，只会表情丰富地转动眼睛，一本正经地摇头晃脑。老兄，我从来没碰到过天生就如此弱智、如此无能的人……在斯摩棱斯克的一些地方，除了偶尔会有几根连牲口都不愿吃的草之外，遍地都是砂石。事情只要到了他手上，十有八九就会落空——他什么都把握不住；他尤其擅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无比。如果真的按他的命令行事，那他的仆人就要用脚、而不是用手来吃饭了，的确如此。他劲头十足地干哪、写呀、读呀。他以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以超乎人们想像的巨大耐力投身于科学；他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和钢铁般坚定不移的意志。他孑然一身，是个声名远播的怪人。我认识了他……嗯，他对我也很有好感。我呢，说实在的，不久就把他的为人看得一清二楚，然而他刻苦上进的精神使我感动。况且，他有着不计其数的财物，可以借助他做许许多多的好事，为大家谋些福利……我搬到他家去住，最后跟他共同到他的田庄去。老兄，我曾经有过宏伟的计划：我幻想着各种变革、创新措施……”

“就像当初在拉松斯卡娅家里一样，你还想得起来吗？”列日涅夫说，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

“哪儿的话！我心里清楚的很，在她家里我说什么都没用；但是在这儿……这儿为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我随身带去了许多农艺书籍……虽然我不曾读完其中的任何一本……这

样，我就开始做起事来。果然如我所料，事情最初进展的并不顺利，不过到后来看样子有点起色。我那位新朋友从来不指手画脚，有时候过来看看，并不干涉我的行动，也就是说，这种不干涉是就某种程度而言的。我的意见他会采纳并付诸行动，但老是固执己见，不够痛快，内心里对我并不信任，总想让事情都照他的想法进行。他对自己的每一个想法都极端重视。只要打定了一个主意，就像竭尽全力爬上一片草叶顶端的瓢虫一样，呆在上面一直想展翅高飞——忽然不留神摔了下来，再重新往上爬……你不必奇怪我为什么这么比喻。当初我心里就存在着这样的念头。就这样，我奋力拼搏了两年。尽管我殚精竭虑地干，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一种疲倦的感觉开始占据了我的身心。我的朋友也让我感到憎恶，我开始嘲讽他，他像羽绒被子一样压着我，使我透不过气来；他的不信任转化成了不动声色的愤恨，我们两人互相仇视，不论什么事情都谈不到一块儿去。他默默地、然而又接二连三地极力向我证明，他是不可能被我影响的；我所作出的决定要么就被他刻意曲解，要么就完全被取消……我最终认识到，我只不过是地主老爷家里陪他作智力训练的一名食客罢了。我痛苦地感到，我不过是白白地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而已；我还痛苦地认识到，我的希望一次次都化成了泡影。我很清楚，假如我离开的话，我会失去什么；然而我不能控制自己，有一天，当我亲眼看见了一场让人痛苦而又气愤难平的丑陋的闹剧，使我把我那朋友卑劣的一面看清楚之后，我和他大吵一场翻了脸，走了，远远的离开了这个用草原上的面粉掺着德国糖浆捏成的迂腐不堪的书呆子老爷……”

“也就是说，你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面包。”列日涅夫把双手搭在罗亭的肩上说。

“对，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我又感到自己无牵无挂一身轻松了。飞吧，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来，让我们干一杯。”

“祝你健康，干杯！”列日涅夫说，他站起来在罗亭的额头上吻了一下，“为了你身体健康，也为了纪念波科尔斯基……他也是个贫贱不移的人。”

“这就是我所遇上的最大的奇迹，”过了一会儿，罗亭又说，“还往下说吗？”

“请往下说吧！”

“嗨！我都不想再讲了。老兄，我都说累了……不过，再接着说也无妨。我又四处乱闯了一些日子……捎带加一句，我原本可以说说，我是如何为一位好心的大官当上了秘书，结局又是怎样，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我四处乱闯了一些日子之后，最终坚定信念，要做一个……请别见笑……做个事业家，做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结果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认识了一位……或许你对他早有耳闻……一个名叫库尔别耶夫的……你听说过吗？”

“没有，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不过，罗亭，别管那些。你这个人那么聪明，难道就想不明白，你的事业并不在于去做个什么……原谅我说句俏皮话——做个事业家？”

“我明白，老兄，我的事业不在于此；然而，究竟什么才是我的事业呢？……假如你和库尔别耶夫见过面就好了！请你别把他想像成一个无所事事、夸夸其谈的人。大家都说我以前是能言善辩的，可是和他相比，我几乎一无是处。此人有高深的学问、渊博的知识，他的见解极具创造性，老兄，他尤其在工商企业方面非常突出。他脑子里全是最不可思议、最异想天开的主意。我和他联手，打算用我们的力量为公众做一件好事……”

“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罗亭目光下垂。

“你一定会笑话的。”

“怎么会呢？不，我决不笑话。”

“我们打算对K省的一条河流进行疏浚，使之能够通航。”罗亭有些窘迫地微笑着说。

“原来如此！看样子，这位库尔别耶夫是个大资本家啰？”

“他比我还穷。”罗亭说，黯然垂下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

列日涅夫哈哈大笑，不过随即又收敛了笑容，紧紧抓住罗亭的手。

“对不起，老弟，”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哦，怎么样，你们的事业是不是变成了空谈？”

“不全是这样。工程是启动了。我们雇了许多工人……就开始干了。但是很快便被各种麻烦所困扰。首先，那些磨坊老板们无法理解我们的一番苦心；此外，没有机器，我们对水无能为力，而我们的钱又买不起机器。我们住了六个月窑洞。库尔别耶夫以面包度日，我也老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对此事我绝不后悔：那边的大自然太美啦！我们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想方设法打动商人，写信、发传单，结果我为这项计划花掉了身上的最后一文钱。”

“噢！”列日涅夫说，“我想，要花光你的最后一文钱并不难。”

“确实不难。”

罗亭向窗外凝视着。

“说真的，这其实是个蛮好的计划，会带来巨大的效益。”

“这个库尔别耶夫后来去什么地方了？”列日涅夫问。

“他？他眼下在西伯利亚，淘金去了。你瞧着吧，他准会发财的；他会混出个样子来的！”

“或许吧；但我敢打赌你发不了财。”

“我？那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始终是个没用的人。”

“你？行了吧，老弟！……不错，是有一段时间，我只看到你的缺陷；但是如今，请你相信，我已经学会尊重你了。你是不可能发财的……但我也因此而爱你……真的！”

罗亭淡然一笑。

“真是这样吗？”

“我正是因此而尊重你的！”列日涅夫重复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一起沉默了半晌。

“怎么样，是不是该谈第三件事情了？”罗亭问道。

“请讲吧。”

“那好吧。第三件，同时也是最后一件。我刚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不久。我没有让你感到厌烦吧？”

“说吧，说吧！”

“是这样的”，罗亭说，“有一次我闲来无聊……我总是有很多空闲时间的……我觉得：我有丰富的知识，有美好的理想……听我说，你该不会否认我的确有美好的理想吧？”

“当然不会。”

“我觉得，在别的方面我不可能有什么建树……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个教育家，说白了，就是当一名教书匠……也比这样白白浪费时间要强……”

罗亭把下面的话咽了下去，叹了口气。

“与其这样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设法把我毕生所学教给别人：他们或许能从我的知识中有所获益。我的能力并不是非常糟糕，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有一点口才……因此我就打定主意投身于这项新的事业。要谋得一个职位太困难了：我不想给私人教课；在小学里又没有适合我做的事情。最后，我终于在这儿的一所中学里谋取了一个教师职务。”

“教什么？”列日涅夫问。

“教俄国语文。实话对你说，我从来没有像干这件事这么积极投入地干其他任何事情。只要一想到我可以影响青少年，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用了三周时间准备了第一篇讲义。”

“这篇讲义还在不在？”列日涅夫接口问道。

“不在了，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讲得很成功，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那些听众的脸庞到现在仿佛还在我眼前晃动——

一张张充满真诚、专注、兴致、甚至诧异表情的年轻、善良的面庞。我走上讲坛，以饱满、激昂的语调宣读了讲义；我原本以为可以讲上一个小时的，谁晓得用了二十分钟就把它念完了。副校长——一位戴着银丝眼镜、头戴短短的假发、身材枯瘦的老先生——也坐在旁边听，他有时会冲我扭过头来。在我讲完课，霍地从椅子上直起身来的时候，他对我说：'先生，讲得不错，不过似乎讲得过于深奥了一些，不怎么好懂，对课题本身阐述得不够。'可是学生们都以崇敬的目光送我出去……真的。青年人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第二次讲的时候我也准备好了讲稿，第三次也是这样……到后来，我就开始即兴发挥了。"

"结果如何？"列日涅夫问。

"空前的成功。很多人都来听讲。我把我毕生的知识都讲给他们听。他们中间有三四个出类拔萃的孩子；其余的并不能完全领悟我所讲的。不过我不能不承认，就算是那些能够领悟的，有时也会提出一些让我十分为难的问题来。但我丝毫没有泄气。应该说，他们都是爱我的。小考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分数都是满分。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反对我的阴谋……可能谈不上是阴谋！没有什么阴谋，要怪就怪我来得不是地方。我对别人构成了威胁，别人就算计我。我教给中学生们的知识，就算在大学里也不见得会经常听到；我的讲课对他们没有太大的收获……我讲的有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弄明白。而且，对他们给我规定的活动范围，我感到非常不满……你知道，这是我的缺陷。我希望彻底的改革，并且，我发誓，这些改革措施是既合情合理又方便易行的。我原想通过校长的力量来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校长是个心地善良、正直无私的人，最初受到过我的影响。他的妻子也给我以很大帮助。老兄，这样的女性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她已年近四十，但依旧和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一样相信善，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任何人面前都能毫不畏惧地说出自己的信念。她高尚的热情和纯洁让我终生难忘。在她的建议之下，我起草了一份计划

……然而，有人就在这个时候造谣污蔑我，当着她的面中伤我。对我打击最激烈的是数学教员，一个尖酸刻薄、脾气暴戾的小人，像皮加索夫一样不相信任何事情，不过比起他来要能干得多……捎带问一句，皮加索夫现在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而且，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娶了个小市民出身的姑娘做妻子，据说，他经常挨她的揍。”

“活该！对了，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还好吗？”

“她很好。”

“她幸福吗？”

“幸福。”

罗亭半晌没说话。

“我方才讲到什么地方啦……噢，是了！讲到那个数学教员了。他对我恨之入骨，以放烟火来形容我的讲课，紧紧抓住我每一处没讲明白的地方不放。有一次，在我讲到十六世纪的一个民间传说时，他弄得我尴尬之极……但最主要的是，他怀疑我图谋不轨。结果，在他面前，我的最后一个肥皂泡就如同碰上了大头针一样，彻底破灭了。副校长刚开始就和我别别扭扭，这会儿又在校长跟前挑拨离间，反对我；结果发生了争执，我绝不妥协，大发一通脾气，最终事情让上级知道了；我不得不辞职。我不想就这样算了，我要给他们点教训尝尝，让他们知道不能这样对待我……然而，他们依旧可以任意摆布我……现在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两个朋友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

最后，罗亭率先开口说话了。

“对了，老兄，”他说，“现在可以引用柯里佐夫[1]的诗作为我的写照：‘啊，我的青春，你害得我无家可归，你让我流离漂泊，你让我寸步难行……’但是，难道我真的是毫无用处吗？难道这个

① 柯里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此处引用的诗出自他的《歧途》一诗。

世界上竟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来做吗?我总是这样问自己,虽然我在心中极力贬低自己,但我还是不能不感觉到,我身上具有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能力!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的能力总是得不到回报呢?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俩在国外的时候,我自以为是,装腔作势……不错,我那时对我所需要的东西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热衷于口若悬河,相信虚幻无妄的东西;可如今,我敢向你发誓,我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出我所渴求的所有东西。我没有任何可隐瞒的事情:我彻头彻尾、完完全全是一个本分老实的人,我变得顺从随和,我为环境而改变自己,我没有丝毫过分的要求,我只希望实现最近的目标,为大家做一点微不足道的好事。可是不! 做不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人在阻挠着我,让我无法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和行动呢?……这是我现在的全部要求了。我刚刚取得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刚刚有了个立足之处,命运就立刻跑来把我赶走……我甚至有些害怕它了——害怕我的命运……所有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帮我解开这个谜吧!”

“解谜!”列日涅夫重复着说,“不错,此话不假。就我看来,你自始至终一直是个谜。纵然是在年轻的时候,在你做了一件小小的出人意料的举动之后,你总是会突然说出令人震惊不已的言论来,随后你又开始了……嗯,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就算是在那个时候,我都不能把你看个透彻:我不喜欢你也正是为此……你多才多艺,又是如此执着地追求着你的理想……”

“空话,都是空话! 什么实事也没有做。”罗亭接口说。

“什么实事也没有做!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实事……”

“什么样的实事?凭自己双手的劳动来赡养一个瞎眼女人和她一家,你记得吗? 就跟普里亚任采夫一样……这就是实事。”

“这没错;可是发表一些精彩的言论……这难道不算实事吗?”

罗亭黯然地向列日涅夫望了望,轻轻地摇摇头。

列日涅夫欲言又止，用手抹了一把脸。

“如此说来，你打算回农村去吗？”他终于发问了。

“回农村去。”

“莫非你还留着一个田庄？”

“还留着一个。还有两个半魂灵。总算还有个埋身之处了。你这会儿可能在想：‘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是不能不说漂亮话，’不错，‘漂亮话’毁了我这一辈子，害得我好惨，我一直难以摆脱它。不过我刚才说的这些绝不是漂亮话。老兄，这一头的白发，这满脸的皱纹，可不是漂亮话；这磨破了肘部的旧衣服——也不是漂亮话。你素来对我十分严厉，你是对的；但如今，却再也不能严厉了，因为如今什么都完蛋了，油尽了，灯破了，灯芯也马上就要熄灭了……老兄，死亡会使人彻底解脱的……”

列日涅夫“腾”地跳了起来。

“罗亭！”他大声嚷道，“你干吗告诉我这些话？我有什么义务要听这种话吗？倘若看着你深陷的双颊和布满整个面庞的皱纹时，我还会联想起‘漂亮话’这个词，那我还有没有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我还能算是一个人么？你是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好吧，我的想法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论你的才能，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没有什么人间的欢乐享受不到，只要你愿意去做！……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你饥寒交迫，无家可归……”

“我引起了你的同情。”罗亭声音嘶哑地说。

“不，你恰好说反了，你引起了我的尊敬——的确如此。是什么人不让你在那个地主朋友家里年复一年的住下去呢？我敢说，只要你对他奉承一番，他一定会让你在你的位置上呆得安安稳稳。是什么造成了你在那个学校无法久留，是什么造成了你——这个奇怪的人——无论打定什么样的决心开始一项事业，到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牺牲自个儿的利益，却总不愿在和自己难以相容的土壤里落地生根，无论那土壤有多肥沃！”

“我天生就是随风飘[1]的命，”罗亭惨然一笑，接着说，“我停不下来。”

“此言不虚。不过，你之所以停不下来，并非是像你开始告诉我的那样，心里有一条虫……占据你心灵的并不是一条虫，而是一个无事可做而焦虑不安的灵魂；那是追求真理的烈火燃烧在你心中，而且很显然，虽然你这辈子历尽磨难，但这烈火却在你心中燃得非常旺盛，比那些自以为慷慨无私、并把你叫做阴谋家的人烧得更为旺盛。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早就迫使心中这条虫缄口不语，向外来压力妥协了；而你把这些都承受了，竟然毫无怨言。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刻，你肯定会像个青年人一样，打算重新投身于新的事业了。”

“不，老兄，我已经太累了，”罗亭说，“我已经受够了。”

“你累了！要是换了其他人，早就完蛋了。你说，死亡会使人解脱，那么你是不是认为，人活着就得不到解脱么？自己过着舒适的生活，而不懂得理解别人的人，就不应该得到别人的理解。然而又有谁能说，他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呢？你已经尽了你自己的努力，一直不懈地艰苦奋斗……还能要你怎么样呢？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

“老兄，你我全然不是一种人。”罗亭叹息着插嘴说。

“我们走了不同的路，”列日涅夫接着说，“或许，正是由于我富有的家境，由于我的麻木不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不总是呆在家里，自始至终做个旁观者；而你就不同了，你必须四处闯荡，卷起袖子辛勤劳动、耕作。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但是你瞧，现在我们是多么的亲密无间。咱俩的语言几乎一样，只要稍稍给点暗示就能彼此沟通。咱俩的成长有着共同的感情基础。我们这辈人已经所剩无几，老弟，你我是最后的残存

[1] 随风飘：一类植物的统称。其果实成熟时，茎极易折断，一遇到风，就像球一样滚得很远。

者了。过去，当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观念，甚至可以水火不容，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这种人越来越少，新人们正在把我们抛在身后，向不同的目标迈进，我们就应该互相紧密团结起来了。让我们干一杯吧，老弟，让我们像以前一样，放声高歌 Gaudeamus igitur[①] 吧！”

两个朋友碰了杯，然后用动情而纯正的俄罗斯唱腔，跑调唱完了那支大学生时代的歌曲。

“如今你是要回农村去了，”列日涅夫拾起话头说，“就我看来，你在那儿是不可能呆得太久的。我几乎难以想像，你会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来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你记住，不论你处在什么境遇，你总会有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容身的窝巢。这就是我的家……老伙计，你听见了吗？思想，也有它的孤寡残疾；它们应该有个收容院。”

罗亭站了起来。

“老兄，谢谢你，”他接着说，“谢谢！你的一番好意我永世难忘，然而，我不配享有这么一个收容院。我的一生白白浪费了，并没有好好地服务于我的思想……”

“别这么说！”列日涅夫接着说，“每个人命中注定是什么样子，那是不可改变的，不应该勉为其难！你以前自称是‘终生漂泊的犹太人’[②]，可你又怎能知道，或许你命中注定要终生漂泊，或许你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有句民间格言说得对：上帝主宰我们的一切……你要走吗？”列日涅夫看见罗亭伸手去拿帽子，接着说，“你不留宿一晚吗？”

“我该走了！再见了。谢谢……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只有上帝知道这些……你是不是一定要走呢？”

“我必须得走了。再见了。以往有什么不对之处还请原谅。”

---

① 拉丁文，让我们欢乐吧！这是流行于旧日俄罗斯大学生中的一首歌。

② 终生漂泊的犹太人：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中耶稣将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一个木匠把他从自己家里赶了出来，不让他休息，故而被罚永远流浪。

“好，你也原谅我的不对之处……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再见了。”

两个朋友紧紧拥抱了一番。不一会儿，罗亭就走了出去。

列日涅夫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来踱去，许久才停在窗前，沉思片刻之后，喃喃地说：“可怜的人啊！”然后坐在桌前，给妻子写起信来。

外面居然刮起了大风，凄厉的风在大地上呼啸，凶神恶煞一般重重地摔打着窗户的玻璃，震得它哐哐作响。漫长的秋天的夜晚已经来临。在如此的夜晚，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里，拥有一个温暖窝巢的人，是多么幸福呀……愿上帝保佑世上所有流离失所、四处漂泊的人吧！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酷热的中午，在巴黎，“国民工场”工人们的起义[1]眼看就要被扑灭了，圣安东尼郊区[2]的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的街垒，已经为政府军所攻克。几发炮弹已经摧毁了街垒；残留下来的保卫者顾不上街垒了，忙着逃命要紧，忽然，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街垒顶部一辆翻倒在地的公共马车的残体上钻了出来。此人穿着一件常礼服，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带，乱蓬蓬的白发上戴着一顶草帽。但见他一只手擎着一面红旗，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已经卷刃的、弯弯的马刀，以尖利的嗓音拼命地喊着什么，一边往街垒上爬，一边挥舞着红旗和马刀。一名来自万塞讷[3] 的步兵用枪对准了他，扣动了扳机……那个高个子男人手中的旗子掉了下来，紧跟着，他就像一只口袋一样，脸冲着地倒了下来，仿佛在朝谁跪拜似的……子弹把他的心脏打穿了。

---

① 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下令封闭失业工人的劳动组织“国民工场”，激起群众义愤。六月二十三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与资产阶级血战四天，最后被镇压。六月二十六日是起义的最后一天。

② 圣安东尼郊区：起义的中心区域。

③ 万塞讷：位于巴黎东南郊，那里有所军事步兵学校，为政府军提供军训。

“Tiens！”[1] 一个正在逃命的 insurge's[2] 对另一位说，“On vient de tuer le Polonais。”[3]

“Birge！”[4]另一位答道，接着两人飞一般地奔向一间屋子的地下室。这间屋子所有的百叶窗都是紧闭的，墙壁上满是枪弹留下的斑驳痕迹。

这个“Polonais”就是德米特里·罗亭。

① 法文，瞧！
② 法文，起义者。
③ 法文，一个波兰人被打死了。
④ 法文，见鬼去吧！